

民治月刊

第二十三期要目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博得民衆廣大同情的

天津東亞晨報

——是華北的權威報紙——
——是綜合的歷史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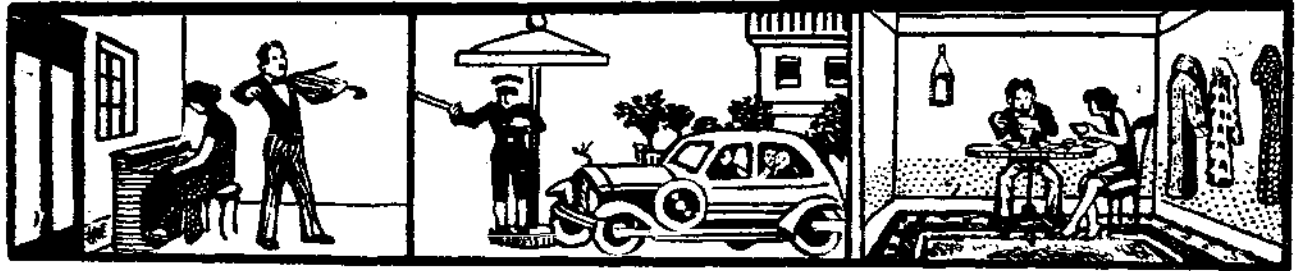
歡迎訂閱

- 甲、本埠**
- 一、東亞晨報，每月國幣八角，半年四元四角，全年八元。
 - 二、東亞晚報，每月國幣三角。
 - 三、合訂晨晚兩報，每月共收國幣一元。
 - 四、如承各界讀者定閱，請書明姓名及詳細住址，函知本社營業部發行股，即當按日專差遞送，不誤，每屆月終持據收費一次，其願先行付款長期訂閱者聽。
- 乙、外埠**
- 一、東亞晨報，每月國幣一元，三月二元八角，半年五元五角，全年十元。
 - 二、東亞晚報，每月國幣四角五分。
 - 三、合訂晨晚兩報，每月共收國幣一元三角。
- 報費先惠，空函不覆，匯兌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丙、附則

- 一、各地如有願担任本報分銷者，請通函本社營業部發行股，索取詳章。
- 二、刊登短期廣告，以普通地位，每日每方寸收國幣四角。
- 三、刊登長期或按月營業廣告者，每月每方寸收國幣二元五角。
- 四、介紹廣告，回扣從優，詳章備索。
- 五、短期廣告，預先收費。
- 六、廣告收費時由本社營業部廣告股，發給蓋有正式社章之收條，並蓋有經手人名章，及本社營業部主任名章為憑。

社址：天津宮北大街門牌十五號
電話：二〇七一 二號



民治月刊目錄

第 二 十 三 期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一日發行

世界和平運動鳥瞰	林 秋	一—二四
西漢學術家之政治思想	李 侗	一五—二六
清代宗藩爵秩考畧	張 雪 嵐	二七—五〇
盲左溯源	曲 正	五一—六四
論獨裁	張 丞	五六—七四
從藝術上所見的中國文化	楊 心 如	七五—八六
一月大事		八七—九四
詩錄		九五—九八
待起樓撫談	乖 父	九九—一〇二
附錄：山東省政府宣傳處講演錄	李 紹 白	一〇三—一一〇
歌舞江山	劉 雲 若	一一—一二六



上期目錄

四庫全書之編輯及其功罪論	曲正
儒家思想與家族制度	林秋
字體與字義古今沿革考	張夷白
宋代文學概觀	陳庸生
康南海學術思想的新認識	楊心如
中國文學之苦悶的象徵觀	王采石
一月大事	
詩錄	
待起樓撫談	乖父
歌舞江山	劉雲若
附錄	李孚
國學講演會紀錄	
吾國歷朝內亂多由「迷信」而起	



世界和平運動鳥瞰

林秋

前些日子，中日和平談判的消息，在外國通信員筆下，很作了一些文章，當時明眼人早知其不可能，不過和平的聲浪，實在是久亂之民所祈禱的，所以非常關切。然而英國下議院已有討論，可見這種理想是有的，只是事實上目前不可能而已。

六月二十五日天津英文華北明星報，又載路透社電云：「巴黎二十四日電，——約五十個代表來自三十國，參加世界和平運動之二日會議，以研究對於無防禦城市之轟炸，及和平之恢復。」

同日路透社華盛頓電又云，美國大總統羅斯福致文阿根廷大總統奧爾蒂斯，祝賀玻里維亞與巴拉圭二國之加可（Chaco）和平條約。

六月十九日英王喬治第六，及后伊里薩白，駕

幸巴黎，法國大總統勒布倫，亦有明年訪英之約。這一次和平親睦的舉措，遂使英德邦交好轉，捷克問題有解決消息，英相張伯倫促德國駐英大使迪克生（Dietrich）回柏林一行，面晤希特勒，如希特勒願和平解決捷克蘇特頓問題，英國亦願與德協商殖民地之讓與問題。

兩週以來，蘇俄佔據張鼓峯，日滿蘇頓成劍拔弩張之勢，自英王訪法，英法關係密切，英德關係好轉，日滿蘇之緊張空氣，亦立見好轉。可見和平乃是人類的心聲，大家無時無刻不在努力進行也。

大地之上，芸芸衆生，都是異類殘食，同類相愛的，惟獨人類，對於異類也殘殺，對於同類也殘殺，看來人爲萬物之靈一句話，也不見得可信了。

其實原始的世界，榛莽洪荒，不知怎樣進化生出了人類，這種動物，爲了生存，所以有了鬥爭的本能，那時的鬥爭，可是只同野獸，不是同人類自己。那時本來沒有國，更無所謂國界，自然不需什麼勘界委員會。後來因爲遊獵或遊牧，逐水草而居，侵佔到別的地方，那個地方，本來住在的土著民族，覺得與其自己民族生存有礙，才發生兩個民族的戰爭。這時戰敗的民族，逃的逃了，被俘獲的就變成奴隸，自然也沒有和平運動。

後來民族多了，文化也進步了，國際關係也繁雜了，所以外交才成爲重要問題，兩國解決問題，除了訴諸武力之外，還有許多別的途徑可尋。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外交關係很繁雜。齊桓公葵邱之會，說是：「既盟之後，立歸於好」。晉文公踐土之盟，說是：「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這都是國際和平會議與和平條約。又齊人索魯甲車三百乘，孔子索齊人反魯汶陽之田，皆係國際互爭，以求達到目的。蘇秦合縱。張儀連橫，就是聯盟政策。國際關係既然如此複雜，刀兵戰亂是不能免的，

憫世君子，看了是不忍的，自然有了和平運動。

說到這里，就讓我說出春秋戰國的幾場有名的和平運動來吧。

中國的先秦三大學派（道儒墨）思想，都是主張和平，反對戰爭的。老子的「佳兵不祥」，不必說；儒家尤其主張以仁義服人。對於戰爭，孟子反對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墨子非攻兼愛，更是和平主義的基礎，比較儒道二家，更近一步。這都是理論虛文，至於作實際和平運動的，那時也可以舉出下面三件來。

（1）向戌弭兵——晉楚爭霸，宋向戌欲弭天下之兵，遂說晉楚齊秦諸國會盟於宋。左傳記其事云：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天下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

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

(2) 墨子非攻——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所以他批評攻戰說：「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墨子公輸篇記他作和平運動說：

「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再拜曰：「……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般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屨，而欲竊之，舍

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有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屨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鼈鼉，爲天下富，宋所謂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者也。荆有長松文梓楛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解帶爲城，以襟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拒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3) 孟宋弭戰——孟子告子章，載有孟子與宋

經弭戰之論，此皆吾國古代和平運動最顯明之先例也。

西洋，自十五、六世紀以後，因國際紛爭迭起，而和平運動，在歷史上，遂占重要之一頁。

(1) 博狄布拉德之聯邦計劃。——西曆一四六二年頃，波希米亞王博狄布拉德，曾提出一種基督教諸國大聯合的計劃。依照這個計劃，諸國設置一個國際評議會，以討論公共權利問題，並主張以國際兵力為後盾，設一法庭，以受理並判斷一切國際紛爭。這可以算作現代和平運動的嚮矢。

(2) 十六世紀法蘭西亨利第四，也提出類似的計劃來。

(3) 十七世紀中，主張設置國際組織以保證世界永久和平者尤多，最著者為拉克羅阿之計劃，格羅蒂斯之計劃，及威廉派恩之計劃。拉氏於一六二三年提倡在威尼斯設一常川國際會議，並鼓吹普遍的自由貿易，以促進國際協調。格氏則於一六二五年出版了一本書，名曰「盟約與和平」，將國際會議，公斷法庭，戰爭之調整及人道問題，皆置於討

論之中。威廉氏之意見，則發表於其著作「論歐洲現在與將來之和平」(一六九三年出版)，提議設一國際代表會議，每年或每二年集會一次，並設一公斷法庭，以解決國際紛爭。任何國家，如有紛爭，不提交公斷法庭公斷，或雖提交而不承認公斷，則諸國皆有聯合對付之責。

(4) 十八世紀之和平運動。——和平的障礙物是戰爭，而兩國所以戰爭之故，原因雖然複雜，不過兩國交涉之互爭，無人評判。所以自博狄布拉德以後，謀國際和平者，多半都注意於國際會議及公斷法庭二事。這在上文，也畧有窺知。到了十八世紀，國際紛爭更激烈，人道主義者，對於和平運動，也就不能不因戰爭的激烈，更大事宣傳，以期喚醒世人。這時第一個著書宣傳和平的，是聖比耳僧正。他以政論形式，發表一極長之著作，名曰「永久和平之設計」。這部書除了仍舊提倡國防會議和公斷法庭之外，並提議設置政治，財政，軍事及法律之行政機關。他竭力鼓吹用調解方法，解決國際紛爭，而以公斷為最後之決定。每一國家之常備兵，

不得逾六千人。與盟之國，如果不服從公斷，則各國可以聯合兵力制服之，其兵費分配，則依各國收入多寡爲比例。

此外傾向和平主義者，主張以公斷解決國際紛爭者，尙有列布尼茲，杜爾告等。及至十八世紀之後半，和平主義已大流行於法國之智識階級。

其時英國功利派哲學家邊沁 (Jeremy Bentham) 也主張設一國際會議，和一個以兵力爲後盾的公斷法院，他的「國際法原理」一書，就是他的宣言書。原來功利派哲學家主張「謀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才是人生哲學的最高目的，戰爭整整破壞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所以這一派哲學家，都傾向和平主義。而且邊沁的提倡，表面看來，好像無異乎往日的公斷方策，然而他的思慮周密，一方面極力提倡國際法之編纂，以條約限制侵畧，限制軍備，一方面提倡國際通商之平等待遇，及殖民政策之自由化，所以他作此書，不但是爲國際法立一基石，並且爲和平運動另外打出一條道路，自然不能與其先前的著作，等量齊觀了。

此外大哲學家康德一七九二年亦著「永久和平」一文，他說：「人類生存之自然本體，不在和平狀態，而在戰爭狀態；故不可不特謀和平狀態之建設，蓋戰爭之休止，並非永久和平關係之保障，若不別謀保障，則人類將自由挑戰而互相爲敵。」而建設永久和平的方法，他以爲：第一，不可不使各國盡爲代議制之國家，第二，不可不使國際法確立於自由諸國之聯盟組織之上。

而自法蘭西戰爭之後，戰爭所給與人民之悲慘結果，愈益使世人傾慕和平憎恨戰爭了。

(5) 十九世紀的和平運動。——十九世紀第一件對於和平運動貢獻，就是道哲 (David Low Dodge) 等人所發起的和平協會。道哲所發起的和平協會，成立於一八二五年，會址設於紐約。同年俄賽斯忒亦組織馬薩北塞茨和平協會 (Massachusetts Peace Society) 並刊行和平之友雜誌 (Friend of Peace) 以事宣傳。從此以後，美洲和平協會之組織日多，至一八二六年，此種協會有五十之多。至一八二八年阿美利加和平協會 (American Peace Society) 成立於紐約，後遷至波士頓

，（最後遷總會至華盛頓）為美洲和平協會之最盛者。

同時在歐洲方面，首先英國也有和平協會的組織。一八一六年亞倫（William Allen）氏及蒲萊斯（Joseph

Price）氏組織和平協會於倫敦。一八三〇年日內瓦也成立了和平協會。這時和平協會似乎是一種很時髦的東西，各國人士都漸漸風起雲湧，爭相成立。

各國和平協會因宗旨相同，遂運動大家打成一氣，遂於一八四三年舉行國際和平會議於倫敦。當時出席代表，歐洲大陸六人，美洲三十七人，英國最多，二百九十四人，當由阿美利加和平協會代表提出關於和平協會之實際會務之進行程序，創設一個定期召集的國際會議，及一有權處理一切國際紛爭之公斷法庭。公斷法庭之事務執行，則視國際公意而定。前此的和平運動，多偏於理論的宣傳，至此漸漸傾向實際了。

一八四八年國際和平會議，舉行於比利時之都城不魯舍爾，美洲和平運動之領袖伯瑞特（Ellin Bur

目的。一八四九年不魯舍爾又舉行國際和平會議，

主其事者，為法國著名文豪雨果（Victor Hugo）林琴南曾大譯其小說，譯其名為器俄）各國出席代表，

多係一時名人。和平運動在當時已經完全取得智識階級之同情，於此可見。此次會議，曾有限制軍備及禁止募集戰時外國公債等等決議案，又可知其時之和平運動，更已走上實行的道路了。

這時和平運動對於現實政治之實際影響，很可以從下面幾件事情看出來。（一）一八三二年美國

馬薩諸塞茨州上議院會通過贊成國際公斷之議案。

（二）一八三七年又有同樣性質之請求書提出於國會。（三）一八五三年美國上議院亦通過一贊成

國際公斷之決議案而呈於大總統。這是在美國。

在英國一八四九年柯頓（Cotton）曾在國會提出一與各國締結公斷條約之議案，此案雖被否決，然其時贊成與反對之比已為九十七與一百七十六，其聲勢

已可觀矣。當時各國重要政治家如笛斯萊理（Disraeli

）皮耳（Peel）加瑞巴爾狄（Garibaldi）皆傾向和平，甚至拿破崙第三也 想發起一個歐洲會議以考慮維持

和平及限制軍備負擔的方法。這都是和平運動發生效力的表現。

戰爭本有其相當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背景，和平運動是出自人道王道，但是對於國際鬥爭，仍舊不易消滅，所以後來杜南（Henri Dunant）氏又鼓吹戰爭之人道化，和平運動已是退一步想法子了。一八四六年十六國代表集議於日內瓦，也有這種建議，從此文明國家之戰爭，對於傷兵俘虜，多取善意，為和平運動別開生面，其用心亦良苦矣。

國際和平運動，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已有相當成效表現出來，這是上文已經提過；但是，戰爭皆有政治經濟及社會之背景，大家可以轉圓的是心，至於實際經濟變化，有時逼迫大家走上戰爭之路。這在歐戰時之英德兩方，皆為顯例，在當時歐洲和平運動。雖甚囂塵上。不幸又發生了幾場戰爭，把和平運動打得粉碎。克里米戰爭，使英國和平運動瓦解；南北戰爭使美國和平運動破壞，普法戰爭使法國和平發動失色。可是，所謂瓦解，破壞，失色，都只是暫時的，戰爭一過，大家痛定思痛，更要

思念和平。所謂陰陽消長，也就不外此意。所以這幾次戰爭之後，人道主義者看見戰爭的殘酷，越發相信和平是人間最可寶貴的東西，這種運動，愈發要強烈起來。於是和平協會的活動，又活潑了，各國和平協會又相繼成立了。最著名的如一八六七年列蒙尼爾（Lemonnier）雨果，加瑞巴爾狄等組織的「和平與自由聯盟」（League of Peace and Liberty）一八七〇年之「荷蘭和平同盟」，比利時「和平友誼協會」，一八七三年比利時法學家魯林傑克明（Join-Charles Hins）組織之「國際公法協社」等等皆是。

這些和平運動組織所發生的顯著效果，可由下列諸事表現出來：（一）一八八七年英國國會議員代表，到美國去提出贊同締結英美公斷條約之文書，於美國大總統克萊弗蘭（Cleveland）。（二）一八八八年，英國國會中贊同公斷者，與法國下議院之贊同公斷者，彼此聯合成一組織，即名之曰「國際議員協會」（Inter-Parliamentary Union）。後此參加國際議員協會者甚多，至一九一三年已有二十國參加，會員三千六百人之多。（三）一八八九年汎美會

議 (Pan American Congress) 之促成。(四) 一八八九年第一次世界和平會議，舉行於巴黎。和平運動，至此勢力更見膨脹，及一八九二年第三次世界和平會議，舉行於柏恩 (Bern) 的時候，國際和平局——一個永久機關——遂即成立。(五) 和平運動，向為德人所漠視，而此時適有蘇特奈男爵夫人著「廢除軍縮」一書，德奧羣衆之視聽，亦為之驟變。後此一八九二年佛里德博士在德國發行一種和平主義的定期刊物，就用了蘇特奈男爵夫人的廢除軍備 (Die Waffen Nieder) 為名。這可以說都是和平運動所發生的實際影響。

初期和平運動者的宣傳，多半是人道主義的宣傳，而人類這種動物，往往也不都是仁義所能打動，所以運動者自己去吶喊，社會大多數人還是不理，總以為那不過是吃飽飯，無事找事。後來運動者看出其中訣竅，他們一方面從人道主義去喚醒那些有天良的，一方面又用利害的比較，打動那些注意實利的人，所以從一八九〇年後，世界和平主義的組織日多，他們的宣傳，大半都重在軍事負擔方面的

宣傳。這樣以來，竟使那些向來不注意和平運動的人，也去參加和平運動。如美國紐約國際公斷會議，其初還是不過一些愛好和平的人去參加，後來職業團體，(如商會等組織) 也漸漸派代表參加，至一九一五年，幾乎美國重要職業團體沒有不參加，沒有不願為該會盡力的。同時俄國勃拉克氏 (G. S. Bog) 發表一本「將來之戰爭」一書，說是近世諸大國家作戰，即使勝利，其結局也不過是全世界銀行破產之代價而已。此書激動當時人心甚厲，俄國沙皇竟因以發出請柬召集海牙和平會議。而全世界之和平運動團體，也因此對於軍事設備，財政，經濟各方面之研究，加以努力，不復專作空口之呼喊了。

天下事情，都有其原因，自然科學應用因果律，社會科學也須應用因果律解答問題。戰爭雖然是人類的本能，(除了行爲派心理學派，其他心理學派，只要是承認人類有本能的，都承認戰鬥是人類的本能。) 然而也有其社會經濟促成之必然性。歐洲自從工業革命以後，機器文明日見發達，機器生產的結果，使得手工業不復能夠維持，只有大家集

於工廠爲大資本家効力。等到大資本家把小資本家壓倒之後，工人數目增加，生產率增高，商品本國自然消售不完，於是就形成生產過剩的現象。資本主義的時代，資本家一定握有支配政治的勢力，這

時資本家必然用政治勢力消滅生產過剩的危機。要消滅這種危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減少工人數量，使全國之生產與消費均衡；一種是把過剩的商品在國外尋找市場消售。但是減少工人數量，一定造成工人大失業的恐慌，國內有很多沒飯吃的人，政治上不容易穩定。資本家很知道沒錢的人不能生活，有錢的人也生活不安，不是搶掠，就是革命，所以這條險路，大家都不走，西歐各國政府，對於失業的人們，另有救濟辦法，其用心殆不外乎此。國內緊縮不成，只有向外擴張，這就是海外貿易和尋找殖民地了。工業文明的國家，才能成爲強國，幾個強國同時都向國外開展，利益有時衝突，戰爭因而而起。十九世紀之末，在歐洲正是大家相信科學萬能的時候，機器發明，日新月異，社會級階之對立，漸漸成熟，生產過剩也是勢所必然，因此大家

都要向外開拓，講到利益，誰也不肯讓步，結果只有訴諸武力了。十九世紀之後半，戰事特別加多，就是這個原因。最後終於釀成歐洲大戰，成爲人類史上的空前浩劫。

戰爭的到來，既然是經濟政治各方面所鬱結的背景，所以和平運動者的呼喊，其成效也就有一定的限度的了。而且和平運動者，也有受了新聞紙的蒙蔽，徒見敵國之蠻橫，因而發動愛國心，也就跟着參加戰爭。歐戰之前，社會民主黨本來是反對戰爭的，但是歐戰一發生，各自都爭爲祖國効勞，忘記他是作了他自己往日所抨擊的人了。但是戰爭本身，又是一個很親切的教訓，所以經過一番戰殺，大家又思念和平，覺得從前所爭的也不值得爭，煩惱原來是人類自己惹出來的。於是和平運動又復興盛起來。

歐洲在十九世紀有過許多次戰事，每一次戰事都是一個教訓，又有和平主義者的努力宣傳，到了一八九九年五月十八日俄羅斯沙皇所召集之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竟然實現了。這次會議，到會的代

表有百人之多，歐洲諸國及美國墨西哥中國日本波斯暹羅等國都派代表參加。會議時間延長至兩個多月，總計通過三種條約，發表三種正式宣言書，決議案六種，並於海牙設一永久公斷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所通過的三種條約，即（1）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之條約，（2）陸地戰爭之法律與慣例之條約，（3）海上戰爭採用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日內瓦條約原理之條約。三種宣言書，即（1）五年內禁止用氣球或他項新出相仿之機械施放子彈及爆裂品之宣言，（2）禁止使用專為宣洩毒瓦斯或惡氣放射物之宣言，（3）禁止使用擊入人身而膨脹或易成扁形之子彈之宣言。決議案六種為（1）軍備負擔之限制問題，（2）中立國之權利義務問題，（3）海上戰爭應禁止侵犯私人財產問題，（4）海軍炮擊港口，城鎮，及鄉村之問題，（5）戰時預算限制問題，（6）來福槍及海軍砲位問題，由各國政府實行研究，以期協訂使用新出模型及徑口巨細之辦法。永久公斷法庭之組織法，係由各國各自推選國際法專家四人，作為公斷法

庭之人員。遇有國際糾紛，須要公斷者，兩造國家得自法庭人員中選擇公斷者二人，或自非法庭公認之人員中選取二人作為公斷者亦可。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國際調查委員會，其任務略等於高等法院之檢察廳，惟無原告之責任，只負着調查並報告不危及國家榮譽與生存權利之國際爭議。

海牙和平會議在當時可以算得一件驚天動地的舉動，因為在過去作和平運動者，多半是書生文人，及在野政治家為多，惟有這一次是由統治者親自發起召集，而各國參加，意味也就大異尋常。

海牙和平會議第二次會議，是一九〇四年美國發起的，而事實上仍舊由俄國沙皇發出請柬。遂於一九〇七年又集會一次。參加的代表，歐洲二十一國，美洲十九國，亞洲四國。通過關於國際紛爭之和平處理，索取債款時使用武力之限制，捕獲法之規定，海陸戰爭行為之調整等等條約。本來準備一九一五年再開第三次和平會議，而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就爆發了，和平運動至此又完全崩潰了。

（6）二十世紀的和平運動。——二十世紀雖然

有包爾戰爭及日俄戰爭，但是和平運動和組織還是不斷的醞釀着。不過這時的和平運動者多半注意實際問題，如國際條約及軍備限制之類皆是。而各國大政治家，也多半贊成國際協定和限制軍備。

一九〇九年安吉耳（Norwan Angel）出版「大錯覺」一書，以為在資本與信用制度國際化的時候，侵略的戰爭乃一種錯覺，而且戰費浩大，交戰國自然是力竭方休，就是中立國也要受到損害。此書出版後，很引起當時人士的注意，英美和平運動竟盛極一時，即前此不甚注意和平運動的人，至此也頗為衝動。和平運動的本質是很好的，不過有時也被人利用。天下局勢，永久是得利者願意永久和平下去，失勢者要求重新分配。要求重新分配不得如願的時候，只有用武力搶奪。英國是殖民地遍全球的，美國的商業也很普遍，新興的德國却不時地想起來要求重新分配權益。因此英國美國總是呼喊和平，德國則比較對於這種論調冷靜。後來歐戰仍舊要起來，其中消息，總得這樣看，才能了解當時的和平運動。

英美和平運動到達這樣沸點，於是在一九一〇年，愛德文基恩（Edwin Keene）創設一個世界和平基金會，募得基金一百萬萬元。繼之者，又有加奈日（Archie）捐助國際和平基金一千萬元。這兩種和平基金會目的相同，但是前者特別注意和平宣傳，後者則注重戰爭原因之研究。此後美國和平會相繼成立，多半請求加奈日和平基金會補助。其他各國也有類似的舉動。

歐戰發生，和平運動成總崩潰之狀態，惟在英國仍成立一民治聯合會，專反對各國之秘密外交之戰爭政策。一九一五年美國又成立和平同盟會，其目的，在提倡由條約以形成國際同盟，因而公斷同盟國間一切國際糾紛，主張以聯合的武力，強制頑梗分子。

歐洲大戰，使各國人士，身歷目睹，觸目驚心，所以結束之後，大家都希望永久的和平。於是國際聯盟，非戰公約，倫敦海軍協定，羅加諾保安公約，日內瓦國際裁軍會議。總而言之，少數的野心政治家雖不免仍煽動戰爭。然非戰的空氣，在當

時已瀰漫了全球。現在舉幾種重要的分述如下。

(A) 國際聯盟。——一種國際組織是向來作和平運動者一致的主張，歐戰所與世界的創傷太大，於是各國政治家都想有一個解決國際紛爭的國際機關。這是國際聯盟產生的一個原因。同時英法既成戰勝國，他的權益自然加多，要想保持他們的權益，似乎也必須有一種維持和平的機關，否則兩國衝突起來，他們的權益，又要不穩。如果組織一個國際機關，英法乘戰勝之威，不難握世界之牛耳，進為盟主，於是也就可以打官話，辦私事。這也是國際聯盟成立原因之一。

國際聯盟的成立，首先以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提倡之力為多，威爾遜盛唱民族自決，以號召天下，所以許多小國都大表歡迎。可是強國則大不贊成，如果實行民族自決，那一個殖民地的民族不願意成為自主的獨立國呢？那樣美國豈不是只墮下英倫三島了嗎？就是美國也不贊成。所以威爾遜的和約和聯盟，都被國會否決，他也因此躪台，美國也退出聯盟。

聯盟的組織，有兩個機關，一個是議會，是國聯的立法部。一個是理事會，是國聯的行政部。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說：『聯盟的中堅機關，自然是理事會。理事會是由九位代表組織而成，內中五位是由英法美意日五強國永遠占據，剩下四位，得中議選舉。(任期及選舉方法，皆無明文規定，)頭一屆的四位，事實上由五強指派，現在指定的為比利時，巴西，西班牙，希臘四國。這樣看來，國際聯盟裏頭，顯然分出盟主盟屬兩個階級，和我們春秋時代的方伯集團形式精神同出一轍。』

國際聯盟事實上是列強分贓的機關，有了這個機關，大家可以在此商量分惠，免得互相打起來。所以把這樣的組織，希望太大，是不行的。然而對於當時和後來的和平，也不無小補。

國聯維持和平的方法是：

(甲) 裁減軍備。——盟約第八條說：『盟員承認維持和平須裁減國民軍備至於最低限度，以足敷保護治安及共同執行國際義務為限。』

(乙) 領土保全。——就是保持各盟國土地之

原狀，不許侵畧。這原威爾遜草案十四條之一，美國上議院，以此條有礙美之門羅主義，未與批准。

(丙)以公斷解決糾紛。——這又分爲就地解決，調查處理。如果侵略國不服公斷，則國聯可發動經濟絕交共同討伐等方法制裁之。

國聯成立的原意是要維持列強勢力之均衡的，所以種種盟約，雖然對於和平的貢獻，應當比以前所有的組織都要大，事實上却不是那樣的。梁任公歐遊所記，有云：『照這樣幹下去，一定弄成「世界的寡頭政治，說如此可以保持永久和平，其實有點不敢相信。我們也很知道現在能爲福爲禍的，都在這幾個強國，倘若不把些特權給他們，他們不獨不高興，而且辦事也委實不便。但是特權不過相對的罷了，若擴充到絕對的地位，那麼這國際聯盟，倒不如逕由幾個強國互換公文聲明約束，豈不直截了當，何必拖這些小國來作食呢？』

大致梁先生所說的是不錯，不過，就是那些強國也還是不能平等，因此弄得分贓不均的時候，也就只好「拔香頭」了。所以國聯不能不算是一個和平

運動最有價值的機關，可是其價值是有限度的。

(B)非戰公約。——非戰公約即凱洛格公約，由美國政府發起，而其原始草案，實在是出於當時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之手。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美政府訓令駐倫敦巴黎柏林東京各大使，將白里安之原案及美政府之草案一併遞交所在國之政府，其間雖然經過若干折衝，終久各強國總算都批准了。各強國雖未必的確願意，但是礙於名正言順，不得不從。小國自然是渴望甚殷了。這公約是否能永久維持，須待事實證明。但是一種對於和平的供獻，是不能否認的。

(C)倫敦海軍協定。——這也是縮減軍備保持列強勢力均衡的一個協定。當時規定英美日三大海軍國之軍艦比例爲五五三，到一九三六年爲止。砲口直徑則不得超過十四生的，也不過是列強求其均勢，殺人不猛而已，但是對於和平運動的人，這也算是一點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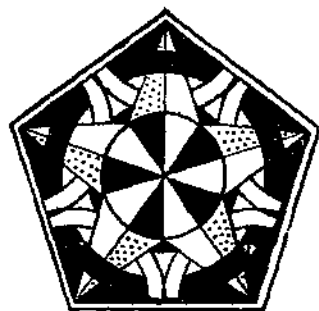
其他則不過國聯之附屬事情，如委任統治，開自由市，國際管理，設緩衝地帶，都是對於和平委

曲求全，煞費苦心。

× × × ×

我把世界和平運動總述了一個大要，雖然自己看看實在替和平運動汗顏得很。不過這仍不能不算
是人類高尚本性的表現，為和平努力的人們，仍舊

應當受我們欽敬。至於那為和平而作的戰爭，我們更應當諒解，因為只有那樣的戰爭，才能夠實現永久的和平。唯有永久和平，才是和平運動者的最後的成功。



西漢學術家之政治思想

李侗

漢代是中國學術思想轉變的樞紐，漢以前學術

思想是自由的，漢以後，思想定於一尊，學術遂無甚發展。不過這種情形，是一個總傾向，其實漢初的思想是駁雜的，自董仲舒以後，思想才有了一定不移之論。而漢初之思想駁雜，其中最能影響當時學人政治家的學說，就是「黃老之術」。所以我們把漢初幾個名家的著作看一遍，總會看出這種色采。

董仲舒之後，始漸漸減少這種成分。拙前既歷述漢代學術（漢代的博士）政制（漢代政制考釋）經濟（漢代經濟總論，皆見本刊），所以欲成一斷代之文化史，獨於諸家政治思想，未暇探論，蓋言而無證，為學人之大忌，不讀其書，不知其詳，証引亦無方也。茲就新語新書淮南諸書，擷其政治議論，

成一漢代政治思想小史。

漢代政治家之政治思想，本來多有可述，但是有些只見之於史記漢書，其人無專著傳世，一鱗半爪，缺乏系統，祇好略而不談，今所取者為陸賈，賈誼，劉安，董仲舒，揚雄，劉向，桓寬七人。分述之如下。

（一）陸賈

據史記所載，陸賈漢初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其為人富於口辯之才，常使南越，招諭趙佗，拜大中大夫。他的著作是「新語」，共十二篇。新語在當時不過是些政治評論文字，指論時事，其著書態度，仍有先秦諸子之風，總而言之，是就事實上立論，非就書本發言。其大旨崇王道，黜霸術，而

歸本於修身用人。雖無高論，然亦多可取之處。

陸賈新語所表露之政治思想，第一即爲主張以仁義治國。道基篇云：「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付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疏遠悅，修之於閭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臥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席仁而坐，仗義而疆。」

漢儒之學，源出孟子，陸賈宗儒道，其政治不脫儒家孟子之大旨。他以爲仁義所在，天下不難風從；則國家不求治而自治。

其次，他提倡賢人政府。以爲「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明誠篇）其意取自孔子所謂「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於是極力攻擊所謂「衆邪合黨」。他說：「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罔人君，邦危民亡，不亦

宜乎？」（輔政篇）

其實歷代君主，沒有立志要用奸邪爲政的，只是賢奸之辨。不能徹底認識。陸賈此語，係本自仁義治國一義，大半他所指的賢人，就是從仁義上爲政的吧。

以上都是他的思想與儒家相合的。

我們說過漢初諸儒多染黃老思想之色采，我們讀了新語，知道他也是一個黃老之信徒，主張無爲而治的，他的無爲篇上說：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漢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無（疑係「有」字之誤）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歛姦邪，築長城於乍境，（乍，疑係「北」字之誤）以備胡越。（越字當是越境之意，不是地名。）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師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法治於內，事愈煩天下愈亂，

法愈滋而姦愈熾，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

漢代承天下動亂之後，如不與民休息，則天下恢復繁榮反而遲緩。漢初諸帝又鑑於秦法之嚴峻而天下不保，所以黃老無爲而治的思想，普遍洋溢起來。

陸賈又反對貴族政治，我以為這是取自法家思想。春秋戰國時代，貴族政制，日即崩潰，到了漢代，又有復萌的醞釀，陸賈遂以法家思想反駁之。他說：

『夫窮澤之民，枕石漱水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臯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

無才而據要津，爲陸賈所非難，與其賢人政府之旨亦相吻合。故知陸賈之思想，亦極駁雜也。

(二) 賈誼

賈誼爲漢初最富才學之人。劉向稱其通達國體

，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歐陽修則謂賈生所陳，孝文畧行其術，猶能比德成康，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蘇軾則謂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可以遠過。賈誼雖混儒道二家思想，然以儒家爲主，劉向歐陽蘇氏皆宗儒家，故極稱之，賈誼所著「新書」(十卷，五十六篇，漢志說本有七十二篇，劉向刪定，始爲五十六篇)，其才智蓋漢代第一，著論可取，且爲研究漢初社會情況之要籍。

賈誼的政治思想，可以分爲下列五項述之。

(A) 以禮爲治之大綱。——新書禮篇說：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刑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撫其民者也。』又說：『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則萬理得矣。』

這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基調。

(B) 民本主義。——大政篇云：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又云：

『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上文我說漢代諸儒，源出孟子，賈生之民本主義，尤爲明顯。

(C) 主張階級制度。——我們知道儒家最重階級分別，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其中的分位，一點也不能差越。而且爲君主設想，不明階級，就不易統治臣民。漢高祖自經叔孫通規定朝儀之後，方知天子之爲貴，而漢代也延祚二百餘年。有了禮治主義，再加上階級制度，如果社會不發生特別風波，秩序是不難維持的。

賈誼的階級論，詳於他的新書階級篇。他說：

『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刑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又云：

『古者禮不下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

維持君主的權威，士大夫的地位，禮教的尊嚴，再事事以民爲本，（因爲沒有人民，君主的權威，士大夫的地位，不但不能維持，而且還要餓死呢。）則國家自然太平了。

(D) 重農主義。——欲謀國家之安寧，必須在經濟方面有雄厚的勢力，人民是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國家也是必定物產豐富，才能談到平治。賈誼重農，注意農業生產，以爲生產多，則自然有餘粟，即使遇有凶年，人民也有食糧供給，不至造反。其無蓄篇中云：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

，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向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

其重農之原因，大概不外乎這一段所述。

(五) 主張中央集權。高祖定天下之後，強臣多叛變，雖經努力勤平，然已吃力不小。諸呂爲亂，既易漢祚。後來漢家遂定「非劉不王」之方針。這事經過若干人的議論，而晁錯竟因之喪生。賈誼也是主張不立強藩，樹立中央集權的政治的。他的藩傷篇中云：

「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又云：

「既以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鍊錐而予射子，自禍必矣」。

總觀賈誼之政治思想，當以儒家思想爲主體，但是其中已經參合了若干治術在內，與孔子之道少異。其所以必言儒術，只是因爲他深知不如此不足尊天子而平天下。司馬遷說：「賈誼明申商一，漢書藝文志才把他列入儒家。然則司馬遷說他明申商，也有所見於他的權術吧？他的新書道術篇，又包含清道家無爲而治的思想，可見他的思想，也是極爲龐雜的了。

(三) 淮南子

淮南子一書是淮南王劉安的門下客合作，原名鴻烈，有二十一篇。此書一向列入雜家，其思想是以道家爲主，雜以儒法兵農諸家。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完全出自老莊，所以也主張無爲而治。詮言篇說：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法，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

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當係惠之誤）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

因此他們反對智仁勇及賢能者之治國。詮言篇又云：

『君好智則背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皆淺，以淺瞻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鮮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仗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仇，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

既然說賢能不足任，而道術可修，則道術之重要可知，淮南以道爲宇宙之法則，亦以爲政治之原

理。其奇俗訓中云：

『凡以物（應爲治物）者不以物，以陸（或云爲陸）；治陸（陸）者不以陸，（陸）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又云：

『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措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

漢初道家思想有着普遍的影響，淮南一書，又出於劉安與其賓客蘇飛李尚等人之合作，現在只抽一點重要的代表而已。此外則淮南不法先王，有類於荀子；其言變法，則又有類於李斯韓非，（記論訓，修務訓，皆可參證）其言民本，則有類於孟子，（主術訓可爲證明），此其所以爲雜家也。

（四）董仲舒

董仲舒是漢代首屈一指的大儒。講中國哲學史的人，當以他爲劃分線。他以前是創造的；他以後是煩瑣的。他可以說是在漢最醇正的儒家。他的著作，存至今日的，主要的只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及

文集一卷。

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天命爲政治之標準的。政府組織，宜象天數，天人之感應，適用於政治，自他爲始，而他歸結於以正誼仁義治國。仁義法篇云：

『春秋之所以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又云：

『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

他主張仁以愛人，義以正己，同時又主張智以行道，所以才成爲圓滿的正誼論。其身之養重於義篇云：

『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計其功，（漢書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爲仁聖矣」。）

又，董仲舒學宗孔孟，所以也倡民本說。其堯

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篇云：

『夫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

因以民爲重，所以主張君上無道，民可伐之。

『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

董仲舒對於國家經濟，極爲注意。他對於政治經濟的思想，近乎調均。其制度篇（舊注一名調均篇）云：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以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

，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我嘗疑心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之一語，不是站在貧民方面講經濟革命的話，而是爲君上統治方便立論，今讀董仲舒此段文字，愈信而有證矣。不過，董仲舒所說的話，爲統治階級打算，確爲不易之論，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勸美國大資本家，要爲賢明之主人，實與此論不謀而合。以調均經濟而謀政治安定，此董仲舒之所以爲高也。

董仲舒又主張行考試制度，以選官吏。以爲考試制度，可使「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真（一說作眞），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他對於考試的言論可以下面所引兩段來述說。

考功名篇云：「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這把考與試分爲二事了。又

說：

「考試之法，合其爵祿，並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實，先內弟之。」

（弟古第字）

（五）揚雄

揚雄不重訓詁章句之學，在漢人中，其爲學別具精神。他的法言，比擬論語，注重實際問題之探討。司馬光以爲揚雄鑒於孟荀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於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之能加。日人渡邊秀方作中國哲學史概論，亦以雄繼承儒道二家思想，所謂折衷派是也。

揚雄的政治思想，可於法言中見梗概，分析之如下。

（甲）主以道德爲治國之本。——揚雄的思想，雖然有與老莊有些淵源，但是他對於政治，則不似道家之主張無爲。法言孝至卷云：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曰勉。」又

「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安而順其上。」

。』

一種積極的精神，都於這幾句話表現出來。又云：

『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又云：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地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2) 身立則政立。——君主代表國家，所以很多政治思想家，都以爲君主不可不爲善之模範，以立身作則，於是則天下不難治矣。先知卷云：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又云：

『從政者審其思教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教？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污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連，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教。』又云：

『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

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

(丙) 主中和以治國，——中則不至有過不及，和則不至拂亂民情。其先知卷云：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尙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不情。』

行政者必須通達民情，始能達到中和的目的，所以又說：

『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羣。遁離者是聖人乎？……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

總觀其旨，子雲言政，似重在儒家所謂之德化。

(六) 劉向

劉向本漢宗室，博學多聞，通諸子百家，所著有新序說苑列女傳，雖學雜陰陽，而其思想仍以儒家爲本原。

劉向之政治思想，可分爲下列四項述之。

(甲) 德本政治說，——劉向最重禮樂，以爲禮樂可以化人，刑罰則可殺人，其修文篇云：

『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移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

有了優美的環境，人民自然可以爲善，儒家論政，當以德化爲最深刻。既重德化，所以劉向主張君主以德爲施政之本。貴德篇云：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又云：

『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愍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

又引魏武侯浮河之事，以爲證明云：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

。夏桀之居……湯放之。殷紂之國……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乙) 天下爲公。——至公篇云：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躠，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行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

(丙) 爲政貴有人格論。——敬慎篇云：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

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

這也不離乎陸賈之賢人政府，其尊賢篇主尊賢亦大同小異。

(丁) 治化論——政理篇云：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所得已也。』

(七) 桓寬

漢之政治思想家，如前之所述，多半是書生之類屬，惟桓寬則確有政治家之精神。他的鹽鐵論純然是政治家的風采。今即據之以述其見。

(1) 反對政府與民爭利。——這是鹽鐵論的全書總旨。漢代鹽鐵酒權均輸，皆與民爭利，故當廢止。

(2) 反對對外作戰。——對外作戰，徒苦吾民，不若對外修德，使之化服，本議云：

『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

以經濟的眼光，德化之根本，而論外交，爲漢代諸儒之獨步。

(3) 又主緩刑主義，其意頗有似於劉向之治化論。

(4) 又主務農以救天下。天下務農，而後民可養。園池篇云：

『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水旱篇云：

『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結論

漢興，去古未遠。處士橫議之風，策士縱橫之術，流風餘韻，尙未盡泯。故終西漢之世，人材輩

出，號稱極盛。論經術，則有伏生京房后蒼韓嬰之徒，窮其奧窔。論文學，則有司馬相如賈山鄒陽之徒，煥其光彩。論治術，則有龔遂文翁魏相丙吉之徒，樹之風聲。彬彬然幾與鄒魯比隆矣。然諸人強半無專著行世，其人一切學術思想，無從作一

有系統之研究。茲篇所舉七人，皆有專書流傳字內。故特擷其一部分之政治思想，貢獻讀者。雖屬片羽吉光，然未始不可作後世研究政治者參考之資料也。



清代宗藩爵秩考略

「上」

崇雪廬

第一節 引言

撰著之難，莫難於修史，尤其是在革故鼎新之際，以遺老資格，而修勝國史紀，此中爲難滋味，非身受者弗能知也，清史稿初脫，因弗合時制，禁勿售，同時吳稚暉大言曰，『恩怨未泯，弗能修史，』吳氏所論，理想固佳，然若俟恩怨泯盡，恐須待民國百年後，姑無論百年後，環境如何，而史之內容，是否仍以百年前，或百年後之時制相衡，合乎時制，則史已非史，弗合時制，則仍必嚴禁勿售也，蓋修某一朝代史，必以某一朝代爲主，隋史乃隋朝事，不能盡合唐制，宋史爲宋朝事，不能盡合元制，清史，爲愛新羅氏君臨華夏二百數十年之事

實，豈能與共和國制度相合，匪特弗能合，且處於水火相反地位，必欲強之使合，則可將清史之清字刪去，稱之爲「無名史」可也，此皆爲恩怨未泯，弗能修史之反證，猶有說者，『清史稿』，既名之曰稿，則非正本可知，稿不佳，儘可刪改，刪改乃後人之自由，與原稿無關，又何必禁之，文史忌諱之嚴，莫如清初，因通鑑綱目續編及三編之未協，乾隆四十年，四十七年，兩次奉敕改正，又明史本紀，始修於康熙十八年，續修於雍正二年，告成於乾隆四年，然至乾隆四十二年時，因一部分之弗妥，又奉敕刪改疎略，命名曰欽定明史本紀，明史本紀之始修，續修，告成，皆出清廷之手，其刪改亦出清廷，在刪改之本脫稿後，則未聞有禁藏舊本之諭

旨，民國之修清史情形，與此相同，始修，續修，脫稿，皆在民國時代，其人選亦由民國政府所委聘，而其結果，則適得其反，吾之斯說，非唐突禁舊史稿者，因偶閱清會典，宗人府事例，欽定宗室恩封王公表傳，及金少保之宗室王公世爵襲次冊……等，凡此諸書，皆可爲史稿中王公爵秩之最真確而珍貴之材料，絕非憑空杜撰者，然上列諸書，所叙封爵制度，及襲法，僅爲功封，襲封，考封，追封，四種，與事實則相去太遠，而吾之所謂事實，亦非個人理想，乃搜集勝國二百數十年關於宗藩封爵，晉爵，黜爵，以及繼嗣襲爵……之列朝上諭，分而晰之，始知清代宗藩爵秩法，非僅功封，襲封，考封，追封四種者，吾個人所獲之材料，自吾觀之，雖較豐於各官書，然若無官書爲藍本，則吾亦無從下筆，此僅不過爲宗藩爵秩之一小部分，且爲個人私記野語之一，尙且如此，若一代正史，苟無弗合時制之初稿問世，則後人雖欲刪而改之，亦不可得矣，故吾斯篇，係將官書所未載，史稿所未言之關於清代宗藩爵秩掌故，拉雜記之，使

勝朝一代特有之爵秩制度賴以流傳，弗致因弗合時制而泯滅也，惟康熙以上之檔案多爲滿文，倩人代譯，煞費手續，挂漏之處，誠所難免，甚望海內賢達，予以指正爲禱。

第二節 宗室與覺羅之分別

今人研究清史者，皆知「凡天潢宗派，以顯祖宣皇帝本支子孫，爲宗室，伯叔兄弟之支派子孫，爲覺羅，」（見會典）然事實，則入關後，覺羅之中，亦有宗室，而宗室覺羅又分黃紅紫三大派，因此，皇族人，有金黃，降紅，紅，降紫，之四名詞，而金黃之下，降紅之上，所謂之「賜黃」者，則弗與焉，茲分述之如下。

（甲）（金黃），金黃，即宗室，俗曰「黃帶子」，清制，凡顯祖宣皇帝本支直系子孫，不論年代遠近，支派嫡庶，一律曰宗室，各於腰中圍繫金黃色帶以爲誌，所謂帶者，即冠服中之絲織袍帶，便服之絲織線織，或綢幅，或布幅，（綢布幅者，俗曰搭包），皆爲金黃色，（皇帝爲明黃色），此即會典所謂之「宗室束金黃帶」是也，因金黃帶，爲

宗室獨有之關係，他如褲帶絨扇墜繩，以及荷包，眼鏡套，錢套，扇套，班指套，烟袋荷包等等……：繡件上之繩繡，亦皆飾金黃色，故在清時，凡遇宗室人，勿庸詢問，一見其金黃飾物，即可明瞭此公爲天潢貴胄也，上述之金黃等飾物，在清律中，除宗室外，其他平民及異姓貴族，皆嚴禁僭用，然此僅指中葉以前言，若末葉，尤其是光緒庚子後，一般平民，以金黃繩繡飾錢練，或香色繩繡飾烟袋荷包者，則官府已復無禁止能力矣，尤其是，香色一種，爲清制皇太子專用之色，其色與帝用之明黃相近，雖皇子，亦弗敢用，末葉之懈弛，非封建思想漸泯，畛域化除，階級平等，乃開國時代之典章掌故，已將失傳，無人知之耳。

(乙) (降紅)，降紅，又名降黃，俗名「紅面黃裏」，清制，宗室束金黃帶，而顯祖宣皇帝之伯，叔，兄，弟支派之子孫，則束紅色帶，名之曰覺羅，然宗室人，不論爵之尊卑，若因罪革爵，黜爲庶人，則必擯之於宗室團體外，降爲覺羅，給紅帶，而無金黃帶矣，因名之曰「降紅」，乃言自黃帶子，降

爲紅帶子也，又皇族人，俗稱由黃帶子，降爲紅帶子，曰「挑帶子」，(挑去聲)乃言將黃帶挑去，而易以紅者，因上述關係，是覺羅籍中，亦有宗室人矣，如會典所謂，「宗室以罪黜爲庶人，束紅帶」者，是也，按黃降紅之制，始自康熙，在順治以前，及關外時代，凡宗室黜廢，立時與平民相同，不獨不准繫紅，繫黃，即皇家系譜之「玉牒」(皇家譜書也)，亦不准載入，康熙間，因八旗軍功官員之奏述履歷者，所列三代，嘗有系出天潢裔派者，聖祖乃於康熙五十二年，諭宗人府曰，「宗室革退者，向不入玉牒，其子孫，若不及今表著，日後年遠，必至湮沒，所關甚大，應查明載入玉牒，酌量給帶爲記，覺羅等，原係同祖所生，其犯罪革退者，若不查明，亦將湮沒，所生子女，皆應查明記載，選秀女時，母令混入，著詳議具奏欽此，」旋由宗人府議准，「革退宗室，給以紅帶，附入黃冊，革退覺羅，給紫帶，附入紅冊，皆由本旗保結送府入冊，……」此爲黃帶降爲紅帶之由來，黃帶降爲紅帶，自名詞字義上觀之，彷彿已由宗室籍，移入覺羅籍矣。

，然事實，則此種「降紅」帶子，雖帶之名色改易，而其支系，則因血統關係，仍爲宗室之一部，即所謂「……附入黃冊，……」及「……附入紅冊，……」之謂也，清制，登載宗室之冊籍，曰「黃冊」，登載覺羅之冊籍，曰「紅冊」，如會典所謂，「……生子女周歲，書其年月日時，母某氏，詳其嫡庶次第，具冊送府，宗室，載入黃冊，覺羅，載入紅冊」，是也，又宗人府事例等書載，「順治九年，宗人府題准，宗室自親王以下，至輔國公，所生子女，周歲，由長史，司儀長，典儀等官，詳開嫡出庶出，第幾男，第幾女，母某氏，所生子名某，並所生子女之年日時，具冊送府，鎮國將軍以下，至閑散宗室，由族長查明，亦照例開報送府，均載入黃冊，其收生婦某氏，亦一併開送存案，如將撫養異姓之子，捏報者，治以重罪，覺羅所出子女，報知各該旗首領，於生子三日內，親加查詢，某人某婦，於某年月日時，生第幾男，幾女，名某，收生婦某，逐一開錄，於每年正月初十以內，親齎送府，編入紅冊，如遲悞不報，報不以實者，首領從重治

罪，……」又乾隆三十九年定，「宗室覺羅，幼子入冊，每三月一次，每年共四次」，上所述，爲宗室之黃冊，覺羅之紅冊之由來，黃紅冊所載，每十年，由宗人府，奏請點派宗令，（宗人府長官，俗曰正堂，）宗正，（宗人府之副長官，清制，宗人府除宗令外，又設左宗正右宗正左宗人右宗人，各一人以副之，）充正副總裁，開設玉牒館，將每年黃紅冊所登記者，彙載於皇家牒譜內，以帝系爲統，以長幼爲序，存者，硃書名，歿者，墨書名，名曰「恭修玉牒」，每次修三部，一部藏於北京皇城左方，南池子南口內路東之皇史宬，一部藏於盛京皇宮，一部藏於宗人府，蓋黃紅冊，乃清代皇家纂修玉牒時之底稿藍本也，前所述之「附入黃冊」，「附入紅冊」，即指此言，宗室人，將黃帶挑去，改給紅帶，雖與覺羅一同待遇，然因血統關係，不入紅冊，仍登名於黃冊之尾，是帶色雖易，而名籍，則仍目之爲宗室人也，此爲降紅之紅帶子，與覺羅之紅帶子之分別，因此種關係，凡不肯甘居紅帶之例者之被革宗室人，往往有將絲織或線織寸餘或二三

寸寬之袍帶，改爲一面大紅色，一面金黃色，或帶幅爲紅色，而繡爲金黃色，此即俗所謂，「黃面紅裏」也，然此，爲私人之倣作，非清廷之許可，蓋康熙五十二年之諭旨，及宗人府所議准者，僅言「給以紅帶」，並無紅面黃裏，及紅幅黃繡或黃幅紅繡之字樣也。

(丙)(紅帶)，即繫紅帶之覺羅人也，其詳已見(乙)節，弗再述。

(丁)(紫帶)，紫帶，在會典中，僅一種，而事實，則有二種，茲分述如下。

(一)曰「黃降紫」，即宗室革去黃帶，降爲紅帶後，又被罪黜，再降爲紫帶者也，故曰黃降紫。

(二)曰「紅降紫」，即覺羅人，因罪挑去紅帶，而降爲紫帶者，故曰紅降紫。

其紅降紫者，雖將覺羅專有之紅帶革去，然因血統關係，其名籍，仍附於紅冊之尾，故大紅帶色雖易紫，而覺羅之資格，尙未失，仍可目之爲覺羅人，故俗有紅帶子覺羅，與紫帶子覺羅，兩個名詞，惟黃降紫者，其名籍，是附於紅冊之首，或尾，

抑仍附於黃冊之末，其資格，是仍保持宗室人三字，抑降爲覺羅人，余冥搜典籍，未得確証，玉牒中或有之，然此非平民所能瞻讀者，若求其次，則瓜圃老人(金息侯)之「宗室王公世爵襲次冊」中，或必有之，吾則因「襲次冊」，首冠「宗室」二字，與覺羅無關，故未借以爲証，暫附缺如。

宗室與覺羅之關係，除上述外，尙有「賜黃」「降藍」二種，此雖與爵務無關，然附錄之，亦可爲黃紅紫三種帶子之參考。

(甲)，(賜黃)，清制，凡八旗文武大臣，及懿戚公侯伯等，與漢籍之文武大臣公侯伯等，所用之官服便服，皆應繫藍色帶，故有「藍帶子王」，(如清初之孔，尙，耿，吳，等藩是也)，「藍帶子公」之名詞，蓋所以分別於皇族之黃紅紫三色帶也，若藍帶子王公，或文武大臣，有因奇功殊勳，而賞賜金黃帶者，名曰「賜黃」，俗曰「上賞黃帶子」，「御賜黃帶子」，然帶子雖易黃，而其人之名籍資格，則仍爲異姓之藍帶子人，如乾隆朝之「郡王銜嘉勇貝子福康安」，以軍功賜黃帶，而其人之資格，則仍爲異

姓臣子也，又賜黃之黃帶，僅給一次，不准更換新帶，如某人，自甲年賜黃帶後，即自此年起，日繫之，及至庚年，此帶破，斷，已弗成帶形時，乃收而藏之，留作紀念，或爲臨終之殉品，由即日起，仍改繫藍色帶，不准再製第二次之新黃帶，若舊帶破斷後，而由九重再賞新帶，則爲例外，然自康熙後，已有「舊帶破斷後，不再賜新者」之諭旨，因此，凡膺賞黃帶者，莫不仔細珍用之，致往往人已蓋棺，而帶尙完整如新者，又通俗，尤其是市井之目弗識丁者流，因受評書（說演義書）之薰陶，嘗有呼賜黃，爲「御賜宗室」者。殊非知異姓入宗，爲清代大禁，詳考宗人府繼嗣條例之所載，即可知其如何嚴苛矣，又焉有以明令命異姓人，自稱爲宗室之理乎？

（乙）「降藍」，即皇族人，降爲藍帶子也，前述黃降紅，再降則爲紫，若紫帶再被黜，則廢爲平民，降爲藍帶子矣，此種言論，若以前述之康熙五十二年諭旨中之，「向不入玉牒，其子孫，若不及今表著，日後年遠，必至湮沒，所關甚大，……」

數語對照之，似「降藍」事，爲不可能，蓋因恐「年遠湮沒」，始有賜紅賜紫之制度，藉以表著也，然若一參攷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宗人府篇，宗室覺羅冊籍節，所載雍正十三年，因康熙五十二年，紅紫帶例，議定，「自後宗室覺羅，因罪革退者，及子孫除去玉牒，不准入載者，一律分賜紅紫帶，……」黃降紅，名籍尙入黃冊，紅降紫，名籍尙入紅冊，以便每屆十年，錄入玉牒也，若雍正十三年所定之，「……及子孫除去玉牒，不准入載者，……」一句攷之，則牒譜既不准入載，則其黃冊紅冊，當然無名，此豈非已降入藍帶，與平民同列乎，因此種關係，在事實上，紫帶子中，有所謂紫面藍裏，或藍帶紫纒，或紫帶藍纒之分別者，蓋雖由紫降藍，乃非全用藍色耳，

宗室與覺羅之分別，既如上所述，則「宗室」二字之定義，當以黃帶爲範圍，故吾此編，所寫之「宗藩爵秩考略」，亦以黃帶宗室之爵秩爲主，與降紅，紅，降紫等皇族人之爵秩，無關焉。

第三節 爵秩之名稱

清代之宗室爵秩，按會典所載，名詞之分別，共十四等，爲「和碩親王」，「和碩世子」，「多羅郡王」，「多羅長子」，「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奉恩鎮國公」，「奉恩輔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等是也，若按階級區別之，則爲二十三等，計「和碩親王」，「和碩世子」，「多羅郡王」，「多羅長子」，「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奉恩鎮國公」，「奉恩輔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一等鎮國將軍」，「二等鎮國將軍」，「三等鎮國將軍」，「一等輔國將軍」，「二等輔國將軍」，「三等輔國將軍」，「一等奉國將軍」，「二等奉國將軍」，「三等奉國將軍」，「一等奉恩將軍」，「二等奉恩將軍」，「三等奉恩將軍」，「不列等奉恩將軍」等是也。若再按封銜計之，則爲四十三等。計「雙和碩親王」，「和碩親王」，「和碩世子」，「親王銜多羅郡王」，「多羅郡王」，「多羅長子」，「郡王銜多羅貝勒」，「多羅貝勒」，「貝勒銜固山貝子」，「固山貝子」，「貝子銜奉恩鎮國公」，「奉恩鎮國公」，「奉

恩鎮國公銜奉恩輔國公」，「奉恩輔國公」，「奉恩輔國公銜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銜不入八分輔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銜一等鎮國將軍」，「一等鎮國將軍」，「一等鎮國將軍銜二等鎮國將軍」，「二等鎮國將軍」，「二等鎮國將軍銜三等鎮國將軍」，「三等鎮國將軍」，「三等鎮國將軍銜一等輔國將軍」，「一等輔國將軍」，「一等輔國將軍銜二等輔國將軍」，「二等輔國將軍」，「二等輔國將軍銜三等輔國將軍」，「三等輔國將軍」，「三等輔國將軍銜一等奉國將軍」，「一等奉國將軍」，「一等奉國將軍銜二等奉國將軍」，「二等奉國將軍」，「二等奉國將軍銜三等奉國將軍」，「三等奉國將軍」，「三等奉國將軍銜二等奉恩將軍」，「二等奉恩將軍」，「二等奉恩將軍銜三等奉恩將軍」，「三等奉恩將軍」，「三等奉恩將軍銜奉恩將軍」，「奉恩將軍」，等是也，清代世襲爵秩等級之多，以此爲第一，然此種封銜四十三等，不載於會典及宗人府各官書，與宗室王公世襲次序表，此乃吾

按平日封秩晉銜之事實而編成者，吾曩嘗於京中報紙，談宗室爵秩等級，忽爲濤貝勒所見，因等級太多，貝勒笑謂老友俠公曰，『我管宗人府若干年，什麼事沒有不知道的，如今崇某所說的，我都不知道，……』俠公以此相告，吾答曰，『貝勒之本爵，爲多羅貝勒，然曾有郡王銜之晉封，此即封銜四十三等中之第七等也，』吾此語，不知俠公兄是否向濤貝勒報告也，前述之四十三等，事實上嘗見者，爲四十一等，其「和碩世子」，「多羅長子」二等，自康熙後已不見矣。四十一等之中，又因「入品秩」，與「不入品秩」之分別，區之爲「爵」「職」兩大部，即自和碩親王以下，至不入八分輔國公以上者，皆爲「爵」，故稱之爲「宗室世爵」，因其品秩，不在官階品級之內也，自一等鎮國將軍以下，至不列等奉恩將軍以上者，皆爲「職」，故稱之爲「宗室世職」，因一二三等鎮國將軍之秩爲正一品，一二三等輔國將軍之秩爲正二品，一二三等奉國將軍之秩爲正三品，一二三等奉恩將軍皆爲正四品，乃皆在品官之內者也。

第四節 冊誥之等級

清代宗藩爵秩，受封之証件，分三等，曰金冊，金寶，曰冊紙，曰誥紙，凡親王，世子，郡王，始受封時，皆給冊寶，親王之冊，與世子之冊，皆定制爲足金質，然因雕鐫關係，在實際上，其成色爲赤金九·五，其餘爲雜質，此爲工部製造庫事例所載者，冊之形式，爲書本式，每冊爲十頁，每頁重十五兩有餘，（親王冊每頁十五兩零五分，世子冊零二分五釐，乃備銷耗者，）冊上鐫敕文，故名曰金冊，貯冊之匣曰冊櫃，爲楠木質，髮硃飾金，繪牛斗雲紋，以金黃色綺緞裹之，（會典作絳色綺）親王及世子之寶，乃龜鈕金質印也，其印文，爲「和碩某親王之寶」，或「和碩某親王世子之寶」字樣，郡王之冊，爲銀質鍍金者，每冊十頁，每頁重十四兩九分，其裝飾與親王之金冊相同，郡王之寶，爲麒麟紐之鍍金銀印，多羅長子，多羅貝勒，固山貝子等，則有冊而無金寶，其冊則爲紙製者，故名之曰「冊紙」，每冊共十頁，高一尺一寸，寬七寸五分，乃一描繪金雲龍紋之黃紙書本也，其奉恩鎮國公以下，至不列等奉恩將軍，則無冊紙，而給誥

紙爲証，誥紙一名誥書，與異姓五等世爵世職之敕紙（一名敕書）不同，敕紙爲長一丈之印，有龍紋花邊之黃紙，而宗室之誥紙，則爲寬一尺，長一丈六尺，描繪滿地金雲龍紋，而飾以玉軸牙籤之帶，長幅橫軸也，以上所述之冊寶，冊紙，誥紙，乃宗藩世爵世職男子受封之証件，然清制不獨王公有受封之証件，而王公之妻室，亦同受封焉，清代王公妻室之封制，不論妻妾，皆隨本夫爵秩而陞降，與文武之妻室，受命婦封贈之制相同，不過在名詞上分數等，第一等曰「福晉」，福晉爲滿語譯音字，在乾隆朝，未改正滿文譯音字以前，福晉二字之漢字本作「夫金」，因此二漢字，與滿字原音相合也，音雖合，而無意義，故高宗乃指定「福晉」二字，爲「夫金」之替代名詞，因福晉二字，有多福，增福之吉利意義也，字雖改正，而一般旗籍，或內務府人，或太監，在口頭上，則仍讀「福晉」二字，作「夫金」音聲，蓋漢文字形之義意雖可改，而滿洲十二頭（字母也）夫，金，之源音，則無法改正之耳，福晉二字之義意，有譯作「妃」字者

，吾以此似欠斟酌，清制，宮廷有「皇貴妃」，「貴妃」，「妃」之名詞，皆皇帝之庶室也，皇太子之嫡室，稱「皇太子妃」，如禮部冊封事例載，「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五日，軍機大臣，遵旨議皇太子儀制九條，奏請御覽，……一，皇太子福晉，應請旨立爲皇太子妃，班次在諸皇子福晉前，皇太子妃，在內廷主位前，俱與常禮同，公主，諸皇子福晉，見皇太子妃，與諸皇子見皇太子禮同，……」此爲清制皇太子之嫡室稱妃之證，又太子側室，曰「皇太子側妃」，如宮史續編，卷二十五，冊寶節曰，「嘉慶元年，今皇后肇封貴妃，行冊封禮，皇帝欽奉太上皇帝勅曰，椒庭備秩，贊坤極之安貞，桂殿分榮，沛選申而昇錫，冠崇班於翟鞠，壺職兼修，襄順德於珩璜，芳型是式，爾皇太子側妃鈕祜祿氏，柔嘉維則，淑慎丕昭，名族鍾祥，……」此爲太子側室亦稱妃之證，（前述之皇太子妃，即孝淑睿皇后，乃以嘉親王福晉，晉爲皇太子福晉，再晉爲皇太子妃，於嘉慶元年，正位中宮，二年二月初七，薨逝，後述之皇太子側妃，即孝

和睿皇后，乃以嘉親王側福晉，晉爲皇太子側福晉，再晉皇太子側妃，於嘉慶元年，肇封貴妃，二年五月二十，晉皇貴妃，四年四月，攝行六宮事，正位中宮，六年四月十五，始行冊立皇后禮。其皇子之嫡室稱「皇子福晉」，側室稱「皇子側福晉」，（見前述之皇太子儀制九條）據此，則雖以皇子之尊，其嫡側亦不准稱妃也，可知「妃」字，在清代爲宮闈獨有之名詞，若以譯音論之，則皇貴妃，貴妃，妃，皇太子妃，皇太子側妃之妃字，於滿文中，則仍譯音曰妃，如 ᡩᠠᡳ 形，並非福晉二字如 ᡩᠠᡳ 形者，可知福晉二字之譯義，與妃字弗相關也，簡言之，關外時代之滿洲文字名詞中，在根本上，即無漢文「妃」字之階級耳，曩嘗聆重坪宮保（宣統朝毓慶宮滿文師傅，伊公克坦也，）世丈言，「福晉，爲關外時代，貴族婦人（部長之嫡室）之尊稱，其意與漢文之「夫人」二字相同，故在遷都盛京以前，凡皇族人，及滿洲大員之握土地權者之嫡室，皆可稱福晉，其餘平民之妻，則曰「和和」（和音喝），自建帝號入關後，漢文之后，妃，夫人，淑人，恭人，宜人

，安人，孀人等名詞，始與譯音字混合用之，分爲若干等級也。』重坪世丈，爲滿文科甲前輩，其言必有所本，以順治朝改正王公嫡室稱號一事參考之，頗可爲重坪世丈之証，在順治以前，自親王至不列等奉恩將軍之嫡室，皆稱福晉，順治十七年，「議定，親王及世子郡王之妻封福晉，長子，貝勒以下至輔國將軍妻封夫人，奉國將軍妻封淑人，奉恩將軍妻封恭人，……」見會典及會典事例，蓋自順治十七年後，福晉二字，始爲皇子，親王，世子，郡王等之嫡室專有之名詞也，綜觀上述，可知清代宗室世爵世職妻室封號，分之爲四等，（1）曰「福晉」，親王世子郡王妻室之封號也，（2）曰「夫人」，自長子以下至輔國將軍妻之封號也，（3）曰「淑人」，（4）曰「恭人」，然福晉與福晉，及夫人與夫人，又因本夫爵秩之大小，而異其等級，如福晉分「和碩親王福晉」，「和碩世子福晉」，「多羅郡王福晉」三級，其夫人，則世爵夫人，與世職夫人二種，世爵夫人，分五級，曰「多羅長子夫人」，曰「多羅貝勒夫人」，曰「固山貝子夫人」，曰「八分公夫人」，

(奉恩鎮國，及奉恩輔國公，兩級公爵之妻也，)曰「公夫人」，(即不入八分之鎮國公，輔國公，兩級公爵之妻也，)世職夫人分二級，曰「一品夫人」，(一二三等鎮國將軍妻也，)曰「夫人」，(一二三等輔國將軍妻也，)因有上述之名詞，品秩，不同之關係，故此種貴婦人封號之証件，亦不相同，可分之爲三等，(1)曰「金冊」，乃封親王福晉，世子福晉，郡王福晉用者，每冊皆四頁，親王福晉，世子福晉之金冊，爲赤金質，每頁重十五兩，郡王福晉之金冊，則爲銀冊而鑲金者，每頁重十四兩，此金冊及鐵金冊之裝璜，皆與其本夫親王，世子，郡王之金冊相同。(2)曰「冊紙」，乃長子，貝勒，貝子之夫人用者，其形式裝璜，各與其本夫之冊紙相同，(3)曰「誥命」，則爲奉恩鎮國公夫人以下，不列等奉恩將軍恭人以上用者也。

第五節 封號名詞之沿革

清代宗藩爵秩名稱之組合，爲滿漢合璧制度，乃以滿洲固有爵秩之名稱爲基本，而又採用漢爵名

稱點綴其間者也，因是，宗室王公之爵秩，可晰之爲五部，(1)曰「部號」，如和碩，多羅，固山等滿文名詞是也，(2)曰「爵號」，如漢文之親王，郡王，公，將軍等，及滿字譯音之貝勒，貝子等是也，(3)曰「級號」，如公爵之奉恩，及不入八分等名詞，與將軍之一二三等，及不列等之分別是也，(4)曰「封號」，如睿親王之「睿」字，禮親王之「禮」字，肅親王之「肅」字，順承郡王之「順承」字，克勒郡王之「克勒」字，……皆是也，(5)曰「諡號」，如同光兩朝以辦外交著名之和碩恭忠親王(俗稱之老六爺)，其「恭」字爲封號，「忠」字則爲諡號，又如末葉久握中樞之和碩慶密親王，其「慶」字爲封號，「密」字則爲諡號矣，上述五者之來源，有沿自宋明，有爲關東舊有，然又有在人關前後之臨時創興者，蓋此種來源，各有其經過歷史耳，茲分述之如下，滿洲文字，稱「君」曰「汗」(平聲)，稱「主子」曰「額真」，無「皇帝」之名詞，故關外與關內北京城之旗籍人，在今日尚有稱太祖，太宗，世祖，爲「汗王」，

或「汗王爺」，或「老汗王」，或「老太汗」者，即其明證，尤其是清語摘鈔，清文彙書，補彙，清文鑑……等，滿文字典，詞典，一類書籍中，對於「皇帝」二字，皆爲譯音，（卽以滿文字母中，與漢文皇帝二字同音者，翻切用之之謂）而不譯義也，因此種關係，故滿洲爵秩，自「太汗」以下，無王爵，無公爵，僅貝勒，貝子二級而已，貝勒，貝子，爲毡幄時代部長之爵號，部長之小者，曰「貝子」，僅領一旗之衆，滿語稱旗曰「固山」，（一作固斯，其固字，音姑），故貝子，必以固山二字冠之，蓋以固山爲部號也，部長之大者，曰「貝勒」，土地人民，皆較固山衆，故以「多羅」二字冠之，多羅者，即「部落主」，「部落長」之謂也，此爲以多羅爲部號者，衆部之長，必有領袖，此領袖所部之土地人民，亦必較多羅貝勒所部者衆，故又有「和碩貝勒」之爵號焉，和碩二字，譯漢爲「四方」之方字，即漢文「方面」「方伯」之意，簡言之，固山貝子，爲小部落之長，彷彿漢制古代之小國諸侯，多羅貝勒，爲大部落之長，彷彿大國諸侯，其和碩貝勒，即爲率

領某一方面，各路小諸侯，以專征伐之方伯也，此種論調，乃以性質言，非謂事實必如此耳，及至太宗崇德元年，仿採漢制，而親王郡王兩爵號，始出現，「和碩貝勒」之名詞，始於太祖高皇帝時代，且有定額，如會典事例載，「天命年間，立八和碩貝勒，共事議政，各置官屬，凡朝會燕饗，皆異其禮……」，又八旗事務本，管旗王貝勒門下篇載，「國初，高廟選近支和碩貝勒八人，共議政事，稱議政和碩貝勒，國語謂議曰和貝，卽和碩貝勒之簡稱，其餘不參預政事之多羅貝勒，稱散秩多羅貝勒，國語謂散秩曰蘇拉，卽閑員也，太宗朝設十王亭，封議政八和碩貝勒，爲和碩親王，又選散秩多羅貝勒二位，與議政事，封多羅郡王，迨清兵入關，定鼎燕京，十議政王，只餘八位，分領八旗，爲管旗議政王……」，上述之八議政和碩貝勒，卽京師俗稱之「議政八大家」，其管旗之八議政王，爲「鐵帽子八大家」，又曰「八大家押旗王」，（內府之旗人，及下五旗包衣人，則稱之曰「八大家老太王」），按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載，管旗之八大家，爲睿親

王（多爾袞），禮親王（代善），豫親王（多鐸），鄭親王（濟爾哈朗），肅親王（豪格），英親王（阿濟格），克勤郡王（岳託），順承郡王（名已忘之）等是，尤其是禮親王代善，在清史及旗籍人口中，往往稱之爲『大貝勒』，蓋即由議政和碩貝勒晉爵親王者，據上所述，可知清代之和碩親王，爲和碩貝勒所改，其多羅郡王，乃參與議政之多羅貝勒所晉封者，又因議政之關係，故親王郡王兩爵號之等級，列在貝勒貝子之上，而組成一古今罕見之滿漢合璧爵秩名稱，以上所述，爲清代親王，郡王，貝勒，貝子，之沿革，按滿洲舊制，貝子以下，已無封爵，崇德元年，定宗室封爵十四等，如宗人府事例曰，『崇德元年定，宗室以功加封者，自奉恩將軍，遞加一等，至和碩親王，親王有功，酌量賞給黃金白銀，其以過降封者，自和碩親王，遞降一等，至奉恩將軍，無可降，則爲閉散宗室，……』此爲清代創立宗室公爵及將軍世職之名稱，始於崇德元年之証，崇德元年所創之公爵，僅鎮國公輔國公二級，後因宗藩之封爵

，有因天潢近派而受封者，如內廷皇子，及皇帝伯叔，姪，孫，等是，有因王公建功，因推恩而封王公之子弟以爲酬者，亦有因個人軍功，而錫以公爵封號者，上述三者，出身資格不同，因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分別，『八分』（分音憤）者，即指議政八和碩貝勒言也，會典載，『天命間，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各置官屬，凡朝會燕饗，皆異其禮，錫賚必均及，是爲八分，天聰以後，宗室而有特恩封公，及親王餘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貝子，始準入八分，如有過降至公，仍不入八分，』又請封事例曰，『……：皇子肇封公爵，不論鎮國公，輔國公，皆一律照軍功例賞加八分，……：』按上述，『八分』二字，乃一種有參議國政資格之虛銜名詞，蓋有八分議政之名，而無議政之實權者，故八分之榮耀，不過在服色輿馬，准用紫色，府門之壯麗，門前儀仗之陳列，皆爲不入八分者之所無，尤其是俸銀祿米，亦較不入八分者多數倍焉，故人八分鎮國公，及八分輔國公，又稱奉恩鎮國公，奉恩輔國公，奉恩云者，即『加恩』之

意耳，今之掌故家，多謂清代之「八分」，即古代之「九錫」，此則似是而非焉，不過八分之限制，僅皇子封公，或軍功封公，始能得之，其特恩，及親王餘子封公者，則皆不入八分，即使此輩立有軍功，必俟晉至貝子，始給八分，是爲八分貝子，非八分公矣，簡言之，清代之八分公，非皇子初封，或親王遞降至八分公，或閑散宗室因軍功而封八分公者，其餘皆不能得之，又宗室世職將軍之一二三等之階級，則始自崇德三年，改正封爵次序時，其封號及謚號，則始自崇德元年，又於順治九年改正一次，禮部王公冊封追贈事例載，「崇德元年定，凡錫封親郡王之諸貝勒，向皆賜有國語勇號，著即以勇號爲封號，所有未鐫封號之冊寶，著由該管章京迅速報部改填，」又載，「凡未賜有勇號新封諸王，著傳知王等，無軍功王貝勒，永遠不給封號勇號，……」又會典事例載，「順治九年定，諸王授封，以素行爲封號，按上述，可知清史宗室王公表傳中，所謂「墨勒根王」之墨勒根三字，及「巴圖魯王」之巴圖魯三字，……等，皆順治八年以前之

親郡王封號，乃以軍功勇號作封號者，其漢文之封號，則爲順治九年所創始者，以此攷之，又可知其禮，鄭，肅……等王之封號，其亦爲順治九年所改正者歟，又宗室王公，在關外時代之謚號，無定制，因關外三陵之廟徽，曾於順治八年改尊，陵廟尙且如此，則王公之謚號無定制，可知矣，內閣事例載，「……諸王以下，及文武大臣謚法，均由大學士奏定，諸王以一字，貝勒以下及大臣，以二字爲謚，……」此例爲何年所定，雖不可知，然必爲入關後，尤其是順治九年以後所定者無疑，然康熙第二十三皇子，郡王品級「多羅誠貝勒」（允祁）則謚法僅一誠字，給謚之年，在順治九年以後，此則與內閣事例所載不符，因搜尋王公謚號材料，又獲讀一封號條例，即宗人府事例載之「乾隆十年定，貝勒以下，毋庸另給封號，……」據此，則在乾隆十年前，貝勒，貝子等，亦必有給封號者，惜參攷書不充足，不能求其究竟也。

第六節 立側額制

清代王公側室，有一定額制，今人讀此，必目

爲奇聞，蓋清代以馬上得天下，對於滿族臣下之教養，爲軍國教育制，故以皇帝萬乘之尊，及皇子以下諸王貝勒，皆編列旗籍，（清制，皇帝爲鑲黃旗滿洲，頭甲第一佐領第一戶，稱爲佐領上，其皇子諸王以下，則分隸於八旗之宗室佐領下，皆軍籍也，）因軍制之騎射技藝關係，以溺於女色爲大忌，故對皇族有立側之限制，非盡如末葉有納寵之自由者，立側之限制，分三期，第一期，自太祖大命元年，至乾隆六年，爲『限制額數期』，計『親玉，准立側室十人，世子，郡王，六人，長子，貝勒，貝子，五人，公，四人』，自乾隆七年，至光緒二十六年，爲『限制封號期』，計『親王，准立側室四人，世子，郡王，三人，長子，貝勒，二人，貝子，公，一人』，自光緒二十七年以後，爲『化除畛域期』，即因化除滿漢不結親之舊制，而取消立側之限制，按上述，第一期之准許立側額數，雖較第二期爲多，然事實上，則除准許之額數外，並無一人敢違而犯之，因當時之宗藩，皆親握軍符，列行伍，處處以軍法繩之也，至雍乾，則管旗王（鐵帽子八大

家）之兵柄盡謝，束身歸藩，以享昇平，因安逸日久，則限制額數之祖制，已無效力，高宗因制定以冊封爲限制之方法，如『冊封事例』載，『乾隆七年定，舊例，親王，妾媵十人，世子，郡王六人，長子，貝勒，貝子五人，鎮國公，輔國公四人，嗣後，除奉特旨，賞給王貝勒等側福晉側室外，其餘所有妾媵等親王，側福晉四人，世子，郡王三人，長子，貝勒二人，貝子，鎮國公，輔國公一人，冠服降嫡一等，必生有子女後，始准奏請授封，……』此種限制法，不在額數之多少，而以准封不准封爲定，簡言之，即在新定之額數內者，准爲側室請封，在額數外者，則不准請封，此種限制，雖不知效力若何，而在有清盛季，則爲極重要事，蓋與襲爵有關也，茲畧述如下，清制，（1）和碩親王嫡室，封『和碩福晉』，側室，封『和碩側福晉』，在側室額數以外者，曰『妾媵』，曰『別室』，曰『房內人』，此爲詔諭文牘上之稱呼，而本府內人及戚友，則稱之曰『側夫人』，妾媵，別室，房內人，側夫人，除生子襲王爵者外，

永久無授封之希望，僅於生有子女後，准服一品夫人制服而已，其側福晉，生子女後，則降嫡一等，准服郡王嫡福晉之服色，而受和碩側福晉之封號，（2）和碩世子嫡室，封『世子福晉』，側室，封『世子側福晉』，在側室額數以外者，亦曰『妾媵』，曰『別室』，曰『側夫人』，而無房內人，在未生有子女前，及生有子女後，皆不准授封，僅准服二品夫人制服而已，其側福晉，在生子女後，則降嫡一等，准服貝勒夫人之服色，而受世子側福晉之封號，（世子嫡福晉，服郡王嫡福晉服色，）（3）多羅郡王嫡室，……（與第2條和碩世子嫡室以下相同），（4）多羅長子嫡室，封『長子夫人』，多羅貝勒嫡室，封『貝勒夫人』，長子側室，封『長子側夫人』，貝勒側室，封『貝勒側夫人』，在側室額數以外者，亦曰妾媵，曰別室，而無側夫人之稱呼，長子妾媵，及貝勒妾媵，在未生子女前，及生子女後，亦皆不准授封，僅准服三品淑人服色而已，其長子側福晉，及貝勒側福晉，則在生有子女後，降嫡室一等，准服貝子夫人之服色，而受長子側夫人，貝

勒側夫人之封號，（5）固山貝子之嫡室，封『貝子夫人』，側室，封『貝子側夫人』，在側室額數以外者，僅曰別室，或妾，貝子之妾，在未生子女前，及生子女後，亦皆不准授封，僅准服四品恭人服色而已，其貝子側夫人，則在生有子女後，降嫡室一等，准服公夫人之服色，而受貝子側夫人之封號，（6）奉恩鎮國公輔國公之嫡室，封『奉恩公夫人』，或『賞加八分公夫人』，或『入八分公夫人』，側室，封『奉恩公側夫人』，奉恩公側夫人，在生有子女後，降嫡室一等，准服一品夫人服色，而受奉恩公夫人之封號，除側夫人外，不准立妾，（7）自不入八分鎮國公起，至不入等奉恩將軍止，僅准有嫡室一人，不准立側室，若私立之，雖生子女，亦不准受封，然若嫡室無子，以妾子襲爵者，不在此限，以上所述之七條，為清代限制宗室王公立側之畧狀，因有此種之限制，乃將王公之子弟，按嫡庶次序關係，分之為四等，計第一等，曰『嫡子』，即自親王以下，不列等奉恩將軍以上，嫡室所生之長子也，第二，曰『餘子』，即親王以下，三等奉恩將軍以上

，嫡室所生之次子，三子，四子……等諸子也（即嫡子之諸同母弟），第三，曰『側室子』，即親王以下，奉恩輔國公子以上之側福晉，側夫人，所生之諸子也（俗曰庶子），第四，曰『別室子』，即親王以下，貝子以上之妾媵，別室，房內人，所生之諸子也（俗曰別庶子），以上所述之四者，

於封爵時，以嫡子爲最優，餘子次之，側室子又次之，別室子更次之，因此遞降之關係，若奉恩公，不宜有別室子，而私生別室子者，或不入八分公以下，三等奉恩將軍以上，不宜有側室子，而私生側室子者，則不獨不封其母，即此等子弟，亦不給封爵，僅可稱之爲閒散宗室人而已，乾嘉道咸之際，人心尙古，此種限制，尙有特效，因關係子弟終身故也，咸同後，則效力漸失，已有不甘受束縛者，然此僅指一二者言，若大多數，則因同光後，生計日高，俸祿不足餬口，自願尙不暇，已無餘力立側室矣，立側之限制，除上述者外，尙有『不准補缺』之條例，如親王准立側室四人，若四人中，不幸有一人，或二人薨逝，則不准再請補封新側，此

爲高宗欽定者，如冊封事例載，『乾隆十二年，奉旨，親王側福晉四人，世子郡王三人，此即朕加恩所定新例也，嗣後，凡封授足數，中有身故者，不得再請封授，其奉特旨賞給者，不拘此例，其長子，貝勒，貝子，公等側室，亦如之，……』

第七節 考封之次序

清代因有立側額制關係，故封爵之種類，亦各異其名稱，大畧可別之爲『考封』『繼封』『分封』『襲封』『功封』『恩封』『改封』……數等，而以『考封』手續爲最繁，且最令研究清史者，莫名其妙，蓋考封雖按考試之成績而封爵，然所封爵之大小，則與嫡室，側室，別室之出身，有銜接關係也，考封之制，以滿文繙譯，馬射，步射，三門爲試課，此制定自康熙朝，清初無此制也，考封事例載，『康熙二十七年，議奏舊制，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之子，年十五，概予封爵，恐致視爲典故，罔知激勸，嗣後，應停止此例，俟年二十，辨有文藝騎射之優者，列名引見，請旨授封，惟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有薨逝者，即准一子襲爵，不俟歲滿，……』

：奉旨，依議，如人才超卓者，不拘年歲，准特予授封，……』，此爲考封之起始，考封之標準分二部，(1)曰「出身」，(2)曰「試課」，出身爲授封之起碼標準，如(1)『親王之子』，(甲)(親王嫡子)，親王嫡子，例應承襲其父之王爵，在其父未薨逝前，例應恩封和碩世子，若已年屆二十歲，尙未恩封和碩世子，則報名應考，及格後，所封之爵，以不入八分公爲起碼，(乙)(親王餘子)，應考及格，所封之爵，亦以不入八分公起碼，(丙)(親王側室子)，應考及格，所封之爵，以二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丁)(親王別室子)，以三等輔國將軍爲起碼，(2)『世子之子』，(甲)(世子嫡子)，應不入考，即恩封不入八分公，若年二十，尙未恩封，乃應考，以一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乙)(世子餘子)，應考及格，以一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丙)(世子側室子)，以三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丁)(世子別室子)，以三等奉國將軍爲起碼，(3)『郡王之子』，(甲)(郡王嫡子)，郡王嫡子，例應襲其父之王爵，在其父未薨逝以前，例應恩

封多羅長子，若年已屆二十歲，尙未恩封多羅長子，則與郡王餘子同考，以一等鎮國將軍起碼，(乙)(郡王餘子)，以一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丙)(郡王側室子)，以三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丁)(郡王別室子)，以三等奉國將軍爲起碼，(4)『長子之子』，(甲)(長子嫡子)，長子嫡子，例應恩封一等鎮國將軍，若及歲不封，則與長子餘子同考，以二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乙)(長子餘子)，以二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丙)(長子側室子)，以一等輔國將軍爲起碼，(丁)(長子別室子)，以奉恩將軍爲起碼，(5)『貝勒之子』，(甲)(貝勒嫡子)，貝勒嫡子，應於其父薨逝後，降襲貝勒，在未襲前，則與其父之餘子同考，以二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乙)(貝勒餘子)，以二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丙)(貝勒側室子)，以一等輔國將軍爲起碼，(丁)(貝勒別室子)，以奉恩將軍爲起碼，(6)『貝子之子』(甲)(貝子嫡子)，應於其父薨逝後，降襲奉恩鎮國公，在未襲前，則與其父之餘子同考，以三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乙)(

貝子餘子)，以三等鎮國將軍爲起碼，(丙)(貝子側室子)，以二等輔國將軍爲起碼，(丁)(貝子別室子)，以奉恩將軍爲起碼，(7)『鎮國公之子』，(甲)(鎮國公嫡子)，應降襲輔國公，在未襲前，則與餘子同考，以一等輔國將軍爲起碼，(乙)(鎮國公側室子)，以二等輔國將軍爲起碼，(8)『輔國公之子』，(甲)(輔國公嫡子)，例應仍襲其父之輔國公，在未襲前，則與餘子同考，以二等輔國將軍爲起碼，(乙)(輔國公餘子)，以一等奉國將軍爲起碼，(9)『不入八分鎮國公之子』，(甲)(嫡子)，應於其父逝世後，降襲不入八分輔國公，在未襲前，與餘子同考，以三等輔國將軍爲起碼，(乙)(餘子)，以三等輔國將軍爲起碼，(10)『不入八分輔國公之子』，(甲)(嫡子)，應於其父逝世後，降襲三等鎮國將軍，在未襲前，與餘子同考，以三等輔國將軍爲起碼，(乙)(餘子)，以三等輔國將軍爲起碼，(11)『一二三等鎮國將軍之子』，其嫡子，應降襲一二三等輔國將軍，在未襲前，則與餘子同考，皆以三等輔

國將軍爲起碼，(12)『一二三等輔國將軍之子』，其嫡子，應降襲一二三等奉國將軍，在未襲前，則與餘子同考，皆以三等奉國將軍爲起碼，(13)『一二三等奉國將軍之子』，其嫡子，應降襲一二三等奉恩將軍，在未襲前則與餘子同考，皆以不列等奉恩將軍爲起碼，(14)『不列等奉恩將軍之子』，(甲)(嫡子)，仍襲其父之不列等奉恩將軍，在未襲前，不入考，(乙)(餘子)，皆爲閑散宗人，無考封之權利也，以上所述考封，雖以出身之大小爲封爵之標準，然若考試時，成績不佳，則按此標準減等封之，其法，即將試卷與馬射步射分爲三場，每場皆優者，名曰『三優』，始按上述之標準起碼封之，若兩優一平者，則按起碼之標準，降一等封之，若一優兩平，或兩優一劣者，則按起碼降二等封之，若三平，或一優一平一劣者，則降三等封之，其餘，皆爲不及格，則此屆停止封爵，於下屆再投考，又若應降等者，而其起碼已無可降，則雖仍准其照例受封，而封後，則以『停俸』之處分懲罰之，上述之優，平，劣，三等，乃以每一試課言之，即繙

譯，分優平劣三等，其馬射，步射，亦各分優平劣三等，此種制度，爲乾隆十二年所定，（見會典事例）蓋在乾隆十二年以前，乃以繙譯馬射步射三課，混合而定優平劣之分數，如欽定宗人府考試事例載，『康熙二十七年定，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之子，年及二十，考優等者，照例應授封之爵封之，平等者，降一級，劣者，降二級……』此即三課混合而定分數者也，又上述『停俸』處分之例，其制始自乾隆十一年，如考試事例載，『乾隆十一年，奉旨，奉恩將軍已無等可降，若試不及格，應降等者，仍加恩照例授爲奉恩將軍，惟應降一等者，改爲停俸二年，應降二等者，停俸三年，應降三等，停俸四年，』此爲停俸處分之起始，然不久，又取消之，因當時宗室人，封奉恩將軍者，爲數已甚多，若再令其子於考試後，仍封奉恩將軍，則每年之奉恩將軍缺，必增加一倍，如此年年遞增，則凡宗室人，皆將軍矣，因洵和親王之請，凡奉恩將軍之子，應試及格後，改爲賞給虛銜，及餉銀，而不封爵，如考試事例載，『乾隆二十六年，奉上諭，嗣

後，奉恩將軍之嫡子嗣，考試授封時，暫賞給五品虛職，食原錢糧，俟應襲之奉恩將軍缺出，再准承襲，永遠爲例，欽此，』此制行後，頗有成效，然未幾，又不適用，蓋宗室子弟之應試，乃志在封爵，若應試而不封，則無人人場矣，因此自乾隆二十六年起，至三十九年止，每屆試期，皆無奉恩將軍之子弟應試者，高宗以徒擁空名，於事無益，乃停奉恩將軍子弟之考試，（原文見會典）然自此後，因無應試之例，致奉恩將軍輩中，多目不識丁，皆此時所造之因也，考封之例，本爲「子因父貴」之結果，故無論嫡出庶出，皆可分享其利，然於「繼子」，是否應考，則並無規定，因此自嘉道後，一般無入考資格者之子弟，多囑託本支大宗之王，貝勒，公……等，認爲繼子，於發生父子關係後，乃以繼父餘子之資格，報名入考，因是，在道咸時，應試之子弟，大半皆非自生之親子，咸豐五年，此風更甚，乃由宗人府奏請，『凡王公繼子，於及歲時，照例賞戴三品頂戴，不准入於年終考試，亦不准其應封，』此制一頒，冒考之風始頓泯。

第八節 繼封制度

上節所述之「繼子不入考」，乃指在名義上爲人繼子者言，即俗稱之「義子」，此節之繼封，則指承繼爲人嗣續者言也。清代對於八旗繼嗣制，限制甚嚴，而於宗親之繼嗣則更嚴，蓋八旗之繼嗣，僅有軍制關係，而此則與皇族之血統，名器，皆有關也，清代皇族繼嗣制度，按會典，會典事例……等書載，有以下數例，（一）「凡宗室覺羅繼嗣者，於族中視其遠近，按其輩分，闔族，及總族長，族長等同保，呈宗人府查明註冊，」上述乃指遠支閑散無爵宗室，及覺羅人言，又（二）「近派宗室，本支及學長等同保，呈報宗人府查明註冊，」此專指近支閑散無爵宗室言，又（三）「出繼後，生父無嗣者，則准撤回承祀，」此爲既出繼而又脫離者，又（四）「孤子，不准承繼，」此爲不准獨子兼祧兩房者，又（五）「王公繼子，由宗人府查明具奏，乃准行，或王公自行奏請亦可，」此爲王公繼嗣，必經奉旨批准之手續也，又（七）「覺羅過繼，則由子女之首領，佐領

，族長等，查明具保，由該管旗分都統，呈報宗人府註冊，……」（餘與宗室相同）「此爲覺羅人，專用之繼嗣法，因有上述之七條例，乃又創設「呈報添丁」，及「稽查幼子」之制度，簡言之，即監視宗室覺羅，生養子女者之漏報也，如宗人府冊籍事例載，「順治九年定，宗室覺羅，添生子女，遲誤不報，或報不以實者，族長首領重新治罪，……」又「康熙五十二年奏准，覺羅所生之子，設稽查覺羅幼子之員，咨送宗人府，惟宗室所生之子，各從本家咨送，恐有遺漏，嗣後，請照覺羅例，增設稽查宗室幼子之員，將宗室所生幼子，編查咨送……」，又「雍正七年定，宗室族長，覺羅首領，於稽查幼子造冊送宗人府者，一律發給佐領式之圖記一顆，」又「乾隆二十九年定，幼子入冊，每三月一次，每年共四次，」據上所述，可知清制於宗人添增子女之監督呈報，如何之嚴厲矣，因此，不獨於宗人支派繁衍戶籍有關，而與繼嗣手續上，亦有莫大關係也，蓋繼嗣，除關係血統外，其最重者，則爲封爵，故有以上各條例之設置，然事實上，清制宗人之繼嗣法，

不如前述七條之簡單，前述七條，僅可爲無爵秩之宗人，或微末爵秩之宗人，或遠支王公之繼嗣之規制，其近支王公，則因襲爵的關係，而分「詢繼」，「指繼」，「奏繼」，「報繼」四種，茲分述之如下。

(甲) (指繼)，『雍正八年，宗人府奉上諭，怡親王第三子弘嘏，朕指配富察氏，尙未婚娶，而弘嘏病故，富察氏聞信，即慟哭截髮，至王府懇求持服守制，彼時怡親王不允，富察氏於門外跪哭，以夜繼日，王始終未允，並未遣人與彼一語，王之意，以王子已故，不忍再誤富察氏之終身，乃富察氏，歸至母家，持服守節，二年以來，矢志靡他，今年吾弟薨逝，富察氏又至王門，悲慟銜哀，懇求服孝，從前之事，吾弟並未奏聞，今王之管事人員，以應否准其服孝奏請，朕始知之，遂降旨准伊服孝，令進王府，諭王妃，收以爲媳，富察氏，以幼年之女，能知大義，矢志柏舟，其情可憫，其行可嘉，弘嘏身後一應禮儀，俱照貝勒之例，著於弘嘏親姪內，以一人爲弘嘏之嗣，即襲封貝勒，令富察氏撫養，俾其無子而有子，以彰節女之厚報焉，

欽此，富察氏之繼子，乃因繼母守節，而蒙世宗指派爲嗣者，是爲「指繼」。

(二) 『乾隆三年，以弘瞻承繼果親王』，果親王，即康熙帝第十七皇子和碩果毅親王（允禮），世宗之弟也，弘瞻，爲乾隆帝第六皇子，此爲指派皇子出繼親叔爲嗣，而繼襲多羅果恭郡王者也。

(三) 『道光二十六年，以奕琮，繼惇恪親王爲嗣』，惇恪親王，即嘉慶第三皇子（綿愷），宣宗弟也，奕琮，爲道光第五皇子，俗稱老九爺者，此亦爲指派皇子出繼親叔爲嗣，而繼襲多羅惇郡王者也。

上述三例証，皆爲指派爲嗣，故皆名曰「指繼」，而所爵之嗣，雖亦皆曰「繼封」，然第(一)例，則曰「照襲繼封」，因弘嘏爲貝勒，其繼子仍爲貝勒，故曰「照襲」，其第(二)第(三)兩例，則爲「降襲繼封」，乃因所襲之爵，皆照其繼父之原爵，降一等耳。又如

(一) 『道光十七年，奉旨，以奕綰承嗣慶郡王綿懋』，(二) 『咸豐二年，奉旨，以奕劻繼綿悌

爲嗣，加恩賞給貝子，兼奉慶良郡王綿懿祀，（三）『咸豐四年，奉旨，以奕紀之子，宗室載中，繼隱

志郡王（文宗兄）爲嗣，更名載治』，（四）咸豐十年，奉旨，以惇親王次子載澹，繼瑞敏郡王爲嗣』

（五）『光緒三年，以奕棟之子載燿，改名載沛，承繼孚敬郡王爲嗣』，（六）『光緒三年，奉上諭，：

……懿旨，奉恩鎮國公奕詢，尙未過繼有人，著以奕根之子宗室載蕉，改名載澤，（即木葉之度支

部大臣澤公也），承繼爲嗣』，（七）『光緒四年，奉上諭，……懿旨，孚敬郡王之嗣子載沛，現在

瀕逝，著以奕瞻之子載楫，改名載樹，承繼孚敬郡王爲嗣』，上述七條，皆爲指繼爲人嗣者，惟第二

條，以一人而兼奉兩房，又因有違定制，乃繼一房爲嗣而兼奉另一房之祀，嗣祀之分別如何，則無

明文解釋，其第五第七兩條，則孚敬郡王一人，先後有二繼子，更爲清代特有之例外，又第四條之載

澹，即庚子禍首之端郡王，其所繼，本爲瑞敏郡王，故所襲之爵，亦應爲瑞郡王，非端郡王也，後因

「述旨」之誤，故以錯就錯，改瑞爲端，金少保息侯

之四朝佚聞，曾述其事，此可稱之爲「改襲繼封」，或「改號繼封」矣。

（乙）「詢繼」，詢繼，亦由清帝指繼，然事先，必由清帝遣人，詢討無嗣者之同意後，始能發表

，如同治七年諭，『朕欽奉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懿旨，前因鍾郡王薨逝，並無子嗣，當即諭令惇

親王，恭親王，醇郡王，孚郡王，往見鍾郡王福晉，問其於近支中，願以何人爲嗣，據實指出，以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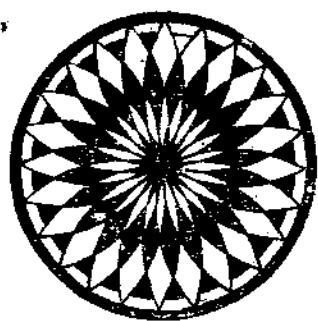
奏明辦理，本日，據惇親王，恭親王，醇郡王，孚郡王，面奏，鍾郡王福晉，請以恭親王之次子，不入八分鎮國公載澹，承繼等語，著照鍾郡王福晉所

請，將載澹給於鍾郡王爲嗣，載澹，著即照例承襲貝勒』，此即先討同意，而後指繼者，其所襲之爵，亦降其繼父一等，而爲「降繼襲封」者。

（丙）（奏繼），即先由繼父與繼子兩面，自行商妥後，而又奏請批准者也。

（丁）（報繼），即繼子與繼父方面，自商妥後，僅履行呈報宗人府註冊之手續，而毋庸奏請批准者也。

以上所述之(甲)指繼，(乙)詢繼，(丙)所專用，丙項，爲遠支王公所專用，其丁項，則爲奏繼，(丁)報繼，四項，甲乙二項，爲近支王公 普通皇族人所用之繼嗣手續。(未完)



盲左溯源

曲正

左傳一書，在中國史學上文學上都是頂重要的著作。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云：「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鑿而沃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他如揚雄稱其品藻，范寧稱其艷而富，劉勰亦云，「辭宗丘明」，古來對於文旨，或因家派所限，有所排斥，至於文辭之優美，殆無不稱贊。所以自劉歆推崇之後，左傳殆成一般讀書人必讀之書，而文章詩詞之中，所用春秋典故，漢之後，亦多采左氏之義，先出之公羊穀梁二傳，反相形見絀，不爲世人所知。可見這一部書，是有很大的傳統影響。而且春秋時

代的典籍，史實不明，則不足証詳，所以章實齋說：「四書文字，必讀春秋左傳，爲其知孔子之時事而後可得其所言之依據也。」又說：「孺子之於易書詩禮未必盡讀，讀而不識，識而不知所運用者，又比比也；左氏春秋稱述易書詩禮，無所不備，孺子讀經傳而不知所用，則分類而習其援經証傳之文辭，擴而充之，自能出入於經傳矣。」

近百年來，漸有言左傳爲僞書者，（詳見本刊李侗左傳眞僞之考証）然眞僞問題，尙在可疑可信之間，而左傳之傳統勢力，則爲顯著之事實。漢唐以來，研究左傳之學者，何止千百，著作尤無代無之，其重要可知，今將左傳學之研究者，及其大旨，撮爲一篇，庶可明瞭左學之源流，或亦讀者所樂

聞歟？

X X X X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中有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旨，爲其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司馬遷不知何所據而云，不過他既身爲太史公，也不能面壁虛構，必有所依據。按照他的意思，是說孔子先論所輯得於周室之史記，然後「約其辭文」以成春秋。而孔子又因爲刺激時事，當時不得直宣於文字，只能向弟子口述。左丘明恐怕諸弟子所傳各自不同，致失其實，遂又因孔子所輯的史料，具論其語而成左氏春秋。史記所述左氏春秋之起源，殆不過此。左丘明不是魯君子，自經瑞典高本漢先生之研究，恐爲不易之論，司馬遷所以稱之爲魯君子，大概是從孔子推衍而出。清今文學家劉逢祿之左氏春秋

考証，又謂左氏不傳春秋，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相似，皆各自成一家之言。劉氏論辯甚精，但是史記去古未遠，不應當把這麼大的題目弄錯，再說歷代都是把左傳解爲傳孔子之春秋的，爲了源流清楚，我們也只好把左傳緣起，歸於史記所說的一面，劉氏的論斷，只可暫置一邊，作爲參考吧。

左傳雖然可以有像史記所說的那樣來歷，可是漢代始終沒有確實的傳授，政府也不立於學官，也不設博士研究，寧非咄咄怪事？這一個罅隙，就是招致今文學家懷疑的一點。我現在述其源流，到此也只好空拋一筆，先從劉歆講起。

左傳埋沒了好幾百年，不得其傳，到了西漢之末，劉歆典校秘籍，才發現出來。他一看大悅，於是移書讓太常博士，責其不應謂左氏不傳春秋，今古文派的筆墨官司，就從此打起。

據班固漢書劉歆傳云：『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

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及歆親近，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乃移書讓之，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這一段敘述，足見左傳之再出現，經過了如許困難。而劉歆不惜得罪朝中重臣，提倡左學，其人未必如史傳之所不足取。且漢儒門戶之見甚深，博士授生徒，利祿在其中，此班孟堅早已言之，所以左傳之掙扎而出，其中紛爭，應作如斯解，道術之談，似尙在後。今文學家必執此以爲非難，無乃過甚！而且所謂左學不傳於西漢，乃是指官家博士而言，私人授受，亦未嘗絕。杜預春秋序疏引劉向別錄，敘述左傳之傳授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

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張蒼以後之傳授，據漢書儒林傳，則謂『漢興，張蒼賈誼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貫卿，卿子長卿授張禹，禹言之於蕭望之，望之荐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陳欽以授王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漢書雖然這樣把左學傳授敘述，今文家却不承認這種材料是真的。他們說，左傳既然有如許傳授，何以司馬遷作史記不列敘出來？本來司馬遷那樣看重國語，史記中所引春秋，又多左氏傳，怎麼會不提左學的傳授？至於許慎說文序上所說張蒼獻左氏春秋傳，都是劉歆以後的消息，其先却又爲甚無人提及？這種左傳之謎，若是沒有新的論據發見，很不容易弄得清楚。但是我們不妨暫且就着劉向別錄與漢書的材料列舉出來，如果後來有人的確能够證明左傳是劉歆偽造，那麼就把劉歆以前源流剔除，專看後半，也未嘗不可。所

以我在這裏只請讀者暫且承認左傳之源流。（這種辦法，雖然摸稜，但是學問之道，非同別事，武斷不得，胡適說：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証，正是爲學不苟之處。）

X X X X X

劉歆提倡左傳，煞費苦心，後人又以偽造歸之，所以他在左學源流中，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不可不特着一筆，另起一段文字敘述。

劉歆承其父業，典校秘書，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班固又刪其書，作漢書藝文志。藝文志論三傳之緣起云：『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與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見書，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班孟堅之述與太史公之述有別，史記謂孔子觀周室史記舊聞，漢書則改爲但觀魯史記。史記所謂不可以書見者，即指孔子口授七十弟子之言，不是左傳；漢書則謂春秋褒貶之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而不宣。可知司馬遷尙無指崇左傳必傳孔子之意，漢書此意則很顯明。班固既自云漢書藝文志係刪改劉歆七畧而成，則此種意思，大概也是來自劉歆。所以我們應當把劉歆看作表揚左傳學之第一人，其先雖然根據漢書所言有張蒼等人，但是語焉不詳，多滋疑竇，也只好看作是左學源流中的參考材料。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說，左傳之緣起如何，及其是否傳孔子之春秋，以及張蒼等人的傳授，我們都可暫時把問題放置一邊，只以左傳一部書有形的研究作爲材料，庶幾可以得一個上下一貫不紋的左學源流來。

左傳自經劉歆表揚，到了東漢，研究的人很多。左傳本來比較公羊穀梁二傳事詳文美，王莽之後又皆立於學官，所以在經學中占了相當地位。

東漢時代治左傳之學者，以鄭衆賈逵服虔等人

爲最著。鄭衆作春秋刪及春秋長義。春秋長義列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見徐彥公羊何氏解詁序疏。）賈逵作左氏傳解詁，及左氏長義，又列四十一條三十事，攻公羊之短，述左氏之長，（見後漢書賈逵傳）據後漢書賈逵傳，謂章帝建初

元年，詔逵使發明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之處，逵奏曰：『臣謹臚出左氏三十事尤著者，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綱紀，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於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

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仇。至光武皇帝奮獨見

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崇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

，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又五經家皆言顛頊代黃帝，而帝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奏上，章帝大悅，左傳學至此遂又大振。

馬融亦欲訓詁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二家的注，遂說鄭氏博而不精，賈氏精而不博，既精且博吾何加焉。結果只著三傳異同說。

其後靈帝時，服虔爲左學大師，作有春秋左氏傳解義。據說鄭玄也要注左傳，尙未成時，行與服虔遇宿過舍，他們先未相識，服虔在外車上同人說他注傳之意，鄭玄聽了，意見多與己同，遂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成服氏注。

左傳學，到了東漢，經過幾位大師注傳，基礎也就穩定了。

然而集左傳學之大成的，還不能不推晉代的杜預。左學自經杜氏，多發先儒所未言者。其春秋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

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禱杙，晉乘，魯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之，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或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漢書藝文志，本劉歆之故意，說左丘明爲魯史，孔子與之觀史記，不曾說丘明受經於孔子，這是

杜預與其先賢不同的一點。又其所說的左傳書法凡例，諸言凡者五十條，都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孔子又有變例新例，這也是左學先師所不曾說過的，孔穎達杜預春秋序疏上說：『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春秋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於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據此可知杜預的分析，是詳玩傳文而有所自得，無所承於先師。這是杜氏特異的一點。

總之杜預專據左傳以釋經，詳玩傳文，有所發明，其有功左學不小。所以孔穎達春秋正義序上說：『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而杜預自己

則說：『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浮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春秋經傳集解。』

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話也可以拿來批評杜氏春秋經傳集解。以學問研究，述其源流，杜氏一書，不能不算此中一部重要著作。然而他創通新義，以傳釋經，也就多生了枝節。因爲把左傳看作一部獨立史作，是一樣說法，把他看作是孔子春秋的傳——春秋的一件附屬品——又是一樣看法。一部獨立的史書，可以獨立評價，獨論是非，一件附屬品，必須與其主要品同

時評價，其是非也就是雙層的。所以我以爲杜氏一書雖然是左學中的傑作，他的發前人所未發，是其功績，同時也是他的缺點呢。

然而隋唐以後，經學日盛，杜氏的攀援方法也就得了勝利，北史儒林傳上說：『河朔左傳則服子慎，江左則杜元凱。隋經籍志則謂晉穀梁范寧，公羊何休，左氏服虔杜預俱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穀浸微，今殆無師說。』其勢力之日張，左傳之日見普遍化，恐怕都是杜氏援傳解經之力吧。

不過引傳文以解經，是自劉歆爲始，漢初治左傳學者，多半是專治傳之訓話，劉歆以傳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義理章句皆備，但是劉氏之書不傳，杜預春秋釋例雖引劉歆說經大義數十條，也是不能窺其全豹。後來杜預多所發明，始完成其事，故論以傳釋經，似仍歸杜氏爲是。

又南齊書陸澄傳云：『澄云左氏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據此可知賈逵兼釋左氏經傳，而服虔則但釋傳而不錄經。唯自杜預分經之年，與傳

之年相附，於是其式大變。今三傳皆經傳分年相附，即取其式也。是又杜氏左學之一貢獻。

漢人治三傳學者，都喜歡講條例，而左傳學尤其厲害。西漢有人名無書名，可置勿論；東漢時代，賈徵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見後漢書賈逵傳），鄭興有春秋條例（見後漢書本傳），鄭衆有春秋難記條例（見後漢書本傳），又有春秋左傳條例九卷（見隋書經籍志），鄭玄有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俱見隋書經籍志），顏容有春秋釋例十卷（見隋書經籍志），不過書雖不少，都已失傳，只見之於目錄。

至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或名之爲春秋釋例。

杜預的春秋釋例，是博采以前諸家之譜例，又加以已意而成。其書爲力可謂甚勤，當時摯虞已經稱贊過。晉書杜預傳中說：「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

傳，故亦孤行。」其書之宏富可知。

杜預春秋釋例，宏富自有目所共覩，然亦係總合之作，唐劉賡序其書，謂釋例之作，本乎舊章，非杜元凱獨斷而然，宋吳萊後序亦云：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向乾象曆，清孫星衍序亦云：晉書云參考衆家，是明其所本也。……杜此書原即根據其集解序所謂春秋書法有史官舊例，孔變例，新意，三種比合分類而論貫之，而又分論地名譜第曆數，以繫其書之末，杜氏自謂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爲部是也。此中消息，孔穎達解釋的最詳細明白：「春秋紀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較，則善惡不彰，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惟世族

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處最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於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杜氏春秋釋例，自明以來久佚，原自己不可考，清四庫全書本據永樂大典所載，又掇拾孔穎達正義及他書所載，合而增訂，畧分十五卷，以如其原有卷數。而杜氏真面目亦稍可見。

六朝至隋，經生多力爲義疏，自孔穎達之五經正義出，不但春秋公羊穀梁掩沒，即左傳之先師如賈逵服虔等人之傳注，也消聲匿跡，學者所讀，祇有杜氏之言。孔穎達左傳正義序云：「杜預集解，晉宋傳以至授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而炫爲翹楚。然規杜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非理淺近，奉勅刪定，據以爲本，以沈氏補焉，或申短見。……」杜氏集解已經成爲唯一的訓詁，其他是補正以匡不逮，孔穎達也是承杜預之集解，又參考各家義疏之異同，成其左傳正義，所以他也只可以算是左學中的杜派中堅。

孔穎達左傳正義固然有着獨佔的勢力，唯自天寶之末，啖助以春秋大師崛起，其學不專主三傳，又常揀別三傳之美惡，以己意彌縫其缺。其友人趙匡陸淳承之，遂開後人捨棄三傳獨究遺經之風。韓愈贈盧全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即指此也。宋代孫復劉敞諸儒，亦大張此風。王安石並疑及春秋本經，目爲斷爛朝報。所以自唐以降歷宋元明，言春秋者，少有專宗三傳篤守一家的人。即使有之，多傾向於公穀之專論大義，而不取左氏之鋪陳事實。質而言之，實非三傳任何一家所得範圍之也。

不過也有幾個人專論左傳的。蘇轍作春秋集解其自序，即言其不滿於孫復等人盡棄三傳之事。其書以左氏之事義爲主，左氏之說有不可通者，始取公穀啖助趙匡諸家之說以足之。

又宋張大亨作春秋通訓，本其師蘇軾之說而尊左氏。四庫全書總目云：「蘇轍雙溪集載大亨以春秋義問軾，軾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於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

，苛細繳繞，竟以何用！惟左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言，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求之。」與大亨自序亦合。蓋其學出於蘇氏，故議論宗旨亦近之。」

又宋陳傅良有左氏章旨，及春秋後傳。左氏章旨已佚，其春秋後傳有宋樓鑰一序，極推其春秋學云：「諸言左氏，或以爲非爲經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邱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旨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春秋，或曰後增益之，或曰從人依仿之，或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

又呂祖謙亦以左傳名於世。他著有春秋集解，（已佚）左傳類編，（已佚）左氏博議，左氏傳說，左氏傳續說。春秋集解現已不見其書，且既爲集解，似爲章句之學，便利初讀之處爲多，似無甚重要。左傳類編，顧名思義，當爲講條例的著作，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其分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義凡十九門，則其爲專門研究之著作可知，可惜

其書不存。左氏博議即今普通市上所見之東萊博議，爲諸生課試之作，以其辭辯而譁，所以幾乎成爲一般儒生必讀之書，惜其議論，無甚高明之處，徒見辯才，實無可取。惟其左氏傳說，則頗精美，就左傳所記以發揮其知人論世之識，雖不免迂儒之見，然亦迥非博議可比倖。書首有讀左規模一篇，示人以讀左傳之法，淹貫經史，不失通儒之見。此書大概是他的門人所作記錄，內中多保留講說時的語氣，所以親切有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體例主於隨文解義，故議論稍不如前說之闢大，然於傳文所載，闡發其蘊，並抉摘其疵，頗中其失。至於朝祭軍旅官制賦役諸大典，及晉楚興衰，列國向背之事機，詮釋尤爲明暢。蓋祖謙遠於史事，故研究傳文，窮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廢傳之高論。」左氏傳續說，則所以補左氏傳說之不足。

又宋魏了翁有春秋左傳要義。此書是他所輯九經要義的一種，節錄注疏之文以外，又於每條之前，各爲標題而系以先後次第，與諸經要義之體例完全一樣。舉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

被刪除，而於名物度數之間，則削繁舉要，本末有致。

又宋程公說有春秋分紀。這是把春秋左傳的事實分類，作為表譜，計有年表，世譜，名譜，周魯各國之曆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書等目。可見這是研究左傳的一部很好的參考書。四庫全書總目上說：『其分隸經傳，條理分明，敘述典瞻，所采諸儒之說，與公說所附序論，亦皆醇正。誠讀春秋者之總匯也。』劉光祖作公說墓誌，稱其尚有左氏終始，通例比事等書，是殆刻意於左氏之學者。明以來其書罕傳，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體例多與公說同，棟高非剽竊之人，知其亦未見也。』

又宋章冲作春秋左傳事類始末，後來多有人仿之作左傳紀事本末，左傳事緯，春秋事極駁雜，記憶不易，此等書籍，對於初學記憶春秋故事，大有幫助。

又宋林堯叟作春秋左傳句解，箋釋文句，雖無勝義，但淺顯易讀，便利初學不少。

唐宋之間，左傳學的研究，大致如上述。此後則以明初之趙汴為大家。趙汴有春秋集傳，春秋師

說，春秋屬辭，春秋金鎖匙，春秋左傳補注等書。趙汴治春秋左傳，以杜預為主，啖助趙匡及陳傅良為輔，間亦參用公穀之意。其左傳補注自序上說：『黃先生（澤）論春秋，以左丘明杜元凱為主，所謂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注中得之，而筆削微旨殊未能潛窺其罅隙，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陳止齋因之以考左傳，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杜元凱正是合得一邊。乃以陳合杜，舉經正史，以章旨附入左傳集解中。』其治左傳之手法，即此可以窺知。至於他對於左傳學的功績，錢謙益曾經說：『趙汴於春秋發明前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當為本朝儒林第一。』

唐宋以來治經者，多注重思考大義，不專守注疏，漢人家法，早已不見。但是左傳自經杜預集解之後，孔穎達又故張其意，學人讀之，每不能廢其義愆，於是又漸參校公穀二家之義理，趙汴之學，可見其趨向。其他上溯陳傅良呂祖謙程公說，潛移

默化，不無蛛絲馬跡，此又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中國學分漢宋，漢學重訓詁，宋學講義理，其精神自然不同。學術變化，往往如波流，漲退高落，相遞爲序，蓋窮則變，變則通也。宋明義理之學，終而走於空靈疏放之一途，篤學之士，當所不取，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既有見於時勢環境，迴思學術思想與世道相關之重大，遂毅然舉起反對當時空疏之積習，倡經學即理學之說，於是開後來讀經之風。要讀經必須有正確詳細的注疏，遂又開漢學訓詁之風。春秋爲經中要籍，尤爲學人所注意。顧氏以杜注時有闕失，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後皆不傳，於是博考古籍，作爲左傳杜解補正。此書推求文義，研究訓詁，卓然可讀，學人稱之。

清代考據之學，浙東浙西之外，別成一派者，則爲王夫之之學。王氏深於史學，著左傳稗疏。又有續左氏博議。續呂祖謙之東萊博議，然氏除論左氏所記人事之理亂得失，亦兼論左氏本書，其深微之致，當與呂氏不同。雖云續書，竊以爲遠在呂氏之上。

馬驥有左傳事緯，爲便利後學之要籍，分類纂事，又編列圖表譜例，實爲宏博之著作。氏尊左氏義例，以爲在公穀之上，與兼采公穀而治左學者大不同。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體例似程公說之春秋分紀，程書不傳，此書獨享盛名。此書譜表秩然，論述博洽，雖出發於左氏，然亦並論公穀以通春秋，故爲左傳學中之要籍。

此外惠士奇有左傳說，惠棟有左傳補注，沈彤有春秋左氏傳小疏。左傳說，以左傳所述之事爲主，兼采公穀之論以爲輔。左傳補注，則援引古訓，以補杜預之集辭。春秋左氏傳小疏，則專重考訂趙沂顧炎武以補杜解之失。而訓詁最佳，則似當推洪亮吉之春秋左傳解詁。其他如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詁，劉文洪之春秋左氏傳正義，亦皆各具所長，不復申論。

經學有今古文之分，此種畛域在漢代已經形成。而今古文所爭的中心，就是春秋經。春秋之中，以左傳爲古文，公穀爲今文。左專自經劉次表易之

後，也得立於學官，可是今文學家始終不服。這種論爭，本來擱置下來，到了清代中葉，才又展開了。清代今文學家之先進莊存與作春秋正辭，「刊在訓詁名物之末，專求其所謂微言大義者。」後來劉逢祿又作春秋公羊傳何氏釋例，「凡何氏（體）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通細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發明」（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又作左氏春秋考証，力言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傳，左氏春秋不是傳經的，而是與呂氏春秋，晏子春秋

相等的書，左氏傳一名，是劉歆偽創。此則本刊第十期左傳真偽之考證，已經說過，恕不詳言了。

繼劉氏有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適之春秋復始，都是攻擊左傳是偽書的，也就見於左傳真偽之考證一文，讀者可以參閱。雖然這都是攻擊左傳的議論，却不能不算作左傳的研究，所以不能不提。不過，如果把左傳看作一部獨立的書，不論究其作者問題，今文家的研究和攻擊，學者也就似乎不必寓目了。

新世說 (一)

一鳴

黨人崇爲國父之孫大砲。在南京就任總統。慶祝典禮。盡力鋪張。粵中有名無實之航空局。貢獻女童多人。扮作自由神。乘飛機遊行天半。而自由神多驚啼而病。下機即入醫院。女伶李雪芳亦偕一西人。乘機由香港來。於總統府上空繞行三匝。散佈總統萬歲傳單。復化裝作古美人。與女伶蘇州妹碧雲霞等所扮麻姑。乘汽車遊行市上。高歌萬歲。大砲樂極。即夕宴諸伶於府中。然吉語無靈。總統之夢。未逾一載即歸消沒矣。當時有人作竹枝云。「飛將軍即自由神。雪艷親王又化身。天下事原都是戲。戲中人看戲中人。夾道歡聲雜笑呼。况聞進爵有仙姝。憑他小試麻姑爪。搔着先生癢處無。」諷刺甚深。第二語尤刻。當時人民心目中之國父。固如是也。



論獨裁

張丞

一 導言

在十九世紀一百年之中，民主主義的進步，真是有一日千里之勢。到一八八〇年，除俄國以外歐洲各國差不多皆已實行憲政。如就一九一六年之統計言之，歐洲有共和國五，君憲國十四，專制君主國二；亞洲有共和國一，君憲國二，專制君主國五；非洲有共和國一，專制君主國二；美洲有共和國二十一。這五十四個國家中有共和國二十八，君憲國十七，專制君主國九。歐洲大戰以後，歐陸各國政體變動極大，就一九三四年的統計而言之，君憲國十四，共和國十八。總之在歐洲大戰告終之後，無論是改造的國家也好，新興的國家也好，大都是頗

佈憲法實行民主。綜計世界各國憲法，自一八〇〇年到現在，其數至少也在三百五十餘種左右。真是人類自有政史以來一個最盛的時代，此是稍有政治史觀念者所盡知道的。不幸戰後各國，無論是勝是敗，皆發生了經濟凋敝，社會不安的現象；又加之國際形勢，磨擦動盪，日甚一日，各國惶惶殆皆陷於恐怖的深淵中而不能自拔。於是獨裁主義者乃乘機而起，左派獨裁者則有俄國的共黨產；右派獨裁者則有意大利之法西斯，德國之納粹（Nazis）；其他如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土耳其，波斯，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愛沙尼亞……等等小國，亦曾先後採用程度不同，性質相異的獨裁制。不過這些小國的獨裁制，對於世界並無多大的影響

，我們姑且不論。然而俄，意，德，的獨裁制，我們不能不予以批判，並說明其意義，性質，發生之原因，以及其將來之趨勢，使一般人明瞭其是與非，而知所取捨或趨避也。

二獨裁之意義與性質

關於獨裁的定義甚多，然而求其完全適當則極少。列寧是左派獨裁之創始者，其獨裁之定義則謂：「獨裁者乃直接基於強力而蔑視一切法律之政體也。」如果列寧之言是對的，那麼則獨裁制實與專制政體無異，因為專制的政府，目中是沒有法律的，而其所賴者惟武力耳。

獨裁的本來性質，多是非法的；易言之，就是，獨裁制的成立不是出於合法的手段。獨裁制與民主制，其最大不同之點，即是在民主制下，公民對於政權人人皆有分；在獨裁制下，政權則僅歸於一人或一黨，而多數的人民則完全擯於政權之外。在獨裁制之下，公民與古代中世紀君主貴族之下的奴隸，農奴，則殊無甚差別，而其所差者，昔日的奴

隸，農奴，其地位乃是依法律的，而視之為當然的事實。現在的公民雖然法律上不謂之為奴隸農奴，而既不能享有參政權，則其公民的權利，所餘者為何？公民云乎哉！新式的奴隸而已。在獨裁制下，其握政權者，不論個人或是一黨，往往公然的宣稱其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於是既稱政治上之特權，則與民主制下所受法律限制之政權，當然不同了。政權不加限制者，其不流於威福擅專，生殺任意者則少。政權是刀也，「操刀必割」。由此我們可以益見民主制度，對於行政部的權力加以限制，其意義與獨裁制之不同，按照以上之分析，我們可知：「獨裁制者一種政體也，其政權係以強力取得並推翻舊日一切既成的權利，由一人或多人公開的有次序的行使其政權於全社會之上，除此一人或多人外，其餘的人民對於政權不得過問，政權之成立，亦不出於人民之同意或承認，」由這一點看起，取獨裁制與民主制兩相比較，孰是孰非，孰善孰惡，不待言而明矣。

我們欲真正明瞭其獨裁之性質，必須涉及其理

論方可，我們雖然不能將俄，德，意左右兩派的理論詳加討論，然而亦須言其梗概。俄國在共產政府成立之先，其理論早已成立，即所謂馬克思學說是也。馬克思的學說，乃針對十九世紀中葉立論，去今將有百年，現在的共產主義乃是本著此種已定的理論而建立其獨裁政權，並非是根據當前的事實與經驗。共產主義的人們，以為要打資本階級的政權，必須實行獨裁制度才好；獨裁制度可以表現出無產階級的真正精神，亦是建樹無產階級社會的一種方法。如有不贊成其主張者，即認為道德墮落，或被資本家收買，或殺或囚，或放逐，壓迫無所不至；一般學者至比之於宗教專制，可謂確切。蓋往者舊教教會常用嚴厲的手段以強制異教徒服從其所謂真正的信仰，其對於異教徒常備極嚴酷。不料現在的共產主義，乃沿襲此種狹隘忌刻的心理，以其主義為絕對的信仰，而不容人稍加批評；即是意德之法西斯主義亦是如此。尋其理論之來源，其立論之根據，半源於黑格爾，半源於尼采；亦有些學者謂是源於馬基弗立（Machiavelli）者，以其主張強權壓

制人民有相似之點。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所不同之點，在不若共產主義之注重理論。是摹仿古代羅馬之法西斯（Fascism）乃出於歷史上的偶然，並未基於政治哲學的。所以法西斯的儀式乃是羅馬的；而其理論則是基於十九世紀中葉，擁護主權壓迫人民的新國家主義。彼等以為公民均是構成國家的分子，故公民皆應服役於國家。一切行為最光榮的莫如從事戰爭；一切信仰最高尚的莫如崇拜領袖，凡持反對意見的人，其殺，囚，放逐亦與俄國相同。至於希特勒的政治哲學，則有些學者稱其是含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的一種雜碎，這並不是無原因的。我們試將國社黨的黨綱，加一探討，即可明瞭了。

獨裁政府的性質，是排斥異己壓迫自由的，決非民主主義國家所能想像到的，民主主義國家承認異黨的存在，尊重異黨的地位，政見不同儘可以攻詰辯難，而不能施行一種壓迫強制的手段，至於殺囚，放逐的行為，則更非其所敢嘗試的。所以民主精神發展較高，根蒂較深的國家，則少有由民主

而逆轉於獨裁之可能。這是人民沐浴於自由的空氣中，時期較爲長久，而不能容忍獨裁制度壓迫之故。如英國，美國，法國等是。今日施行獨裁制的國家，大概均是民主精神極不發達，民主制度最無根基的國家，方有此種不近人情的制度發生。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國是久以專制有名的國家，羅曼諾夫之「沙」，均是些專制的魔王。由「沙」的蹂躪一變而爲列寧的壓迫，其不自由，殆未甚於此時。德國經過鐵血宰相和俾士麥的長期的軍國訓練，人民的自由精神，當然亦難談到發達；所以革命之後，不容衛瑪爾的憲法，從容發育而長成，遽來希特勒的獨裁制。意大利這個國家，民主的根基亦是很淺，其餘那些較小的國家，試行議會政治期間更短，當然更不會有民主精神的原素了。

俄國自從共產政府成立以後，利用其G.P.U. 政策，大施其殺，囚，放逐的慘虐，造成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最黑暗的恐怖時代。最近俄國的清軍清黨之慘酷，尤令人耳不忍聞，這是什麼世界？而獨裁者本身的安全，也時時刻刻在危險之中，這豈不是害

人猶已乎？至於獨裁國家之對於智識階級，尤爲黑暗。意大利法西斯秉政以後，如議員馬特奧蒂（M. Matteotti）慘殺案發生以後，世界上爲之震驚。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馬特奧蒂在議會發表一篇不利於法西斯的演說後，微笑的對其友人說道：「——諸君今日可以爲我準備輓詞了」。果然至六月十日馬特奧蒂爲法西斯黨人所殺而瘞於羅馬市外的森林中。兇手定罪以後，不到兩個月就釋放了。斯市薩（Sforza）（是意大利的名士，曾充議員，駐外公使，外交部長，而其所著的「歐洲的獨裁制」，亦是很有聲於時，）等對於此慘殺案說：「政府直接間接應負責任」，乃於不久的同時，斯甫薩的別莊被焚，而克洛齊的圖書室則被劫。然而別莊則在北意，圖書室則在南意。竟在同夜間遭遇焚劫，關於此種事件，我們不待證明，可以知道是法西斯黨人的警告也。德國則驅逐大科學家愛因斯坦（Einstein）的出境，並且還有焚書的舉動。唉！不想千古而後的秦始皇竟在德國又出現，這真是可謂，「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了。然而愛因斯坦之言論。足以使我們所服膺的，他說：「獨裁

制者，乃使人人噤不敢聲，並使人人爲愚蒙者也。科學惟能於言論空氣中，始能倡盛」。獨裁制不但使人人噤不敢聲，且稍有不熱烈擁護的人，就是犯罪。所以意大利法西斯黨人有所謂：「冷寞者就是我們的仇敵」的口號。冷寞的尙不可能，反對的當然更不可能了。獨裁制下對於反對論的不能寬容，猶之舊教教會下對於異教的不能存在，無甚差別。所以民主制國家的人民所享有的言論與思想的自由，一遇到了獨裁制必遭其摧殘無餘。一般人以爲獨裁制行之既久，精神上已經統一，獨裁政府似乎可以放鬆其壓迫，而容許人民有些自由的餘地了。豈不知凡是不寬容有武斷的政府，一旦成立起來，必然防範異黨，壓迫反對其主張者，惶惶未有終日，這是惟恐其政權失墮也。所以雖精神上已經統一，彼等尙恐新反對論的產生，舊反對論的復活，爲求其安全永久的計劃，只有以劍拔弩張的加緊的，嚴密的，壓迫的防範爲得計。所以在獨裁制下，個人與社會的自由，完全推翻，自由人格的根基，完全剷除，不許人民有思想，不許人民有表現。自表面看起

來，似乎其自身有絕對的自信力，然而叩其實際，乃是最缺乏自信力的。設使其主張果是真理，則反對黨的主張，必爲無理，真理自能湮沒羣情，令人信念，敬仰，於是自然不須用壓迫力來使其順從的。反對黨既是爲無理的主張，一經公開的辯論，也可以不攻自倒，何須用強力而施以壓迫呢！所以獨裁制的政策，不能不採取壓迫者，正是因其自身未必合理，而反對黨未必無理也。獨裁制政府也曾自以爲對於人民已盡勸導的能事，無如人民不肯信服，所以終不免於壓迫。實則非其政策本不合理，即是其勸導未盡也。例如演說的發表講演以後，聽衆的不能瞭解，乃不去責演講的，而去責聽衆，此所謂祇知責人不知責己。「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這豈是共產黨與法西斯黨人所能瞭解的？人類的文明是產生於合作的程序，合作是爲理智與善意的結果。現在獨裁者拋棄了理智與善意，不願合作，只恃強力，公然的宣揚強力爲人生的正軌，國內受其威脅，國際苦其磨擦。強力既已行之於國中，人民只有服從而已。人民不能反抗，因其已無反抗的能力了。

，人民蠢然豕馴如羊，日見其萎靡無生氣。此乃獨裁制政府之所賜也。

獨裁政府的訓練人民，甚於監獄中之管理囚犯，監獄之中，命令必須徹底的遵行，個人的行動，必須嚴加限制。即令衛生設備，極爲完全。娛樂設備，應有盡有。然人民亦不願久居監獄之中也。

在民主制度下，政策的決定是出於討論，討論的方法是根據理智。然在獨裁制度下，既不許他人發表意見，自然也禁止他人討論。那麼在獨裁制度下，如何解決問題呢？既然不根據理智，只好決定於武斷了；武斷不但是違反民治的精神，並且違背科學的方法。可見獨裁制乃是由現代而逆轉到封建時代的制度，就是政權不建立於多數人民的同意，而祇決於君主或貴族的意旨。這是法國大革命起因，而十九世紀的民主運動，所以風靡一時也。且國家政策既不出於討論決定，更利用教育的政權，使全國的兒童青年均麻醉於一種固定的主義下，成爲一領袖或是一黨派的意志的工具。既然爲一種主義所束縛而不容越雷池一步，則研究與發明的

舉動，當然不會有進步的。多數青年的智慧，均是由此而消沉，而頹廢，德性也是由此而衰頹，進而言之，人類文化之不進步，人類生活之不完善，人間的黑暗，皆是由此而生。我們要明瞭，一切政權之正當基礎乃是理智的而非武力的。我們之所以反對獨裁制，就是因其破壞人民的理智與意識，而使人民之智慧道德江河日下而墮於最低之深淵。在民主制度下公共政策之完成，乃基於平民能力的貢獻。然而平民的自有的能力，則必遇到適當的政治制度方能發揮。所以政府的責任，不但是要爲被治者謀利益，且須領導人民發展其最善的人格。人格的發展，乃是根基於個人自發本能的結果。所以測驗政治之優劣，最好以其國民智德的優劣而定之。若在善良的政治制度下，國民的能力，自然可以使其智德達到一種最高尚的境地。若要國民的能力，一律同等，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將其各種程度，各種的能力，聯合起來而併用之，是爲立國的基礎。是以優良的政府，應獎勵其國民的自發力，聽從其自由的探討，批評，縱然有錯誤處，也是新的真理

發明的機緣，尤遠勝於獨裁制使人民噤不敢聲，由此我們敢斷言獨裁制度，決非是人間應有的現象。

三 獨裁發生的原因

歐戰以後，新興的國家，紛紛的都宣佈憲法成立議會，民主制的趨勢一時稱盛，為何一轉移間，獨裁制又先後崛起呢？我們要研究政治，必須洞澈的瞭解其來源。獨裁發生的原因，概括的說來，約有三種要點：

(一) 憲政根基的薄弱，民主原素缺乏。現在重要的獨裁制國家，如俄國德國在大戰以前的時候，自由精神，就不發達。意大利建國未久，憲政歷史尤淺，在過去羅馬的光榮，猶縈繞意大利人的魂夢中；所以其民主制樹立困難，而獨裁制的崛起為易。西班牙，土耳其，匈牙利，葡萄牙，波斯，波蘭，保加利亞等小國，民衆素日就缺乏憲政的經驗，裕哥斯拉維亞，羅馬尼亞，拉特維亞，愛沙尼亞等新興小國，其民主制的因素，更不待言。細於此者，必伸於彼，既不能維持議會政府，則當然要

擁護領袖。而走上獨裁制的路上去了。

(二) 國難的嚴重與經濟的危急。均是重大原因。現在獨裁制的國家，無論其為君主的也好，共產的也好，共和的也好，或是法西斯的也好，而其共同的要點，均是由於嚴重的國難與非常政局的原因。在歐洲大戰以前時，俄國的內政，腐敗已極，民衆的怨恨已深，既經過流血戰爭，皇室的基礎當然動搖，革命的掀天巨潮，當然洶湧而不可遏。於是共產主義者，利用此等機會，便很順利的成功，這便是俄國獨裁制所由來。意大利當在戰後，共產黨分子四出騷動，社會混亂，經濟凋敝，政府束手無策，人民痛苦不堪。莫索里尼洞澈民衆心理，乃率其黑衫隊，進軍羅馬，一舉成功，這便是意大利獨裁制所由來。德國因戰敗的屈辱，民氣憤悶，經濟危機，無法維持，國內混亂，於是希特勒便乘此混亂之際，握到政權，排除異己，這便是德國獨裁制所由來。其餘諸小國的獨裁制，也多是利用國難危機而起。無庸贅述。

(三) 戰爭結果與心理的關係。現在獨裁制的俄

國德國，均是歐戰戰敗的國家，其領袖也是身歷戎行的。大戰繼續了四年之久，死亡的人數至七百萬以上，在事實上，雖然是由各國外交家在凡爾賽離宮，簽訂告一結束，而其精神上的痛苦，至為重大，直至現在，亦尙受其影響。例如俄國慘敗以後，對於政府的信仰，久已失掉，又因士卒久在行伍中，度着艱苦悲慘的生活。故休戰以後，政局遂陷於混亂，於是列寧等便利用此輩軍人及小數的工農，而推翻帝制。意大利因卡波雷陶（Carporeto）兵敗的恥辱，必須恢復其國民自尊的觀念，豈易於忘掉，乃參加戰爭之初，希望極奢，迨大戰告終，所獲極少，大失所望，所以法西斯黨人利用此種心理，高唱着強國的高調，於是博得青年的擁戴。德國經過鐵血宰相俾士麥，長期的軍國訓練，所以其軍人自尊自信，以為天下莫敵。今則敗於協約國，凡爾賽條約，彼輩尤認為是奇恥大辱。於是希特勒利用此種時機，高唱恢復日耳曼民族的光榮，而博得國民同情。假設意大利所得戰利品甚多，而未嘗失望！凡爾賽條約早經修正，不使戰爭的責任，完全由德國

担負，則莫索里尼與希特勒能否有今日的成功，確是最太疑問。

就上述的原因觀察起來，則獨裁制的發生，也係是適應時勢的需要而產生的，反對獨裁制的一般學者，亦是多承認此點。例如巴塔格里亞（Oreste Forziade）對於獨裁，雖已嚴厲的批評，而亦稱之為「必要之兒」，認為是無罪的。由上面幾句話看起，獨裁制的產生，是適應時勢的產物，這種事實自難否認的。然而歐洲大戰以後，各國均遭受到政治上經濟上的危機，為甚麼德意等國必逆轉於獨裁以求渡過此種危機，而英法等國家，依然保持其民主制，而也渡過此種危機？又從什麼地方看出獨裁是適應時勢的產物呢？又安見其非用獨裁不可？在歐戰期內，英國內閣以D.O.R.A.為根據運用應付戰爭之大權，在英國政治上開一新紀元。法國虎總理克里蒙梭，也是大權在握，救法國於垂危。至一九二六年，法郎暴跌，經濟的危機異常嚴重，而得普蔭嘉萊（Poincaré）的老成謀國，卒能挽狂瀾於既倒。美國羅斯福第一次大總統時，其權力重大，簡直無異於戰

時的總統。至於戰後英國的聯合內閣，首相的權力也加重。比國的政局大抵也與此相同。這此情形，一般學者或稱之為內閣獨裁，或總統獨裁，然而事實上，這種論調是錯誤的，因為美，英，法，比等國家，其內閣與總統的產生，仍然是依照通常法律程序而產生，非是革命或「苦迭打」的利用強力而取得政權的。其大權是出於議會的授予，議會隨時可以收回，簡單點說，就是議會對於內閣之不信任投票權依然存在，而其制衡原則，也是仍然有效的。內閣與總統，雖然可以一時享有大權，而整個的民主機構，未嘗感受到妨害，人民的權利與自由，也不會感到任何種的壓迫。如由英法義比所走的途徑，也可以挽救非常時期的危機，又何必非用獨裁不可呢？這仍是由於德意等國，其國內民衆民主素養缺乏，致為一般梟雄所利用，依我的觀察，獨裁之實行，彷彿是戰爭時戒嚴，戰爭告終，即應當解除，危機時期既過，獨裁亦應消除，尊重民意恢復人民權利，不然，若將獨裁無限期的延長下去，則實不異戰爭告終而仍不宣佈解嚴也。

四今後獨裁的趨勢

關於獨裁今後的趨勢，依作者的觀察有下列五點：

1，獨裁的政權既是建樹在強力之上，當然是強力不消滅，則政權自然不會倒的。但就歷史上往事考察起來，凡強力處世者，皆不易持久，所以就其基礎而言之，獨裁制者亦不能持久，因為獨裁政府最容易激起民衆的公憤，民衆既動公憤，則自然不能不想法擺脫這種監獄的生活，既想擺脫這種監獄的生活，非起而革命不可，這種革命的思潮，是獨裁制必然激起的一種結果。

2，獨裁制並不是新的政治現象，在中外歷史上早已見到不少的事實。在過去的獨裁既是屢試屢敗，遭人類所唾棄，而現在的獨裁亦難能例外，不受人類所唾棄。

3，獨裁的領袖絕非是長生不老的動物，況且其左右潛伏的及可能的危險，又常防而不勝防。設令史丹林希特勒等輩和張伯倫羅斯福等，同落人壽

保險公司，則其被歡迎者，我相信將為張伯倫羅斯福，而非是史丹林希特勒也。君主可以世襲，總統內閣可以選舉，而又有整個的政治機構，屹然不動在其後。所以元首的存亡，關係並不甚重要。而獨裁制乃以全國的政治重心集在領袖一人的身上，獨裁者一旦死亡，誰能為之繼者？欲其不陷於混亂崩潰的局面，豈可得乎。獨裁制乃是一種恐怖的統治，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均是生在恐怖之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是佈着許多暗探與偵緝隊。因此統治者固然時時刻刻在自危之中，而被統治者，也有動輒得咎，生命不知何時之感。並且獨裁局面持久，則民智民德必愈趨墮落。養成一種卑怯的風氣，國民如此，其國家即不能持久不亡。試觀古代專制帝國的民族，今日成一種甚麼現象？獨裁者們，你

們又何必再種此種惡因呢？

4，就是有神聖的文武出世，英明絕世的英雄為領袖，我們也是不贊成獨裁的。為民族計，為人民的權利與自由計，莫若以確立制度為可恃；亦莫若在民主制度下可以多得到保障多得到發展的機會。

5，如果現代不重反於黑暗時代，如在五世紀野蠻民族的破壞羅馬的文明，則人類的將來，仍然必須走上自由民主制的大道。今日的獨裁的實行，我敢斷言，他不但不能持久的存在，實在是促進民主制的覺悟速率，而使其急求改善的方策。民主制度雖然也有不少的流弊，但是代民主而起者，決不是獨裁，所以在代替民主的制度，尚未發明之前，只有將民主加以改善。實是世界民族前途最光明的途徑。



從藝術上所見的中國文化

楊心如

(一) 中國畫注重內容(思想)表現

藝術是很難捉摸的，我們爲省事起見，先以繪畫作例，至少我們可以把他分爲兩種。一種是完全注重色采線條位置神氣的繪畫，就是專重畫面的畫。一種是畫中有寄托，有思想，有內容的繪畫。前者如近代西洋印象派的畫，畫兩個蘋果，幾粒豌豆，甚至於破布片子，洋鐵罐子，只要色采上調和，足以引起我們眼睛的美感，他們都可取作繪畫的材料。後者則如顧愷之的女箴圖，武梁石室壁畫，等等都是，一方須要相當畫面的美，可是還不够，必須裏面再含着深一層的意思。按着美學或藝術本身說起來，前者是繪畫的正規，後者無寧說是藝術的

別途。但是人類的意識，不是單純的，專注重畫面的繪畫，多數的不洽人意。所以印象派大師如賽尙(Cezanne)范高(Van Gogh)仍舊不受歡迎，大半在此。大抵西洋繪畫最講色采，線條，筆觸(brush)遠近法，透視學，靜物畫，肖像畫，風景畫在西洋是占着重要勢力的。反觀中國繪畫，分明是多半屬於後一派。女箴圖，功臣像這且不言，即如以王維爲祖的南宗繪畫，所寫山水，江山雪霽圖，歸去來圖，寒江獨釣圖，踏雪尋梅圖，看來同樣是山水畫，然而內中分明表現着一種隱逸的人生哲學，不與西洋山水之徒以表現峯巒樹木之勝者相同。就是中國的人物，花卉，翎毛，昆蟲，竹，石，也都有所寄託。中國古畫中所見的人物，不是高人，隱士，

漁翁，樵夫，就是美人，俠客。近代的國畫，也不會看見工人警察販夫走卒。而所繪服裝，不是道袍綸巾，草履芒鞋，就是雲鬢翠鬢，長袖飄帶。却不見什麼瓜皮帽禮帽長衫洋服皮鞋。人物的用具，不是筇杖古書，就是團扇古扇。洋裝書大皮包東洋車，却不見上場。而建築物，則不是板橋茅屋，就是古寺浮圖，洋房汽車之類，也不能入畫。

至於花卉，則不離牡丹梅菊芝蘭之屬，翎毛則不外鴛鴦白鶴之屬，昆蟲則不外蝴蝶知了秋娘之屬。牡丹取其富貴，竹取其清剛，梅菊取其秀逸，松竹梅稱歲寒三友，梅蘭竹菊又稱四君子。其他畫馬而不畫豬，畫石而不畫磚瓦，都是依據物的品質，取來與人比擬，其寓意在中國畫家視為絕不可少。甚且畫中寓意有欠分明，用題詩的方法點醒，畫蟹者，往往題曰「看爾橫行到幾時」，倪雲林論畫竹云：「余畫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皆是明證。

所以中國繪畫藝術是偏重內容的。不講透視學，人物是平面的，布局不大講究遠近法，大小遠近

不分明。然而我們看見一幅中國山水畫，立刻引起另一樣的美感，在畫面欣賞着筆力，神氣，骨子裏又融化在畫中所表現的隱逸清靜的境界，——疊巒叢林，古木茅屋，小橋流水，老者策杖，童子探首籬笆間，紅杏翠柳，東方人所理想之最高生活享受，就在這裏。這種空靈的藝術思想，仔細分析起來，却並不空洞，是有內容的。正如古人所說，隱者多是負痛使氣之人。

(二) 中國藝術態度是物我兩忘

中國繪畫不講透視學，不講遠近法，造成中國藝術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怎樣造成的？我們可以這樣來解釋。

我們看西洋畫，陰陽分明，人物如真有，中國畫却只描了一個輪廓，無論畫人物畫樹木，從來不畫影子。仇十洲所畫西廂記圖卷，人物大小遠近，毫不講究，名家如此，其他可知。

如果有人用看西洋畫的眼光，來欣賞中國藝術，指明他不講遠近法，批評他不講透視學，那就犯

了很大的根本錯誤。中國人是藝術的民族，西洋人是科學的民族，因此在中國非藝術的東西，也用藝術的眼光去看，在西洋不是科學的東西，也用科學的眼光去看。中國人有一種基本與西洋不同的傳統的藝術態度。西洋人把宇宙萬物，完全用客觀的態度來對付，中國人則把人與自然萬物混同一體。紅樓夢上賈寶玉說的「無我原非爾，從他不解伊」，就是代表着中國的普遍的藝術家的態度。因為持了旁觀者的態度，自以為立在客觀地位，所以人有影子，樹木也有影子，人面也成了立體。若是把自然同人的界限泯滅，物我兩忘，則所表現的不過是心中的一點境界，一切現在紙上平面的，也就等於立體的，遠近不分，也沒有關係。這種理論用畫來述說，有些不大容易明白。我們中國舊劇來說，就很容易了。中國舊劇常有「打背供」的動作，這時候演戲的角色，同看戲的觀眾，立刻打成一片，台上人同台下人混同起來，「打背供」是為戲劇批評家所非難，我們在這裏也沒有稱譽的意思，只是藉來說明中國人對於自然萬物的態度而已。

據說趙子昂畫馬，常臥在地下模仿馬的形狀。這似乎也有被藉來說明中國藝術態度的可能。趙子昂畫馬，先將本身變成馬，可見他是把自然與自我的界限打破。這是起於所謂移情作用。什麼叫移情作用？我們看見高山，不知不覺自己立刻彷彿成為山之一部，把山之高大威嚴分了來，立即把胸襟開展，自己也成為高大威嚴的了。又當我們看運動會賽跑的時候，看那賽跑的運動員到了最後幾週，幾個人爭先恐後，我們旁觀者，這時也往往翹首引頸，兩足代為用力，仿佛自己正在賽跑，忘記自己是旁觀者了。我們欣賞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往往發生這樣的移情作用。所以中國人對於自然界的物我兩忘的藝術態度，也可以說是移情作用。西洋人則是過或不及，因此呈露出另一種客觀的態度。

這種把小我溶化在宇宙大我之中的物我兩忘的藝術態度，是中國一切文化的出發點，正如西洋之一切都取着客觀的態度，物我分別得清清楚楚。西洋畫的理論，是比較容易了解的，中國畫的理論，如果不生在中國，不經過一番耳濡目染的修養階段

，大抵是不容易領略。所以不懂得這一種基本差異，是不配欣賞中國繪畫的。北京大學美學教授鄧以蠶的「藝術家的難關」，「此書早已絕版」，其中有一段分析中西繪畫之不同，我認爲是從來談國畫與談文化的人所未有的，今錄之以與上文互相參證。

鄧先生藝術家的難關中，中國繪畫之派別及其變遷一章有一段說：『中國山水畫與西洋風景畫，（Landscape Painting）在畫師與藝術方面皆有根本不同之點。西洋風景畫師，在臨畫之先，胸中一無所有，種種印象，都取自自然。顏色，距離，積量，都當作繪畫的要素。他胸中除了這些要素，就失了創作的憑藉。他心中，以爲除了這些要素，就無人看得懂。畢竟畫師本人沒有什麼內在的東西可以表現的。中國畫家則不然，夏士良批評趙大年的畫說：『惜乎不得遠遊，縱目曠觀名山巨川，以資其筆。』又曰：『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所謂行萬里路，縱目曠觀，並不是西洋畫師負了畫篋，滿載顏色與大大小小的刷子，走到山裏去描寫自然風景的語法。縱目曠觀，只是動目不動

手，在這時候，充分地將攝成片段的自然表面的浮動的神致。這種浮動的神趣，不待言是光的煽動了。所以名家的著論，如玉維的山水論，郭熙的山水訓等，無不以探求陰晦晴明之理爲主。至於所論構圖的布局，僅說到泉石林木，層樓疊障，當如何分配，決不理論自然中各種實在的部位，距離。顏色也不是山水畫的要素；他們覺得顏色本身在風景中無意義，因爲顏色的變化，在自然中全賴光之明晦以爲斷。顏色被明晦之光淡擾着，沒有多大的痕跡足供人類肉眼的辨明。所以山水畫只講究用墨。墨色之濃淡，僅够表現光的變化。層巒疊障，木石林泉，或爲春景的烟籠霧鎖，或被夏日的綠蓋陰沉，不分四季，總是被光包住着。畫師正不必撥光紗色帳來鑽進去，好像科學家遇事要追究根度的神氣，量量這個的距離，看看那個的顏色，西洋風景畫師，老實這樣辦法真大可不必，先只要縱目曠觀就够了，回頭動手畫的時候，就看你的骨法用筆的本領了。若要用顏色透視等法批評中國山水畫，那却是張冠李戴。』

鄧先生的意見和我們大致是相同的，而以「光的煽動」來立論，我們沒有他那樣內行，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只是分別中西繪畫的基本態度不同，則完全一致。可是他因此立論，說西洋畫師的法子，大可不必，因此分出個高下來，這又是我所不敢贊同的。我以爲這里只能談到態度的不同，不能談到優劣。西洋畫也有傑作，中國畫也有傑作，各有特長，是不能再加以優劣比較的。杜甫有其詩之美，陶淵明亦有其詩之美，必欲分別陶杜高下，何異乎美楊妃而醜西子，其論不可通也。鄧氏以畫論畫，我則就繪畫以探求文化，此相同之點也。

(三) 中國藝術貴含蓄

中國藝術，最忌諱劍拔弩張，暴露無餘，必須是剛健中見婀娜，方硬中見圓渾，才是上乘。書法最重藏鋒，畫法最忌刻模。凡有物趣而無天趣者不取，有不象之象者乃貴，具不到而到之意者爲上。所以刻劃工巧的北派，不如落筆無拘而意趣無窮之南派。宋人畫院之畫，界尺按畫，可謂工整，然而

總不如元人荒寒慘淡之境，投合中國藝人之眼。

中國音樂，以古琴洞簫爲高，夜半人靜，獨自鼓吹，或二三知音，促膝勾撥，餘音裊裊，意在弦外，所以爲高。至於管弦繁響，乃俗人之藝，不足登大雅之堂。其故，即在前者有弦外之音，含蓄不盡，有繞梁之致，餘味無窮，後者則徒振耳發聾也。

這種尊重含蓄的藝術觀，大概是從中國傳統的人生哲學來的。中國兩千多年來的人生哲學的兩字訣，是「中庸」。所謂中庸，就是不爲己甚，不過激，一切常常留有餘地步。這種刻骨的人生哲學，使得我們中國人看不起一切過激的事情，所以中國變法，自漢以降，沒有成功的，因爲那是驟變，過激，真正的中國人看不慣。就是衣着方面，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很少過分時髦裝束的。年紀大一點的婦人，中國人的氣分完備些，看了那些赤腿露臍膊的時髦衣裝，不會贊成，人家袖子短到肩頭，他還是持着中康態度，只在半臂之上。如果受了時代波浪的衝擊，不免漸爲所動，也只是慢慢改變，當我們在大街上看見中年婦人的長臂，下半截早已晒黑，但是

新衣與黑下臂之間，還留着幾寸太陽從前不曾照過的一段，這時候你同那些時髦少女的黑長臂比視一次，就可以了然前者是道地的中國人，後者是洋化了的中國人。這些細微地方，讀者諸君未必肯留意觀察；然而要認識一國的文化，則不能不在這些小地方注意。

這種文化上根本的不同，是沒有法子的。中國人的人生觀是中庸的，含蓄的。西洋人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暢達的。這一個基本的不同，使得中國人看一切文化都與西洋不同。前面說的字畫音樂是不用說了，此外如建築，西洋是壁立四面，室內以清亮光潔爲宜，中國則既少窗戶，又省門戶，彷彿怕有屋內秘密被人發見。西洋園庭，行徑縱橫，光滑明平，列樹如林，淺草如茵，令人有一覽而快之意境。中國園庭，則必處處山屏水帶，迴廊小亭，花木幽深，曲徑迂折。中國戲劇，表演不足言，論其歌唱，崑曲幽韻，是人所知，即俗如皮黃，必尊譚派，亦取其圓渾，非以聲大爲高。最後關於詩，含蓄而不流於淺薄，是中國人多少年讀詩之秘訣。嚴

滄浪論興趣，王漁洋重神韻，王靜安尊意境，都是把含蓄當作詩之主眼，以說明詩之應當不可草草。有回味之甘，這是中國欣賞詩的一種重要看法。梅聖俞說：「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正是這個道理。便是王漁洋，也常常取司空圖的「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和嚴滄浪的「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當作詩學三昧。有人說詩經「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對於詩經是否恰切，不能知道，而其代表中國尊重詩之含蓄一義，是可以看出來的。有人說「詩貴溫柔敦厚，賦貴婉約蘊藉，曲貴纏綿哀艷。」是不错的。

(四) 中國藝術貴空靈恬淡

中國書畫，以及詩詞，都有一個理想的境界，就是空靈。常見古人論詩，喜歡說「如不食人間煙火」，論畫則喜歡推崇逸品，贊歎必曰古淡，空靈，淡遠。觀畫不取其寫真，而貴其神似，氣色微茫，可離而不可即，有逸世獨立之概，方是上品。逸品之所以高，正因爲畫者必須先能胸襟廓然，淘瀉淨

盡，毫無渣滓，才能够空以生靈，化機在握，落筆點墨，逸韻無窮。中國繪畫裏面，以水墨爲上，這是王維山水訣開頭第一句就提了出來的。王麓台自題做大癡山水，也是重取氣而不重取色。正是因爲色相愈空，物態愈靈，墨色愈淡，畫的趣味也就愈高。主要的是在淡雅中欣賞圖畫的神氣。

詩歌之中，固然有好些濃郁的作品，以詩論詩，當然也是很高的，但是中國人却一向喜歡恬淡空靈的作品。杜甫的詩，是達到很高的境界，然而在中國一般人眼中，總覺得不如李白好。杜甫好是好，那只是人間之至境，李白則已爲詩中之仙。尤其是陶詩，那種恬淡之境，最是中國人所喜歡的。其他如王維孟浩然的詩，柳宗元的遊記，酈道元的水經注，都是透澈玲瓏，不可湊泊，以絢爛之致，而歸於平淡。有人說西洋是動的（active）中國是靜的（passive）這種空靈恬淡的藝術觀，正足以證明中國是靜的一句話不錯。空靈是恬淡之實，恬淡是空靈之本；空靈生於虛，恬淡生於靜，所以這種藝術觀，也是從中國之虛靜其心的人生態度出來的。

（五）中國藝術與自然萬象融合

前面曾經提過中國人的藝術態度是物我兩忘。這種觀念所產的作品，容易與自然融化，西洋人的藝術作品，往往顯出自然界以外的人造物，就像西洋近代建築，尤其顯著的是美國，房屋樓閣，高聳雲霄，到處都是。各地都市，例有雕像，卓爾而立，凝然不動。到處都是人力的表現。

中國藝術則迥乎不同。以中國的建築而言，凡各種宮殿，廊廟，常常畫些花紋鳥獸在上面，五色絢爛，使房屋與扁屋之外的山光雲木相應，總是使住房子的人，發生一種不會另跳出自然界的一種觀念。房屋外面，柱子用木頭，上面覆以瓦或茅草，使與自然界的樹木石片茅草，不生區別。而亭臺則四面八方，山水俱來，其意尤顯。杜甫詩云：「乾坤一草亭」，或即有所觸悟，亦不可知。又中國大建築，多富於曲線綴飾，如飛簷飛角之類，也存有與自然大化流行之意味。

以中國繪畫而言，則中國畫最多的是山水畫，

及以自然物爲題材之靜物畫。(西洋畫素重人物畫，山水畫近代始多，然而也都是以人物爲主的，以自然爲陪襯的，其重人輕物可知。靜物畫近代始有，以印象派爲濫觴，而印象派之繪畫，則是因爲他們畫師，看見東方畫，才興起來的)中國山水畫中，重巒疊嶂，烟雲繚繞，遠水近流，小橋人家，都具縈迴不盡之意，而人物在其中，不過是同樹木一樣的作點綴，毫無歧視之意。這樣一來，使創作者欣賞者，均忘其爲位於一定之觀點，所與畫境對立之人，只是隨畫境而漫遊，不知所止。中國畫又重形界，所以一切畫都用點線，間用墨潤，與西洋畫之以點線附屬於形界，大不相同。且西洋畫亦無中國所謂之潤墨。蓋點線墨潤都是最能超越形界而表示流行生動之畫境，使與自然萬象融化無礙的。

以中國音樂而言，中國音樂，沒有和聲，與自然之聲相近。(中國古樂，有好些是模仿自然聲音的，如平沙落雁，柳浪聞鶯，等等皆是)，中國音樂沒有和聲，自然原因複雜，然而中國人對於藝術向有與自然打成一片的心理，不能不算是一個重要的

理由。因此之故，和聲是中國人所不願想像。因爲和聲複雜，超過了自然聲音之上。中國人既存一切藝術必求以大自然爲法之心理，所以對於音樂，向有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喻。這種心理，未必是好的，甚至於可以說壞的方面更大些，但是也是沒奈何的。

(六)中國藝術以小媒介象大意義

有的事情，雖然不好，但是沒有法子。中國藝術，多半是用很少的媒介物象徵很多的意義，結果底子不深厚，氣魄不雄壯。但是小巧處也有可取。中國的字，不過寥寥幾筆，至於草書，尤其講究一筆數字，雖然寥寥幾筆，而書者的氣度，却完全可以顯露出來。顏之沉重厚實，柳之健壯雄拔，歐之方正不苟，趙之婀娜風流，一見其字，便知其人，可謂神乎其技矣。

中國畫家作畫，也常是不過寥寥數點水墨，但是表沉出無數層次的意境，蘭竹梅石，尤其顯著。所以中國畫家向有惜墨如金之語。唐畫分南北二

宗，南宗潑墨，北宗金碧，天寶中玄宗慕蜀道嘉陵江之勝，遣吳道玄去畫。及歸，帝問道玄索畫，道玄答曰：「臣未製粉本，僅默記之胸中耳。」後遂繪其風景於大同殿，寫嘉陵山水三百餘里，終日而就。同時李思訓也畫嘉陵江，累月始成。玄宗評之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旦之迹，並臻其妙。這是繪畫史上有名的掌故。玄宗雖然評為並臻其妙，但是北宗後來總不如南宗發達。看來中國人是不願作那種窮年累月的工作的，乘時之興，一揮而就，才是中國人的樂事。所以中國沒有像西洋那樣偉大用力的作品。

音樂上，中國也多半是短奏，沒有像西洋那樣的長篇巨製。歌劇中本來是須要長篇音樂的，而中國又夾以「道白」，沒有西洋那樣的純粹歌劇。

詩歌之中，中國尤少長篇大作。孔雀東南飛亦不及二千字，為中國唯一的長篇，且亦非詩中最好的作品，像西洋數萬行的長詩，中國連夢想也沒作到。至於絕句，寥寥二三十字，竟亦出神入化；甚至一韻之巧，謂之險韻，一字之奇，謂之詩眼，推

敲之工，亦令人驚歎。足見中國人走向藝術之路，是從小巧一面着手的。

中國雕刻，以佛像為最多。佛像為一有限之石身，而其象徵者，則為法力無邊的佛。佛像之圓滿豐偉，亦足以象徵一諸德俱全之神。故德人克賽陵在他的「一個哲學家的旅行日記」上，深致贊歎，又謂西人於中國文化所最不解者，亦即細巧中見深刻之一事。其論是否有當，那可就難於肯定了。

中國陶器，也於極小面積上，畫各種複雜精緻的花紋或人物花卉鳥獸之圖，亦大為西人所愛重。總而言之，「小中取巧」，是中國藝術上之特點。

中國的魄力不雄厚，自然對於文化也有影響。所以中國自有史以來，真正沈毅作事的人。總不如小中取巧的人多。中國常以萬里長城及運河工程自傲，以為中國是偉大的。殊不知那都是若干朝代的集成品，而且都是由君主以威勢逼迫出來的，正不足以表現中國人的偉大。像張獻忠那樣把四川人幾乎殺淨，實在不像個中國人辦的事。因為作惡也得有魄力。倒是上面所舉的幾條，從小巧上得些成功

，才是真正中國的文化。

(七) 中國藝術多爲自然流露

中國藝術家之創造藝術，向來是出於人格之自然流露，不像西洋藝術家之把人格附記於藝術媒介。西洋藝術家之創造藝術品，是先存了個想供給一般人欣賞的，中國藝術家則多半是自抒胸懷。不求聞達於世的。所以西洋藝術家常以藝術爲專門職業，中國藝術家只把藝術視爲餘事。故所得的結果，大相背反。中國是無所爲的藝術，西洋是有所爲的藝術。中國人作文，貴乎行其所不得行，止其所不得不止，（蘇東坡語）以適志自喻爲最高的目的，爲文學而文學，是其所不取，每以爲雕虫小技。中國文人爲文的態度，最重視的言志自喻，但是性情流露，進一步就不免想把自己的道載出，於是言志的態度，也往往產生了載道的文學。所以在這時載道與言志，就不容易弄清楚。就像陶淵明的詩，自己說是常著文章以自娛，然而內中却包含他的整個思想。所以說無所爲而有所爲，這是中國文人的

最高理想和態度。

中國畫家作畫，貴有泉石膏盲，煙霞痼癖，胸中邱壑，幽映迴繚，鬱鬱勃勃不可遏止，終而流於縑素之間，意誠不在畫者。（王肯堂論畫家語）如倪雲林所云自抒其胸中之逸氣是也。

音樂方面，則貴先有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樂不可以爲僞，否則不能成聲。俞伯牙若無鍾子期，情趣無以激發，則不能鼓琴。

所以中國藝術，只是爲了個人享受，至多不過同二三知音者享受，而不是以供給大眾欣賞爲目的。高人逸士所作書畫詩文，往往失傳，甚至著書而不具名，其故大半是這樣的吧？因爲中國人所重者，只是個人心靈之虛靜，自我生機之流暢，不重著外之迹象。

(八) 中國藝術多相通

中國藝術相通，所以藝術家多兼長數事，歷來稱書畫詩三絕的，大有人在。而在西洋則多半是專

精一業，既不以為多為貴，亦為事實上所難能。

中國藝術相通，最顯著的是書通於畫。唐六如謂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聖。王世貞謂畫石如飛白，木如籀，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故郭熙康棣之畫樹，文徵明之畫竹，溫日觀之畫葡萄，皆自草法中得來。所以中國字寫不好，而能畫畫好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董癸畫學鈎元上說：

『蓋畫即是書理，書即是畫法。……種種奇異不測之法，書家無所不有，然則得畫道可通書，得書道可通畫。異途而同歸，書畫無二。』其他如唐張彥遠作歷代名畫記也說：『昔張芝……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鈎戟利劍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以上均見豐子愷譯中國的繪畫思想一文所引）

中國詩畫，又相通契。蘇東坡謂味王摩詰之詩，詩中有畫；味王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這已經是人所知的名言。其他宋趙孟頫則直謂畫為無聲之詩，鄧椿則以畫為文之極。

詩文又通於音樂。中國詩最重韻律，姚姬傳說，詩文當以聲音証人。中國音樂素少純粹音樂，多以曲調為重。故又通於戲劇。戲劇亦詩文之類也，中國歌唱以聲記事，正是詩文之情。

中國建築往往題額掛聯，詩文音律圖畫建築，匯於一處，最為難得。西洋藝術亦多相通之處，然不如中國之周流互貫。中國藝術之所以比較西洋藝術更為互相通契，其中原因，自然在於藝術未能各自獨立發展，使各盡其致。然而中國人對於藝術向來視為人格之流露，人格既然不能分，其所流露而成的藝術，也就容易有互通之處。

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迥乎不同，就藝術上看，是再清楚沒有的了。西洋人有把藝術變為科學的傾向，而中國則是把人格變得藝術化。就中尤以根本對於藝術的態度不同最為重要，一個是有我的，

一個是無我的，前者是中國人的藝術，後者則為西洋人的藝術。有我則我為自然，宇宙即我，無我則只把萬物描寫。無我則重物，所以發明機器以統治

人類，有我則萬物皆所輕視。所以沒有科學。這正是中西文化根本的不同處。



一月大事

「自廿七年七月一日起至三十一日止」

經濟開發圓滑進行

【北京電話】第二次日華經濟協議會，於一日午後二時，在王克敏會長，平生副會長，朱深，王蔭泰，殷同，汪時瓊，湯和晉波各中日委員，秘書處關係者，特務部關係者出席之下，在府右街事務所樓上舉行，對協議會之根本原則，及其達成方法，由日華雙方各委員開誠布公協議，於午後三時半散會，由澤和秘書長對會議經過，發表如左之談話。

兩次協議會對本會之根本原則，及其達成之方法，各委員開誠布公會議之結果，對於（一）為收日華親善之實，日華首先共同努力農事之改良，使占華北居民之大部分農民之生活安定向上，同時將因此而增產之棉花及其他農業資源，作為日本工業之原料而輸出，其代價則輸入日本工業之生產品，以樹立日華經濟相互依存之關係，（二）為以同樣之目的，隨治水，交通，通信，港灣之修築，金融之改善，逐次開發地下埋藏之鐵等資源及其他，在

日本目下正根據本年三月通過議會之法律，設立資本三億五千萬元之華北開發股份公司（其中亦加算中國股本），統合調整煤，鐵，電力，石炭液化，鹽等及其利用事業等之基本產業，（三）對於右以外之產業，亦排除日華經濟的相尅，與同業者間因競爭而生之資本之浪費，且盡力實現日華合辦組織之兩者之資本，及經營上之提携，尙力謀第三國資本之誘入，反對第三國輸出之伸長，

已見意見一致，更根據右之趣旨議定，（一）中國法令，尤其產業法規之適當的改廢，（二）勸誘中國方資本及有力適當之經營者之參加，

經濟協議會尙設金融，工礦，農業，貿易四部會，以備今後具體的進行研究，新委任之協議會委員如左（委員）王蔭泰，（委員）朱深，（委員）晉波稱事。

法海軍佔領西沙島

【倫敦四日同盟社】關於法國佔領西沙島，路透社確認四日佔領之事實，所報如次，

英國政府關於西沙島之佔領，曾接到法國政府之正式通告，倫敦之法國官方亦確認此項佔據之事實。

【巴黎四日同盟社電】關於法國之佔據西沙島，四日政府當局非正式言明如次，

西沙島於十九世紀初頭，爲前安南王國所佔領，因之邇來歸安南王國領屬，最近安南政府爲謀西沙島海面之航海安全計，在該島建有恒久之燈台及氣象觀測所，少數安南籍警官担當保護之責。

中德關係惡劣

【紐約五日同盟社電】隨漢口會戰之迫切，各國對蔣政權之態度，漸呈微妙之轉變，五日香港合衆社電，關於以中國爲中心之德，英，法各國態度，報道如左，黨府方面亦認中德關係之實況之惡劣超過外觀之上，德籍軍事顧問之撤退，亦不過視爲附隨而起之結果而已，據香港外交界之觀測，聲稱「德國今後將更增強防共協定，示明對日接近之態度，英法兩國與之相對抗，將強化對蔣政權之援助，尤其強化財政之援助，又德國所以明確對日方針者，蓋使遠東之日本地位今後更爲增強，尤其使對俄形勢更加強化之故也，德國政府其方針可解釋爲不使目下已就歸途之陶德曼駐華大使歸任，亦不另委新大使之方針，一方面由德國來之軍需品因有已存之契約尚須履行，故仍在輸入，然數量逐漸減退，近

日內輸入可望完全停止。

滬租界恐怖團活躍

【上海七日同盟社電】維新政府方面，趁今晨恐怖團暴動勃發之機會，關於從來屢次隱忍之要人暗殺事件，在外交部之名義下，以公文書向公共租界理事長及法國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公文要旨 近來在上海，暗殺事件頻發，且因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之投擲炸彈，通行人之死傷者，不勝枚舉，暗殺事件之頻發，概爲本政府之關係者，據此點觀之，此種暗殺，實爲有組織之恐怖團體之所爲，然兩租界警察當局，不但不能防止此等事件，且連一名犯人亦未能逮捕，誠爲遺憾之至，希望公共租界理事長及法國總領事，對暗殺犯人及恐怖團體，嚴重彈壓，從速除去其根源，以防事件之再發。

【上海七日同盟社電】關於續發之上海抗日恐怖事件，日軍當局，憲兵隊及領事館警察，與工部局警察取得聯絡，嚴探犯人，已知在上海之國民黨等抗日恐怖團體，爲以下六團體，

- 一、藍衣社行動隊，
- 二、黃浦同學會懲奸團，
- 三、中央憲兵司令部特務隊，
- 四、上海青年抗日團，
- 五、上海別動隊，
- 六、血魂除奸團，

着手嚴重搜查，而此等六團體有相當鞏固之組織，團員總數似有三百二十名，對維新政府要人以及親日家之首，有（甲）三千元，（乙）一千元，（丙）五百元之懸賞，繼續在公共租界內潛伏暗中活躍云。

日政府明年度預算

【東京八日同盟社電】日政府之昭和十四年度（明年度）預算編成方針，在八日之閣議席上，業經決定，其大要如左。

當昭和十四年度預算編成之際，國家施設，專以遂行事變之目的爲目標，而集中此點，以謀軍方之需要充足，萬無遺憾，同時亦不可不留意維持後方之國民經濟，職此之故，鑒於財政經濟之現狀，較量物資勞務之需給，及輸入力之關係，且緊縮一般經費，政府自身努力消費節約之實踐等事項，最爲緊要，因此各省應顧全國家之全局，勿偏重所轄事務之立場，努力以左記之方針爲準繩。

- 一，各省新規經費之要求，若非實限於緊急不得已者，於可能範圍內，其金額限爲少額。
- 二，各省新規要求經費之財源於可能範圍內，由既定經費之節約內求之。
- 三，官吏定額之增加，原則上緩辦之，其不得已時，儘量由既定預算定員內調改之。
- 四，各種設施之不整備，不便利，凡能忍耐者，忍耐之，爲改善

現狀之積極施設所需要之經費新規列入，此際緩辦自不待言，且對於既定經費，亦於可能範圍內加以削減。

- 五，關於修理土木等所需要物資資金勞力等甚多之事業抑制新規經費之列入，同時關於既定經費，亦計劃徹底節約。
- 六，關於外國出差旅費，海外物資購入費等海外開支，除新規經費，既定經費特需要難以避免時之外，概不列入。
- 七，關於維持費，助成費及其他一般經費，再加檢討，努力節減及緩期。

英美竭力擴張海軍

【東京九日同盟社電】日海軍省茲當明年度預算編成之際，正進行對於蔣政權絕滅之萬全之措置，同時尤其重視最近英美諸海軍國之軍備方針，爲勿使在收獲事變所期之目的之日，埋首於事變之當然的結果，在第一線艦隊勢力中，發生落於英美之龐大新海軍之後之情勢，而銳意進行對處方策，如第七十三議會中之米內海相所言明，英美如強行新軍擴張，則不得已而施行所謂第三次補充計劃之一部修正，有將第四次補充計劃之額，亦列入於明年度預算，決定担任實質的軍備之確立根本方針之模樣，故合算事變中直接消耗部分之復活種目及其他當然明年海軍預算概算，料將打破八億圓，且英國之一九三八年度海軍預算，除去五億鎊之國防預算，已達一億二千萬鎊，又美國亦已達五億四千萬美元，據稱尙更考慮十一億美元之賓遜海軍擴張預算云。

兩大陣線展開衝突

【羅馬九日同盟社電】九日羅馬發行題為「法西斯蒂主義十五年間之大評議會活動」之法西斯蒂黨之報告書內，墨索里尼首相特致序文，強行主張弗朗哥軍勝利之歷史意義後，並披陳法西斯蒂政府之決意，所述如次。

在西班牙人民陣線軍雖有法俄兩國之援助，然弗朗哥將軍節節獲勝，惟此方係具有最大意義之歷史的事實，是即在共產主義的勢力，與具有不滅原則之勢力間之國際的對立現狀下，黑衫黨所作最初挑戰之意義，此又係含有反動的革命之共產主義之過去革命，與我等革命間之最初衝動也，此種衝突明日向全歐發展與否，固不容預斷，但法西斯主義決不恐懼，如決定世界大陸命運之大紛爭。

繼指柏林，東京，羅馬軸心之強韌性曰。

亞比西尼亞之征服，確立意國之外交政策，今日羅馬柏林軸心，與結合羅馬，柏林，東京之三帝國上，已確然樹立也。

德意兩國之連帶關係，迄至現在言，不需要正規之外交條約，其堅固有如是者。

最後墨索里尼氏言及意國之軍備強化，陳述云，全意國之生活，帶有軍事的性質，此種傾向，今後更將增大，且必須如此者。

意國國民為推行戰爭與和平之各任務起見，能隨時動員，是為可誇耀之點。

改革中國佛教戒律

【廈門十三日同盟社電】在充滿新生氣向之廈門，傾覆中國佛教四千年之傳統，而欲揚起一種宗教之烽火，其唱導者正為廈門治安維持會誕生之恩人張鳴也。

按從來中國佛教界，表面堅守佛陀之教義，自開教以來，即禁止食肉娶妻，張鳴對此向南普陀寺之僧侶曰，「中國佛教為何非墨守違反人間自然之理之戒律不可，日本之佛教，則允許食肉娶妻，與時代之進運共進，」最初未予傾耳之僧侶，亦終於對張鳴表示共鳴，而誓作宗教改革之先驅者。

回顧日本，七百年前真宗之親鸞上人，蒙受宗教界之猛烈迫害，樹立食肉娶妻之教義，明察現代佛教應進之道，現今雖有七百年之差，然於此時在中國佛教界中，復投革命之一彈矣，南普陀寺，有代理主事格斌等四十五名僧侶，一致團結，決於十六日祭祀觀世音菩薩成道典禮之際，發表改革僧侶舊習慣之歷史的宣言，當日開設肉食席宴，招待廈門市官民，按南普陀寺為中國有數之名刹，為華南佛教之一中心，故其違反永年之戒律之娶妻食肉之提唱，對全市佛教界似予以驚異之衝動也，南普陀寺之新運動不但主張娶妻食肉，其精神尙促進中國文教界之構成，及社會事業救濟事業等，提倡佛教應與時代共進，僧侶體得此主義，至全中國及南洋方面，作旅行宣傳，與中國本土有志之僧侶取連絡，以捲起一大宗教運動也。

俄滿邊境驟現緊張

【新京十四日加急電】十二日上午蘇俄遠東軍十名，不法突破滿洲東部國境，向南方約四十公里之國境線，向三公里餘之滿洲國領土越境侵入，佔據長池西方之張鼓峰，立即在該地開始軍事工作，一方面由該地東方在四面約四十名之俄兵構築掩兵壕，集結待機，且在北方斜而約三十名之俄兵施行天幕露營，又在該地東北約二十公里之香山洞（俄領）除集結多數之赤軍外，並在滿俄國境一帶增加國境警備兵之兵力，蘇俄各陣地間車馬往復極為頻繁，充滿緊張之空氣，被俄方不法佔據之張鼓峰，爲俯瞰雄基，圍門線，並將要塞地帶羅津灣收於一望之中，同時能展望蘇俄方面波塞特附近海軍根據地之滿俄東部方面之要地，似此係蘇俄方面將如此滿鮮軍事要地置於其壓制下，同時並以能隱匿本國軍事諸施設之目的而毅然施行之不法行爲也，由於嚴重國境全線之警備，該不法越境觀之，今次之越境佔據親自承認準備萬一而計劃施行者，業已大白。

【東京十六日同盟社電】關於在張鼓峯附近蘇俄兵士不法越境事件，日外務省已向莫斯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張鼓峰據蘇俄參謀本部發行之地圖，根據國境及理春界約之國境，（界約原文上明示由土字牌起，赴西北越過該峯，經哈沙湖之哈爾濱庫哈湖西），顯明爲滿洲國領，日陸軍認爲俄方若漠視日方所採取之外交手段，要求撤退不法越境時，事態將近一層重大化，故正嚴重監視

蘇俄之態度，在彈春張鼓峰蘇俄兵士不法越境及構築陣地事件，一般認爲係在留西可夫大將脫出事件後，莫斯科政府示唆對日滿態度，殊值注目，担當當地一帶國境警備重責之滿鮮兩防衛當局，已經滿洲國外務局向蘇俄政府提出於和平中解決該緊迫事應之唯一方法，續待喚起深切注意之結果，嚴重監視不法越境俄兵之動向，蘇俄若蹂躪日方紳士態度，敢然漠視國際公法，反復不法越境及構築挑戰陣地時，日方具有斷乎以武力將之排除於國境線外，堅固向滿洲國所主張之確保本然國境線邁進之重大決意云。

蘇俄在遠東大量增兵

【莫斯科十六日同盟社電】據合衆社莫斯科分社息，特別遠東軍總司令布留赫爾將軍被任命爲遠東戰線總司令官。又爲防備遠東事態惡化計，東部西伯利亞各地，軍隊陸續增加中，據稱每晚經西伯利亞鐵路，極其秘密中開到之部隊，爲數甚衆。

【新京十七日同盟社電】據可靠方面之情報稱，布留赫爾元帥雖從新被委任爲遠東方面軍司令官，但其屬下部隊則縮少，從來服從該元帥之命令系統之亞爾爾赤色艦隊，及中央軍管區航空兵團，均已從該方面軍屬下除外，右在實質上即表示減少布留赫爾元帥之勢力，頗可注目也。

處理長江英美問題

【東京十八日同盟社電】日前設立充作事變處理方策之中樞機構之五相會議，業經數次聚會討論，結果，對於一月十六日之聲明所表示之對華根本方針旨趣中，認為無何原則的改變，決以滅絕蔣介石爲目的，考究萬端之施策，今後主要根據此種方針，將各個具體之問題提出協議決定後，將移交各個機關而期其實行，截至今日之會議，對左載具體的問題之處理方針，已經決定，殊值重視。

一，關於英美僑民向南東及其他長江下游地方等日軍佔據區域歸還問題，願應各地實情，應以對此容許爲前提。

一，英國要求之長江航行自由之恢復問題，指不予以容許，一，又英國所要求之京滬鐵路調查問題暫亦不予以承認。因之現地當局自當依照此方針，而担当處置，似此將具體事項移交中央，依五相會議之方針決定之，殊值注意，今後將更形熾烈之外交上各問題，將成爲具體之檢討協議中心議題也。

滿俄邊境情勢日緊

（洋館坪二十日同盟社電）在緊張之利穆希山國境線，與蘇俄軍對之日滿蘇南部國境警備者方面，因豆滿江沿岸之滿鮮各地，位於蘇俄空軍最近距離之空襲圈內，故佈開水洩不通之戒備陣，以防由遠來蘇俄各空軍根據地之夜間飛來，十八日在事件當地，以及豆滿江沿岸之滿鮮領土，夜間偵察之飛機，似係由波塞多灣方面飛來之蘇俄水上飛機，又鄂春東方國境方面，自十七日以來，

亦有蘇俄軍用機再三飛來偵察滿領之事實，南部蘇俄國境警備軍全面顯示異狀之動態，又烟秋警備隊在十八日下午接到日滿防衛駐在當地者，表示斷乎決意之軍書後，十九日晨來極度緊張，即在嘉蘭欽國境監視所，以及南部國境線配備之蘇俄國境部隊，部隊間之往來，比之於昨日更爲頻繁，又在事件現地張鼓峰之蘇俄軍，增加兵力，積極施行構築陣地工作，又在山腹東南側更開始構築掩蔽壕，繼續擬始終固守張鼓峰陣地之態度云。

英法積極促進軍事提携

【巴黎二十一日同盟社電】關於二十八日之英法會議實質討論之內容，據確息，哈里代克斯英外長，及達拉第法總理，願萊法外長關於左列四項意見似見一致。

一，滋得田問題，關於捷克少數民族問題根據四月二十九日英法會議之結果，由側而援助解決懸案，另一面趁適當之機會與德國政府開始交涉，以謀徹底解決滋得田問題。

二，西班牙問題，英國政府於週爾情勢許可時，在可能之範圍內，迅速出頭調停西班牙問題，以澈底確立西歐政局之安定。

三，英意協定發効問題在法意兩國間關於調整國交之諒解成立以前，英國政府不使英意協定發生效力。

四，英法軍事提携問題，確認四月之英法協定，在一切部門均促進兩國軍事之提携。

解決滋得田問題

【柏林二十三日同盟社電】德國駐英大使德爾庫森氏二十二日向張伯倫首相提出目的爲解決滋得田問題之英法德意四國會議之議案，此項報道喚起各方面莫大反響，德國政府二十三日對此非正式否認，言明如下，德爾庫森大使於休假歸國之前，二十二日應邀晤見張伯倫首相，遍及英德兩國關係之全面，交換意見，席間德爾庫森大使就所謂「捷克政府全然無使滋得田方面要求滿足之意圖的報道，係由捷克流布而來者」之事實，喚起英國政府之注意，對此張伯倫首相回答「英國政府爲求問題之和平解決起見，有與捷克政府接近之準備」，至關於此點德爾庫森大使復經張伯倫首相作具體之提案及暗示之事實云云，殆全屬子虛。

【倫敦二十五日同盟社電】張伯倫總理，終於鞏固積極從事打開捷克問題局面之決意，似決定於捷克政府與滋得田黨之間，斡旋滿解決少數民族問題，區哈瓦斯通信社倫敦分社，據可靠方面之

情報，報告前商長朗西曼爵士即將充任英國代表而委任以調停工作之全權，其報道如左。

確聞英國政府已提示當捷克政府與滋得田黨之交涉不能妥協時，將派遣朗西曼爵士赴捷克調停相當滋得田問題之案，張伯倫總理，已將英國政府之調停案，各內示於柏林，巴黎，布拉古之三國政府，前者之英法會談席上，法方之意向，亦充分聽取而加以檢討矣。

【柏林二十五日同盟社電】英國政府委任朗西曼爵士爲代表令其担任調停捷克問題之報道，頗博得德國政界之好感，而考慮捷克問題之微妙的關係，採取慎重態度之各報之評論，亦比較謹慎，表明如左之見解，英法兩國政府目下正期待滋得田問題之急速解決，傾向捷克政府活動，英法兩國，尤以英國最近積極從事解決滋得田問題者，恐因了解所得對捷克政府加以強力之壓力，爲和平解決滋得田問題唯一手段之故也。

「以上錄自天津庸報」

時醫行

雨溪

吾聞古者置醫師。疾病疔瘍皆起之。醫師制廢醫事紊。漫無稽察人爭爲。嗟乎晚近風尤下。往往習習爲生涯。歧黃之術作利藪。誰重民命扶民危。下者術甚疎。殺人易如草。高者豈必精。自翊聲價好。昨日大府倒屣迎。聲價今年勝去年。借問聲價值何許。一病銀帑費百千。占道高軒疑顯達。贖人秘製擬神仙。可憐慈父與孝子。破產來求藥不死。不惜千金厚贈酬。但求一日沉疴起。豪門富室走家家。蓬華難教一駐車。罔利不殊私壟斷。揮金還自等泥沙。君不見東家病冀壺公至。百計經營急延致。銀燭燒殘待未來。麻衣已向床頭泣。



詩錄

聞富士山雪消有感

并序

芝叟

癸丑東渡。次年夏仲。偕日友數人。登富士。臻絕頂。雪積山巔。風寒澈骨。直如清季查勘國界，登長白峰頂。風景畧同。喜而賦詩一首。詩曰，「直上霄漢摘星斗。下瞰風雲雷霆走。羣山點點形如拳。茫茫大海淹青天。萬年古石千年雪。白頭不老老日月」。詩成，索書者踵至。友人宮崎民藏寅藏昆仲。及寺尾亨與榭野諸君子。皆贊賞不已。以爲空前之句。平民詩社同人舉觥相慶。極一時之盛。迄今思之。忽忽廿餘年矣。頃閱報載，富士積雪全消。聞之駭異。爰詠七絕八首以誌感。

峯高雪積幾滄桑。何事冰消大改常。其或山君好時樣。古妝脫去換新妝。

見說登高爭向前。雪光掩映插青天。山靈偶試還童術。昨日白頭今少年。

雪山世界本無多。每過扶桑爭看他。今日冰消雲散後。令人感想意如何。

五年作客寄瀛洲。曾見雪峰似白頭。敢說冰山真可靠。霎時如水付東流。

奇峰幾見稱嵒嵒。雪髮全無恨若何。想是天公喜年少。白頭一個也嫌多。

昔游富士說奇緣。積雪宛如長白巔。果使白頭終不老。惟天堪與許同年。

自從巴拿馬河開。寒暑不時煞費猜。向使冰洋融化

後。全球那見雪皚皚。

雪岩消盡莫驚人。地裂天崩事亦真。我愛造成新世界。一年四季盡如春。

曩有「曉日重陽節秋風故國城」之句

今重陽已近而故國依然新感連翩

復爲四詠

念希

秋風故國城。落日不勝情。已分心腸鐵。難禁氣味清。幾朝堆往事。一例着浮生。如此看雲物。淒淒覺太明。

秋風故國城。一意向繁榮。酒肆開新色。歌臺續舊聲。青紅山果市。黃白陌花營。到此停車客。銷金窟裏生。

秋風故國城。中有別離情。愛子留燕趙。高堂少弟兄。厚顏長奴僕。低首伺公卿。微罪何時得。容余棄冕行。

秋風故國城。遺蹟古文明。百畝侯居拓。千金估價爭。衣冠三代族。材器萬方名。不死君何得。名言憶晏嬰。

送楊將軍四首

渠園

老去空餘刀箭瘢。沙場奪槩萬人看。深宵踞座談兵事。崖角春星光斗寒。

月黑風驕馬不嘶。曾聞裏創戰燕支。只今八十強如鐵。想見輪臺破虜時。

鬚眉遙映天山雪。意氣孤飛海岱雲。六十年中談戰史。西征勦舊僅餘君。

一身是膽揚無敵。八十無家劇可哀。憔悴中原看鬢髮。忍教烽火漫天來。

螿蟹

仰放

泥草生涯命本微。無腸公子亦知幾。寒螿擁劍堪稱武。堅甲經霜易解圍。碧火溪邊人久待。黃花香裏肉初肥。眼前直道難行得。未必橫行可厚非。

秋砧

仰放

林外一泓水。清流若銀漢。遙望滄衣人。羣集盈彼岸。秋到拭清砧。千家仍舊貫。玉杵搗寒霜。隔鄰

耳鼓亂。傳音向晚多。月臨人未散。最怕客中聞。
聞之腸欲斷。猶是西風催。木葉落河畔。但知秋恨
長。那識秋光燦。暮暮急所敲。水枯石恐爛。聆此
哀怨聲。鄉遠徒興歎。

好古戒

仰放

古物不可好。僞多真夙少。贗鼎久貽譏。何須自紛
擾。識者眼愈高。作者技愈巧。賞鑑越半生。猶難
辨鱗爪。市賈饒利心。矯造誘鄉老。周鼎或殷盤。
代遠奚足考。飾紙肖其形。塗臘潤其表。問價稱萬
千。居奇若至寶。好者輾轉求。得之願始了。陳列
未終年。瑕瑜悉分曉。巨金去弗還。追尋人已杳。
孟浪殊自慚。事後徒悔惱。况此即可珍。世亂亦難
保。寄語好古家。不必資深討。

游三游洞

知儂

爲是尋幽謁後塵。蜀山盡處楚江濱。昔賢游躅苔階
碧。兩代題痕石壁新。洞口來帆今寂寂。龕頭滴溜
自頻頻。僧閑欸客情尤重。活火烹茶拾澗薪。

題後仕隱圖

知儂

紙上虛懸日月壺。後來依樣得葫蘆。風流兩世留鴻
跡。燕樹吳山人畫圖。

登煙台北山望海

辛菴

河流百派此朝宗。捧檄重停海上蹤。烟火山坳千戶
聚。波濤天際萬帆衝。魚鹽霸業夷吾策。帶礪雄圖
尙父封。猶覺層雲遮望眼。會須立馬最高峰。

感事

辛菴

慚愧中原百戰身。半生功業盡沉淪。臺城身世惟皈
佛。垓下頭顱險贈人。關岳祇能稱宿將。韓彭原不
是忠臣。遙知一片蛾眉月。照見將來過去因。

湘笛丈和我自壽詞賦此答謝二首

巢民

安巢巢父有丹丘。祝壽羣仙唱石州。伯玉行年六十
化。大椿修說八千秋。文章樹下垂垂老。飯顆山頭
步步愁。來往新詩稱絕調。如今二老亦風流。

驕陽偏到我生初。執熱探湯入世途。壯不如人何況老。才猶無命且安愚。養生待畜三年艾。化蟻難穿九曲珠。多謝故人偏愛我。麀龍寫入引年書。

來詞以陳麀龍

制軍八十壽紀念箋寫之

嫌三寸短。此身何止一毛輕。看世間休當作彈棊。心自平。

小聖樂

用元遺山原韻

巢民

詞附

平調滿江紅

六十二歲生日

巢民

依樣葫蘆。第二個居然畫成。堪自喜一頭未白。雙鬢猶青。路上人呼程不識。夢中自問作麼生。笑隨身長劍故依然。時一鳴。天下事。餘老兵。讀異書。猶眼明。任無限迷陽卻曲。我且行行。吾舌尙

雨霧雲開。看西湖西子。臨鏡愁多。暗彈珠淚。點點濕香羅。便到清涼世界。有誰賞薰風淑和。更莫說。是三秋叢桂。十里新荷。婆娑半闌堂裏。祝將軍戰勝。携酒相過。江山舞破。何處問烟波。一樣杭州舊恨。最難聽隔江悲歌。悵望極。誰來和予。一曲鳴梭。



待起樓撫談

乖父

雨淞

前日雨後峭寒，夜中有霧，晨起見馬路樹木，竟有霧淞，此物發現於中秋未屆，氣候尙暖之際，殊爲奇罕，蓋向必於冬季嚴寒時，始見之也，殆考科學書籍，始知是非霧淞而爲雨淞，按霧淞，古名「木冰」（見公羊傳），又名「木甲」（見漢書五行志），又名「樹稼」（見舊唐書讓皇帝憲傳），又名「樹介」（見唐書五行志），至在西洋名稱亦多，德國氣象學家葛路氏，謂霧淞爲六角形結晶合成，邊緣尖銳鋒利，故命名隱寓甲兵之意，與中國木甲之稱暗合，是固足爲主張中西學術同源者之一助證也，霧淞爲霧之本質，空氣濕度，達至百度，霧乃生成，而適氣溫降低，霧中細小水滴，尙未凝結，即遇樹枝

樹葉，凝着其上，乃成霧淞，至於雨淞一名，在我國尙罕見，當落雨時，地面溫度較低，而空中較高，空中水滴，一落地面，即凝成冰，值雨止時，附着樹木，立結爲淞，其形與霧淞頗少分別，不過霧淞成自霧，故水滴小，雨霧成自雨，故水滴大耳，然此二種，與嚴霜着樹之花，甚類似，固非格物專家不辨，惟瓊枝玉葉，一樣銀裝，皆足供人欣賞，惜戀衾遲起之人，或終世不得領畧耳。

汪芝衫詩

昔於孫師鄭詩史，及袁瞿園綠天香雪霧詩話中，得讀汪芝衫詩，已驚其詩才卓絕，足爲晚清騷壇翹楚，惜零縑片羽，僅足窺豹一斑，深以未得飽飫爲憾，適於友人邛上何君案頭，得睹汪詩全集，拜

讀之餘，乃覺心神俱豁，耳目雙清，集中首尾，幾於無篇不妙，茲略舉其尤，如秋望云，江月皓邊塞，夕陰生遠汀，僧至云，鳥聲墜地碎，雲影上花紅，湖上云，湖水濕人影，山光落櫓聲，春館即事云，茶烟初上樹，花影暗搖春，江樓云，霞侵波光濕，舟行人語搖，語瘦動而味隽永，其清新刻鏤，似在姚武功賈閻仙之間，至全首如閻思云，「明燈怨遙夜，寂寞思遠人，人阻道路長，一別三年春，君滯蠡溪源，妾怨龍潭沚，君淚附江流，可以達鄉里，妾淚附江流，茫茫化海水」，擬古人先生歌云，「昨日手弄盤古頂，一瞬天地忽至今，今夕何夕我孰我，皓月一椽秋一林，萬籟請息聽我吟」，尋隱者不值云，「一雲壓帽影，直到泉聲窮，茅屋訪今雨，山松響古風，少煙知徑絕，多洞識山聰，何處聞雞犬，隔溪來牧童」，懷江右同學云，「楚水吳山壓道周，日斜王桀獨登樓，十年東壁雞聲舞，一客南天雁影秋，桑梓白雲無恙在，關山黃葉動鄉愁，霜寒夜聽鳥啼月，忍說男兒尙壯遊」月夜云，「故國砧寒木葉初，江風吹月上碣廬，三更鼓角荒城遠，半枕星河

客夢疎，花馬壯心餘酩酊，白衣供奉老居諸，潮聲迸作離鴻怨，盼斷梁園一紙書」，再過屈子廟云，「大江夜半讀離騷，萬柳蕭森楚月高，遊子吳天帷幕遠，孤臣日落蠅蛄號，事都委命心猶鐵，天問無言首自搔，忠烈祠前一揮淚，發軔打鼓壯風濤」，大觀亭消寒宴集云，「何年闢此小蓬萊，百代澄仙韻府開，梅雪渡江春有脚，水雲落雁客登臺，寸心倚欄人千載，幾輩消寒酒一杯，怪底山僧今早起，袈裟迤邐待君來」，冬夜有懷從舅贊府云，「殘月銀弓挽一彎，疏星珠斗點斑斑，背琴腰劍人千里，夜鶴霜猿屋半間，短夢已飛天外去，長安可自日邊還，宦遊自昔難知己，莫等風塵老素顏」，又渡秀水河云，「九十春風半未過，南城門外冷遊多，漫天紅雪東風起，十里桃花渡秀河」，是又意態沉雄，音節高曠，彷彿王右丞李東川之遺音，無怪昔年沈南雅稱揚於京師，汪國垣表章於江左，良屬名下無虛，然而才人無命，千古同嗟，芝衫一生，固憔悴江關，落拓至死者也。

汪國垣

汪國垣爲撰光宣詩壇點將者，以是得名，其人著作不多見，民初滬上報章雜誌中偶見之，僅憶其有送友歸鷓鴣村二絕云，「江湖淪落幾詩魂，叔度汪洋待細論，遙憶章門風雨裏，紅衫青笠鷓鴣村，江郎罷賦歸銷魂，小別江南未足論，兩岸青山人獨往，淡雲微雨鷓鴣村」，似爲香弱一派，是固元微之贈雙文詩所謂，「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羅縵最宜人」者也，然以此才而月旦騷壇，固難怪點將錄之未能盡洽人意矣。

杜鵑異事

昔年負笈保陽第六中學校，校址寬敞，操場之旁，大樹百章，曲池四繞，風景至美，每逢春日，林中聲有杜鵑營巢，理化教師程君，家居山地，久與大自然接觸，且好學深思，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恒爲學生講述杜鵑生殖之異，蓋此鳥奇懶，僅止生卵，而不稍盡母職，一切孵養哺育之事，皆令他鳥

代之，據云，杜鵑鷓鴣鳥，每春產卵，即銜至雲雀等小鳥巢內，雲雀等鳥不特代爲孵養，即至鷓鴣日長，仍哺之不遺餘力，嘗聽己子啼飢，亦必先使鷓鴣盡飽，而終日覓食辛勞，或尙不足鷓鴣果腹，以雀小鷓鴣大，養子之身，巨於養父母數倍也，尤有異者，鷓鴣每踞枝啼喚，空中過往鳥類，必下而哺之，往還不倦，若忘己巢中之黃口，恒見十餘小雀，合力哺一鷓鴣，直至長成飛去，始罷其役，以故鄉村中人，造爲故事，謂雀類前生曾受杜鵑厚恩，故遺此子孫之債，生生世世，代爲乳哺云云，當時聞之，已覺奇異，未敢盡信，殆近閱美國某雜誌，有人實地考驗杜鵑生育真相，則事有尤奇者，生物學者強斯，曾以數年光陰，考查杜鵑，攝爲連續照片，公諸世人，據稱杜鵑不僅懶惰，且爲兇殺之罪犯，每一幼鷓生成，必害數雀之命，當杜鵑產卵之先，即伺於雲雀巢旁，伴雀生卵後，覓食他出，即潛近巢旁，銜出一雀卵食之，隨自產一卵於巢，以補其數，乃飛去不顧，迨雀孵卵成雛，鷓鴣生二日，目尙未開，兇性已發，即將巢中無論雀雛雀卵，盡以肩

背之力，擠諸巢外，老雀乃不恤己子之死，反以全力養殺子之仇，鵲爲雅物，常見於詩文之中，不謂殘酷若是，萬山啼血，或即殺雀之報，而雀之視仇爲子，更不解其何故，若非親親實地拍攝照片，直將疑爲齊東之語也。

筋斗

梨園武劇中，每有人翻覆跳躍，旋轉如輪，謂之翻筋斗，昔日武生，頗重此技，矯健者能翻至數十，今則風氣轉移，惟餘「筋斗虎」（武行龍套）於武劇中作照例之獻技而已，按明于慎行穀山隨筆云，齊梁以來，散樂有倒擲伎，疑卽翻筋斗也，翻筋

斗又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則筋斗亦稱金斗，又崔全欽教坊記云，漢武帝時，於天津橋設帳殿，三日，教坊一小兒筋斗絕倫，衣以彩繒，雜於內伎中，少頃緣長杆倒立，尋復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樂人皆呼萬歲，又張憲題黑神廟云，雄巫曬角神犀吼，翻脚躡躑起筋斗，又明張萱疑耀（書名）云，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脚翻上爲筋斗戲，則明將亦有此名，此義古字書俱無考，惟孫興吾韻會跟字注曰，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據此則筋斗金斗，並爲跟頭之誤矣。



附錄

山東省政府宣傳處講演錄……

……東方文化之根本檢討

李紹白

一，導言

吾國當今處境之艱險，實為古今中外未有之變局。一般皮相者流，徒歸咎於經濟落後，政治窳敗；未能推果尋因，認清國性民魂之喪失，為一切問題發生之根源。而國性民魂之喪失，又實由學術思想混淆，缺乏中心信仰，是非善惡均無確定觀點，意志不能統一，一切生活頓失常態，家，國，社會，自然離開軌道。倘不能從文化上甦生國性，興奮民魂，恐任何方策法制，均將失其效用。鄙人研究

文化，粗有所見，近更蒿目時艱，深恐共產邪說，擾亂東亞和平，與世界人類之安寧。用特搜求人生文化根本，提出要點數項，畧貢蕪蕘，藉供國人研討闡發云。

二，總論

中國近數十年，為適應生存，變法圖強，倡導新政，世界各種學說，浸灌所及，舉中國民族固有精神，優良美德，頓失其信力。所有生活狀況，以及政治制度，靡不爭相揣摩，擬仿而行之。以似致學術思想，喪失重心，新舊不能融合，各走極端，屢經改革，變亂迭乘，新施設不能建立，舊軌道日益陵替。馴至今日，人民生活，在精神物質兩方面

，愁苦貧困，直同地獄。吾人適逢此艱厄之會，既衡時事，不僅國家盛衰存亡所繫，實整個民族生死存亡之問題。以中國目前人人所感受聞見者，若於個人，家庭，社會各方面，細加審察，幾無一不表現極大病態，舉國上下，多陷於悲觀，煩悶，因循，苟且之中。良由人類生活，無信不立。近年知識份子，思想複雜，信向各殊，遂致多數人生無所依據，生活方式亦無適當準則。探本尋源，實由東西文化，矛盾衝突，遞相演變，致有今日凌亂之象。救濟之道，絕非籠統之守舊復古，及一味趨新摹仿所能有效。惟有本中國固有文化，重新闡發其特殊精神，提出「確定人生態度」，恢復民族信力，應用於倫常日用，實際生活，俾善惡邪正，有所區分。而社會是非輿論，亦可本此標準，造成風氣習尚。近中有識之士，提倡闡揚文化，防止邪說，以謀中華之復興，實為目前迫切扼要之舉。惟須將人生義與目的，確定觀點，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及一切美德，方有所附麗，雖不為高深玄遠，而通俗普遍，仍須賴知識份子，研討倡導

。值茲邪說披猖，人慾橫流之際，尤應端正人心，以資防制。且吾國多數人民，受固有文化之薰陶，久已養成種種美德。但流弊病態，亦復不少：以視西人，奮勉銳進，兩相比較，着着落後。凡我知識份子，均應積極負責，及時覺悟，內審諸己，外觀大勢，非另闢途徑，創造嶄新生命，實不足以復興。默察我國民族，浸潤於數千年禮教之中，近受邪說刺激，蓄有潛伏之勢力，而共同心理之希求，實操無上威權。况頻年憂患餘生之民衆，淬礪鍛鍊，倡導甚易。倘能順應民意，提出人生適當準則，表率實行，一新國人耳目，必能喚起人心，一致向前猛進，沛然之能禦。多難興邦，豈非千載一時之良機耶！茲因東方文化範圍甚廣，家，國，社會，均須連帶研究，並須探求原理原則之文化根本，庶可本末兼賅，體用一貫，謹將管見所及，分述如左：

三、東西洋文化不同之特點

東西洋文化，因發展人類天性之基點不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加以地理，歷史，風俗，習慣

，及物質生活環境關係之各異，遂形成兩方特殊之不同。故其結果：東方偏於發展道心一方面，西方偏於發展人心一方面。東方偏於惟心，西方偏於惟物。東方重家族，重精神，重禮讓，重保守，重道德，重藝術；西方重個人，重物質，重競爭，重創造，重法律，重科學。種種差異，難盡縷述，此不過舉其犖犖大端耳。

四，中國文化之內容與特質

中國民族精神，具有特殊性質，雖諸子學說，不能謂無相當之影響，然大體則爲儒釋道三教，孕育演變而成。緣三教同源：儒曰「貫一」，佛曰「歸一」，道曰「守一」。儒曰「存心養性」，佛曰「明心見性」，道曰「修心煉性」。儒曰「忠恕」，佛曰「慈悲」，道曰「感應」。儒曰「復禮」，佛曰「亦復如是」，道曰「復命」。三聖立教，以存心養性，明心見性，修心煉性，執中貫一，萬法歸一，抱元守一，爲標準，以忠恕，慈悲，感應爲功夫，以盡性知命，亦復如是，歸根復命，爲究竟。所以青牛西去，道

傳天竺。白馬東來，佛興震旦。孔孟之道，有資於老聃。周程之學，實本於希夷。柱下史官，華山道士，皆有益於儒。儒教吸收佛道之精神，而愈切實。尤以佛教闡發心性，條分縷析，絕對圓融，真理實不可磨滅，貢獻於東方精神文明者至大。而因果定律，更足爲利慾薰心者痛下針砭，俾得知所警惕。人生猶有向上一義在，亦可轉迷啟悟，止惡修善，實與社會風氣，不無裨益。不過因三聖所處之境各異，雖屬同源，而亦不能無相當之分野。佛教爲澈底惟心論者，對於人生及宇宙觀念，均認爲幻妄，苦空，無常，並追述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取絕慾主義，冀了脫生死，超證無生。其重心在出世見性成佛，獲得不生不滅，永恆不變之眞如。道家則在入世出世之間，而爲超世態度。對於人生，取禁欲主義，尙清靜無爲，修真養性，其目的在長生成仙。由此可見，佛道二教，一爲否認爲自然，一爲順應自然，皆爲宗教性質，而不適於正常之人生。况佛自頓教之失傳，末流多人於頑空。道自金丹之說興，末流多人於執象。流弊所至，以佛典爲

利祿之楷梯，借道書爲乞食之文憑。甚且曲解佛法，盲引衆盲，法門敗壞。傳授小道，妖言惑衆，害國亡家。於是人皆知其爲異端邪說，遂爲眞理大道之孽障，此釋道二教，近代在中國民族精神中，僅有少分潛力之存在，而大部分信仰，則仍歸於儒教也。原以儒教肯定現實人生，適與佛道二教相反，不講過去，不論未來，生順死安，純講現世，固不得目爲宗教。且取節慾主義，以心馭物，調制自然，即爲聖爲賢，亦僅圓滿爲人之職分而已。自堯舜以至孔子，具有一貫倫理中心之思想系統，關於人生及政治之原則，均早有詳盡完備之發明，如禮運大同，及大學八條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洵爲超時間空間之最高哲理。細加尋繹：中國人生哲學，在人心道心之間。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國政治，在人治法治之間。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彼西洋各哲學家，其造詣實未臻此深奧圓滿之境。所以彼邦人士游歷考察中國社會者，雖以敏銳之眼光，科學之方法，而竟不得其解，無以名之，遂

呼之爲謎。惜數千年來，國人未能接續演進，發揚光大，殊爲遺憾。然其流風餘韻，實爲一種特殊文明，具有特殊的精神力量。故過去每與異族相遇，輒被同化，而不爲異族所轉移。一般人只知中國幅圓之廣，人口之衆，而不知其所以蕃衍生息，以至今日者，皆由往昔聖哲文化倡導之所致也。

五、儒教之流弊及一般人對於儒教之誤解

儒教爲中國文化之中心，民族特殊精神所寄託，乃毫無疑義者。惜自秦漢而後，一誤於漢學之訓詁考證，失意以傳言，遂致有「註經經亡」之嘆。再誤於魏晉隋唐之清談詞章，鄙視禮法而淪於狂放，競尚辭藻而忽於實用。逐漸而詳於責人，忽於律己，只向治平上着力氣，而忘却從致知上用功夫，儒教眞諦，湮沒不彰。嗣因佛教，輸入中國，激盪啟發，宋儒漸重內心修養，明儒漸重實際人生，雖形上形下，門戶紛紜，然昌明儒教，實大有功於世道人心。降至近代，嬗衍遷變，非失之空疏，即流於破碎，絕少明體達用之通儒。所殘餘者，不過糟粕之

典籍文字，及士君子虛偽形式而已。反不若田野之愚夫愚婦，猶存此禮教風尚也。且儒教注重現實人生，遂多偏於人事，對於自然界物的研究，未免疏忽。加以惟一工具之禮樂佚失，愈無由顯現其體用。其極高明而道中庸態度，又非從身心性命體驗修養者，不易了解。於是一般淺嘗之士，竟誤認孔子尚調和持中，偏於消極，停滯，靜止，呆板，講循環，不澈底，當茲物質進化落後時代，遂以儒教為發展科學之梗，而橫施打擊，實皆由於誤解也。

六，闡發儒教之體用以融合東西文化

茲將儒教重新加以闡明，其宗旨既非佛敎出世之無生主義，亦非道家超世之長生主義，乃純講現世人的生活，前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也。綜其教理：曰「仁」，曰「中」，曰「孝」，曰「忠」，皆指體言，為人類天性發露，係一種心理狀態，本不可以言語形容。曰「仁義」，曰「中和」，曰「孝弟」，曰「忠恕」，即指體用合一言。體是主觀絕對的，用是客觀相對的，而體用一

貫，不能劃分，即係心物合一，由事事物物，表現其形上之精神。又大學有云：「日新又新」，易經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等語，是本其明德之體，即生機道源。生生不已，其用也亦隨時間空間，革新變化，向前演進不已。本新的，動的，進的觀點，闡揚儒教，在人事，應用人的生機，活潑暢發，完成人格。在物質，則創造進化，增進人類幸福。換言之，即採西方文化優點為工具，以期儒教之體用，闡發盡致，俾東西文化融合，以為宣揚東方文化之標的。庶矛盾衝突可以避免。人生態度可以確定。

七，由文化提出之人生目的與意義

人生目的，在精神快樂與物質幸福，二者不可偏廢，似應確定為快樂的幸福，較為允當。人生意義，應劃分人類仁愛天性，理智天性，衣食天性，三者須兼籌並顧。但宜本仁愛理智天性，向上發展，使共同樂利而不相害。其衣食天性，易流於利益慾望，宜以仁愛，理智，調護節制，以免衝突鬥爭

，慘禍無已。彼西洋功利主義之邊沁，無政府主義之克魯泡特金，共產主義之馬克思，皆本諸達爾文生存慾望，以衣食經濟利益為主，並不認人類絕對理性之存在，是完全人生意義不明，輕重顛倒。更將家，國，社會，三種不同之組織，均視爲謀利益之團體。根本一差，遂傾倚一方，愈趨愈遠。於是享受分配，階級鬥爭，種種問題，因之而生。政府與家庭，亦喪失存在根據。此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產生之由來也。

八，由人生目的意義提出之確定人生態度

- 一，人格化：是主觀絕對的。須尊德重道，知行合一。並須由內及外，推己及人。家，國，社會，皆分內事。吾國先哲之人格教育屬之。所謂仁的態度，悲憫精神是也。
- 二，合理化：是客觀相對的。義務權利，權衡適當。俾人人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近代西方之生產教育屬之。所謂義的態度，科學精神是也。

三，藝術化：藝術範圍甚廣，任擇一技一藝，學習日久，均可適合人的愛美觀念，與娛樂之心情，兼可陶冶品性，而免精神枯燥之弊。且勗勉安慰人生，與宗教及禮樂，具有同等功用。所謂自然的態度，審美精神是也。

以上人格化的人生觀，合理化的社會觀，藝術化的宇宙觀，以人格爲體，合理爲用。而體用合一，不可分離。復以藝術融合自然，調劑其間，藉達人生快樂幸福之目的。

九，由人生目的意義及其態度探求家國社會之組織基礎

東西洋政治之各殊，實由根據人類之天性不同，應糾正其錯誤，推定立國方針。吾國民族天性，允宜權衡輕重，勿使混淆。第一，仁愛天性，如孝，慈，情感，非有家庭不能培養。吾國版圖遼闊，團結散漫，尤應注重家族組織，養成倫理之道德人格，漸推至於國家社會，藉以抵制共黨打破家庭之

毒計。第二，理智天性，如正義，是非，非依國家不能維持，應本公理正義，鞏固國家基礎。凡政府人員，首先以禮讓之人格相尚，樸實廉介，表率羣倫。立法應根據人類性善，須人治法治並重，既非偏重防人爲惡之法治，更非專謀己國利益，強暴侵陵，致國家喪失根據，釀成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之企圖。第三，衣食天性，如物質經濟，非賴社會互助，不能滿足。宜本此原則，特別獎勵科學，提倡生產，使國民自由發展，以不抵觸立國精神，而酌採社會諸家學說，制定經濟政策，調劑勞資間一切不平。此家，國，社會，三者各有特殊功用，及其實質。實與社會學家均認爲謀利益之團體，根本不同也。

十，應由知識分子從事修養負責倡導風氣
改善習俗

夫提持人生向上，應先從知識分子做起，從事修養。克己復禮，踐形盡性，方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又西洋物質進化，形成資本家之壟斷。中國

精神文明，養成士君子之寄生。畸形發展，均爲當世所詬病。茲值非常之變局，而欲更新一切，凡知識分子，應各自奮勉，內則存理遏欲，外則勤勞儉約，爲社會中堅領導，造成良善風氣。其修養方法如下：

一，人人須有自我的省悟：對於個人身心，省察愈密，過失愈多，而克治亦愈嚴。再對見聞之一切事物，隨時取懷疑態度，探求真理。久之自必知行合一，豁然貫通。

二，人人須有自我的修正：須時時覺察，如個人氣質，習慣，及應事，接物，發現過失，則立刻改正，日新月異，庶可改過遷善，日趨高明。

三，人人須有自我的統治：修正之後，繼以存養，存養工夫愈熟，愈能統治身心，並隨時在事物上磨練，智仁勇三德，即由此表現。聖狂賢愚之分，純視自治如何以爲斷。所謂自治治人，自覺覺他，實整個人克己修養而來也。

十一，結論

中國民族，值此人心陷溺，國際險惡之際，深恐禍亂相尋，人民淪於禽獸，神州爲之陸沉；亟應本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確定是非善惡之準則。敦人生政治及社會風氣，創造一貫之途徑，以端信向而正人心。並詳察吾國風土習俗，及實際生活之需要，參攷現代諸家學說，斟酌損益。務期從根本上「新民」，以復興國家，庶乎真正之全民政治，可以實現。將見四萬萬人格化，合理化之

人民，進而與友邦相接觸，自然親仁善隣，蔚成共同之樂利，享受和平之幸福。

試環顧歐西，因學說偏謬，畸形發展，頓現矛盾狀態。物質愈進，精神愈苦。所有生活狀況及政治成規，殆瀕於破壞。由此可見東方文化，不僅可以救濟中國；即救濟世界人類，亦將惟東方文化是賴。是在東方人不可不先自尊重，切實奉行。即西洋各國哲人志士，亦應具遠大之眼光，清晰之頭腦，注重人類幸福，共同闡揚東方文化，庶世界之大同，將由此肇其基礎矣。



歌舞江山

劉雲若

第十二回 情場作戰場斬關直入 失馬翻得馬比翼難飛

話說呂將軍自從梁保粹郭譽天楊汝璉三人，用奇法選將以後，就下令派江漢生爲警察廳長，胡楚天爲衛隊旅長，楊汝璉不久官復原職，並且因人設職，特添了個軍官訓練處，委他作長官，以爲酬庸，至於那曾經試驗出心懷反測的旅長郎大化，自然藉題免職，另派他人繼任，經過這一着改革，呂將軍以爲翊衛盡屬忠良，僉王都已黜退，自覺從此高枕無憂，江山更加穩固，却不知已經引狼入室，與虎同眠，危險更不堪言狀，那少帥呂克成，見胡楚天忽然越級高陞，負起拱衛帥轅之責，想自己曾污辱他的家人，結仇非淺，心中也覺不安，但是他自己胡作

非爲的事，既不敢直告呂帥，又想到胡楚天爲人耿直，不會陰謀，現在經呂帥以恩相結，或者他爲着前程，能將舊憾忘却，因此也就不加防備，其實呂克成那裏知道，胡楚天性情爽直，不會陰險，但被逼到極處，懦夫也會變成兇橫，直人也會變成陰毒，俗語說，老虎吃人，並不可怕，綿羊咬人，才真是危險呢，且說呂克成天性好色，却因久住外國，學得一身外國的紳士脾氣，一方面好像品行很高，對狎伶嫖妓等等污下之事，向不沾染，却只喜向交際場中，轉一般閨閣的念頭，他以少帥之尊，當然無求不得，自歸國以後，把文武屬僚的內眷，已沾辱

了不知多少，在這交際社會中，有名的四大美人，他已到手兩個，一個是朱玉堂的寡媳章稚珠，一個是胡楚天的妹妹胡楚芳，至於胡月娟，他還因清輩分關係，恍着素娟，未敢即行追求，而且月娟因着志雲，竭力遠避着他，故而未曾出什事端，還有呂克成所最迷戀傾倒，朝思暮想的，就是岳慕飛的女兒岳雪宜，他雖極怕岳慕飛，但經不住色胆如天，竟有一度與走狗勾串合謀，藉邀請岳雪宜夜宴爲名，要灌醉她加以污辱，幸而恰巧那夜馬禿子鬧起事變，岳雪宜不能出門，才逃脫這一劫數，以後她又因害了一場小病，謝絕應酬，深居簡出，呂克成空害相思，也無法可想，他因爲起首便遇着這領袖羣芳的四大美人，曾經滄海，眼界已高，再尋求好的人才，便苦不易，而且胡楚芳自經被他蹂躪，事後幾乎自殺，幸而婚期已屆，男女雖知此事，故作懵懂，到期仍迎娶過去，不幾日就藉着蜜月旅行爲名，和她的丈夫，遠避到上海去了，所以呂克成只剩下了章稚珠，章稚珠貌美善媚，身體又完全自由，雖然和公翁朱玉堂有些說處，不過朱玉堂也以巴結少帥爲

前提，只好妬在心中，笑在面上，絕不敢阻礙兒媳行動，所以章稚珠很可無拘無束，長陪少帥行樂，但克成和她纏綿既久，竟犯了久則生厭的脾氣，以爲一個美人，就好比一處名勝山水，任如何風景美麗，若長住其中，日夕遊賞，把好處全探盡了，就沒有再流連的價值，只苦一時尋不着替身，只可暫時將就，慰情勝無，但一心終在岳雪宜身上，屢次和親信人曹芝皐等，像會商軍國大事似的，研討圖謀岳雪宜之法，却因爲忌憚岳慕飛的兵權，足以左右大局，威脅大帥，若爲此事惹翻了他，便將不了，故而結果都是搖頭而散，呂克成精神十分抑鬱，忽有一日，他在晚間，感覺無聊，開翻報紙，忽見戲園廣告上載清明大戲院梅蘭芳演花木蘭，就對曹芝皐談起梅蘭芳，曹芝皐勸他去看看開心，呂克成一時高興，就立時前往，他因向來不上這等地方，也沒派人先去要廂定座，而且也沒預先吩咐下邊，當時說走便走，只帶着曹芝皐和一個副官，出府坐上汽車，便奔了清明戲院，到了地方，副官才知道少帥要看戲，急忙先驅而入，到了樓上，向戲園

中人說明少帥要廂看戲，戲園中人嚇得屁滾尿流，急忙教人跑到後台，通知止住了戲，先吹打一套得勝令，再跳一回加官，這本是當時一種風氣，戲園中畏懼軍人，如神如鬼，但求得免攪擾捧砸，便叫祖宗也所不惜，所以仿照堂會辦法，每逢有軍官入園聽戲，或是抱大令的查街軍隊，入園歇腿，便要暫時止戲，吹打一套得勝令，以表恭敬，日久便成爲慣例，軍人們認爲是應該承受的榮典，若吹打稍有遲慢，這戲園主人便要遭到捶打，這時他們因少帥到來，不敢以常禮相待，所以外加一場跳官，又忙着給找包廂，無奈包廂都已人滿，只有第三廂的客人尙還未來，戲園中人也管不得什麼營業規矩，就請少帥坐了第三廂，呂克成並不懂得這等優待儀注，見台上空無一人，文場單獨作樂，又出來跳加官，還只當方才開台呢，就向曹芝皐說，我們來早了，幸而曹芝皐還明白此中情形，對他解釋，少帥才曉得這是對自己致敬，須臾加官跳完，正戲又開了場，是王鳳卿的文昭關，少帥看着毫不感覺興趣，回頭見副官在廂後立着，就吩咐他自去尋座

位聽戲，不必伺候，那副官巴不得一聲，就走出向戲園索要包廂，戲園中人因實在沒法騰挪，央他在散座暫坐，副官那裏肯依，洶洶作勢，直要打人，幸而園中有聰明人，對他好央歹央，又暗含着塞給他兩張鈔票，他才不作聲，老實在散座看戲，再說少帥那邊，看了半齣昭關，忽聽背後有高跟鞋聲響，回頭看時，只見一個靚裝少婦，穿着男式水獺大衣，盈盈立在身後走道之上，眼看着這第三廂，面現憤詫之色，和少帥眼光一觸，那秋波中射出兩道明光，黑漆般的眼珠，好像說出了話，質問你是何人，爲什麼坐我定的包廂，少帥見這少婦生得秀麗異常，一張略爲清瘦的臉兒，沒有一處不充滿美意，整個苗條的身軀，無一處不流露風韻，尤其那玉柱般的凸鼻，和那小得可愛而緊緊閉着的嘴兒，更襯出她的宜噴宜喜春風面，只看她正當嬌噴之際，已經美不可當，若是迴眸一笑，更不知怎樣迷人，俗語說，天生麗質難自棄，真是不錯，大凡美人，都能自知其美點所在，必然加意表彰，不肯淹沒，這少婦不過有二十上下年紀，打扮得很是清雅，毫

無妖豔之氣，然而她的面上，似乎隱有一種英爽氣分，有似美男，由此可見她穿這男式大衣，並非無意的了，少帥看得心動神搖，暗想這人真好美貌，在四大美人以外，別有一種動人風度，此地有這樣人，我怎會不知道，正在這時，只見由前面趕過一個案目，跑到那少婦面前，張手作勢，似乎請她出去，低聲叫着吳太太，懇請這邊，說着似恐少帥聽見，神情非常詭異，那少婦見了大怒，高聲叫道，你教我上那邊去，我定的包廂，爲什麼教別人坐，還不快給我騰，那案目聽了，更嚇得變顏變色，只向她擠眼努嘴，亂使眼色，那少婦更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我要我定的廂，憑他是誰，也得講理，叫你們管事的來，那案日本來是戲園中特派在樓梯口等候這第三廂的定主兒，就防着在少帥跟前鬧起糾紛，惹他生氣，偏這案目一時疏忽，竟沒瞧見這少婦上來，這時已急得要死，如何敢去招喚，只望着把這少婦叫到旁邊，對她訴說原委，料着她必然畏勢善退，自己就卸了責任，那知這少婦只立着不動，厲聲責問，他急得沒法，正要說出包廂被少帥佔

用的話，震他一下，那知少帥這時已走出廂外，走到那少婦近前，作出紳士派頭，鞠躬盡禮的道，小姐，對不起，是我佔了你的包廂，現在旁處實已沒了空座，今天我作主人，請小姐進廂去坐，千萬不要客氣，那少婦聽了，似乎一驚，望着少帥道，你佔了我定的廂，如何反說自作主人，好，我並不要聽戲，就讓你吧，說完回身就走，少帥見美人將要走逝，心中一急，想要伸手拉她，又覺不好意思，正在焦急無策，旁邊知趣的曹芝皐，忙對少帥使個眼色，自趕到少婦身旁，足恭叫道，小姐，你請留步，我們怎能佔您的包廂，倒把您趕走，來來，您還請進去坐，我們走了，那少婦聽了，才止步回頭，曹芝皐已伸手把廂中放的帽子手杖取出，裝作要走的樣兒，那少婦以爲他們知禮退讓，就點頭說聲對不住，走入廂中坐下，曹芝皐又對呂克成使個眼色，呂克成就跟着進去，悄然坐在少婦身旁，那少婦方展開戲單，猛覺旁邊有人，轉臉瞧見呂克成，又驚又怒，急忙立起，就要向外走，呂克成一手攔着她的出路，一手取出名片，遞到她的面前，

那少婦已氣得花容失色，叫道，你這是什麼道理，強佔我的包廂，還不許我走，我可要喊了，呂克成仍鞠躬陪笑道，女士不必生氣，請您先看看我的名片，呂克成的意思，自然是想借着自己的勢力，使他懾服，那少婦本來憤憤然掉頭向外，不去看那名片，但那名片近在目前，不由用眼角掃了一下，似乎看見呂克成三字，立刻面色一變，又注目細看了看，猛然臉上一陣緋紅，又由紅轉白，現着驚懼神情，目光直注着那名片，怔怔的不知如何是好，呂克成見她這樣，明白是名片發生了効力，她已知道自己是聲威赫赫的少帥，想已芳心可可，生了愛慕英雄之意，只於尙含嬌羞，不肯自表衷懷罷了，於是就放下胆量，將手撫着她的香肩，低聲說道，吳太太，今日真是幸會，我對您實在萬分愛慕，要不然也不肯這樣唐突，請您原諒我，並且別當我是少帥，只當是尋常朋友，不要客氣，請坐下談吧，那少婦自知身落陷阱之中，不免悔懼交迸，但態度尙還鎮定，聽呂克成說完，才勉強現出笑容，發出恭順而帶冷澀的聲音道，謝謝少帥好意，我能和少帥

作朋友，真是幸運，不過……現在我還有點閒事，得回家一跑，只得暫時失陪，您且請坐，我少時就來，呂克成聽了，明白她說話雖然委婉，實際是藉詞作脫身之計，不肯和自己親近，不由心中微愠，但念頭一轉，仍攔住她，微笑說道，您這是說謊了，明明前來看戲，怎又說家中有事，吳太太，您這樣絕人太甚，太孤負我的誠心了，那吳太太聞言，似乎羞窘交集，把清水臉燒得紅霞片片，更顯出無限嫵媚，顫聲說道，我是臨時想起一件要緊的事，必得立刻回去，不過半點鐘必然回來，再和您長談，呂克成真是仗勢欺人，毫不講理，又笑嘻嘻的說道，您想起什麼事呢，可以告訴我，那吳太太聽了，氣得星眼圓睜，銀牙直咬，秋波一轉，隨即恢復原來笑容，低聲道，我們女人的事，不能告訴人的多了，你問得不過分些兒麼，請你暫時納會兒悶吧，少時再見，說着又向呂克成嫣然一笑，向外便走，呂克成此際心中也已改變了主意，不再阻攔，又見她改變神情，作態相媚，而且口中稱呼，也改您爲你，傳神發話，俱都脉脉含情，心中雖明知她這是

以進爲退的脫身之計，但愛心更自勃發，不可遏止，就一言不發，悄悄隨在後面，曹芝臯又跟在他的背後，遙遙相隨，那吳太太出了包廂，才覺得通身嚇出冷汗，一顆心也是要跳出喉嚨，腳腿更酥軟欲跌，他心中却自念着阿彌陀佛，以爲得着上天保佑，居然脫開這場意外的危險，難免的羞辱，就好像漢高祖逃出了鴻門宴似的，只顧奔命前行，那敢回顧，一直奔到樓下，出了戲院的門，暗叫一聲慚愧，這可逃出龍潭虎穴，便舉目尋覓自己的包車，急忙回家，那知這時呂克成在她身後，早已暗地吩咐副官，把汽車開過來，吳太太看眼前沒有自己包車，心中焦急，正要走道對街尋找，不料由旁邊開過一部光亮耀目的紫色大汽車，直向她面前衝來，吳太太急忙退回便道上，那汽車恰恰在她面前停住，吳太太方要重下便道，不想左臂已被人握住，大驚回顧，見又是呂克成，她直如一個落水的人，才得掙扎泅到岸邊，忽然又被一隻鱷魚咬住了腿，重拖下萬丈深淵，一陣又羞又急，幾乎暈倒，呂克成真善於利用機會，就趁她這驚惶失措的當兒，已拖入

汽車廂內，曹芝臯和副官都上了前面，汽車就開動了，吳太太一清醒，已然身在車中，並且入了呂克成懷抱之內，急忙掙扎離開，就要和他拚命，捶着車窗，厲聲叫道，你這是什麼意思，還不停住放我下去，呂克成笑道，你別着急，到地方自然放你下去，吳太太瞋着他那狡惡的樣兒，直想給他幾個嘴巴，但一想他的威勢，再想到自身的利害，不由又胆怯了，只頓足說道，你打算把我帶到那裏，呂克成道，豈不是回家麼，我送你去，吳太太道，你可知道我家在那裏住，呂克成道，我自然不知道，請你告訴我，我好吩咐車夫，吳太太一聽，心中自思他既把我強劫入車，難道真的就能送我回家，但事已至此，只有告訴他住址，且看他如何舉動，就把住址說了，話才出口，心中又後悔起來，想到被他知道住址，以後必然常去纏繞，後患將無窮極，但是若不告訴他，他也未必就肯放我下車，勢必挾到更危險的地方，那就更不妙了，現在只可聽天由命，看他如何再作應付之計，想着見呂克成果然敲着車夫後背，吩咐開到自己家中，那車夫也居然從

命，轉入岔路，向自己家中開去，吳太太心中稍寬，呂克成握住她的手，很溫柔的笑道，你似乎太怕我了，我得對你道歉，我自知行動太已鹵莽，不過你也未免棄我太甚，只想躲避，我實在太愛慕你了，自從方才見你，就覺我的魂靈，已附到你身上了，倘若教你躲走，我就收不回魂靈，必然爲你害相思喪命，你明白我是爲着性命，才不得已冒犯你，總可以原諒我吧，呂克成這一套，本是在外國時，追逐婦女，早已學就的風月遊詞，自以爲十分漂亮，能動女人的心，但吳太太聽了，只覺肉麻可恨，但因投鼠忌器，仍自不敢發作，只得強笑答道，少帥好意，太教我榮幸了，不過我真當不起，說着便要把手徐徐縮回，那知呂克成緊握不放，又接着道，你當不起，這世界上還有誰當得起呢，我敢賭咒，平生見的女子，屬你最美，今日實是我終身最幸福的日子，我情願把我的名譽地位，換你的一笑，你真太美了，只恨我久在外國，直到現在才遇見你，哦，方才我聽戲院裏的人稱你作吳太太，請問你那最有福的丈夫，是……話才說到這裏，吳太太已

望見自家的宅門，不自主的喊聲到了，停住，呂克成聞言，很快的打了車夫一掌，車子戛然而停，副官首先跳下，開了車門，吳太太走下，就回身說道，謝謝少帥，您請回吧，改天……她因恐呂克成再作糾纏，故而先向他致謝告別，那知這樣言外示意之法，只是拘束知禮君子，怎能抵制憊賴小人，底下的再見二字還未說出，呂克成已跳下車，扶着她走上門前石階，且行且語道，我既然到了貴府，怎能不進去拜望，說着就舉手去按門鈴，吳太太聞言，急得通身抖顫，恨不得立時死在當地，因爲她知道丈夫現在家中，自己引了這霸王式的少帥來家，教丈夫何以爲情，而且還不知惹出什麼禍事，恐怕這安樂家庭，便要毀在今日，從此丈夫不能見人，自己不能作人，一切都要完了，想着就顧不得開罪少帥，向他說道，你不能進去，你太逼我了，呂克成道，爲什麼我不能進去，吳太太急得把腳兒連頓，說道，不成，我的丈夫在家，呂克成哈哈笑道，你的丈夫，我有什麼不能見的，吳太太發着要哭的聲音道，我……我丈夫是你的部屬，怎能……

呂克成拍手道，這樣更好，我見見面，以後好提拔他啊，吳太太見他只管纏磨，又央告道，好少帥，你開恩請回吧，我萬萬不能讓你進去，呂克成方欲答言，只見宅門已然開了，一個僕人立在門內，呂克成不由分說，挽着吳太太直向裏走，穿過院落，直入樓門，吳太太抵禦不住，掙扎不脫，隨他走着，心情直比犯罪赴法場還要痛苦，因為罪犯自知一經處決，便算一了百了，她却自知一進樓門，便有大禍發作，不知鬧到什麼地步，身體抖得如同秋風落葉，若非呂克成挽着，直將跌倒，果然一進樓門，才走到起居室的門外，猛見一個身着便服的顧長少年，由室中奔出，口中叫道，靜嫻，你怎這時就回來了，戲沒聽完麼，說着已到近前，看見靜嫻身旁邊立着個男子，和她攜手挽腕，靜嫻神色又似醉如痴，不由大驚，立住矚目再看，才睜出靜嫻身旁的男子，是自己的長官少帥呂克成，他這時雖覺驚訝欲絕，但因久在軍中，對長官的禮節，已成習慣，當時也忘了身穿便服，不由就雙脚一併，右手伸，行個軍禮，峙立不動，呂克成一見，認

得這少年是自己帶的新軍第一師中的參謀吳凌亞，立刻鬆開靜嫻，趕前一步，哈哈笑道，我說是誰，原是我們吳參謀，這更好了，今天我是不速之客，你們不必拘束，我也不客氣，進房去談談，說着就昂然進入起居室中，吳凌亞峙立之間，心中想着少帥怎麼與自己愛妻携手同歸，此事太已奇怪，而且既素知少帥風流偉績，又瞧着當前的醜態神情，覺着好生不是滋味，舉着的手，不由就落了下來，見自己夫人仍痴立在對面，就用眼光向他詢問，吳太太愁眉苦臉，只向他作無可奈何之狀，吳凌亞方要開口問她，那知呂克成進入室中，見主人沒隨着進來，就叫道，你們怎還不來，幹什麼呢，吳太太無奈，只得向丈夫使個眼色，一同走入，呂克成這時倒像到了自己家裏似的，早坐到沙發上，代執主人之禮，讓他夫婦就座，望着吳凌亞笑道，今天真巧，我在戲院裏遇見你的夫人，因為戲太壞，她不願聽下去，我就送她回家，想不到又遇見你，這太好了，都是一家人，哈哈，說着又向吳太太道，吳參謀學問才識，都是頭等，我早想調劑他

，今天認識了嫂夫人，更提醒了我，明天我就去對大帥說，起碼給他個局長當當，說完見吳太太和他丈夫相視無語，就又問道，嫂夫人，你看怎樣，吳太太沒法，只得向丈夫使個眼色，夫婦同時立起，說了句謝少帥栽培，呂克成仍向着吳太太道，嫂夫人，不要這樣稱呼，更別客氣，咱們往後就是頂親近的朋友了，說時眼光向他夫婦轉了一轉，似乎明白這時當着吳凌亞，不會得遂自己心願，再留下去也是無聊，不如且把根莖埋在他們心裏，令其自行萌芽，等他們自將結成的果實，給我送去享受，想着就立起來，裝着正人君子的態度道，我已經把嫂夫人送到家了，因為想見見吳參謀，才進來坐坐，我還有事，不打攪了，改日再見，吳凌亞自從見着呂克成，就又驚又氣，迷惑失智，一直沒說出話，這時見呂克成要走，才說出一句客氣話道，少帥何妨再坐會兒，吳太太雖巴不得呂克成快走，但也隨着丈夫讓了一句，呂克成笑道，不坐了，再見再見，隨說隨向外走，吳凌亞夫婦只得隨後相送，方出門，呂克成回身攔住吳凌亞，連說不要送，不要送

，吳凌亞以為少帥同他客氣，仍隨着向外走，呂克成忽一沉臉兒道，吳參謀，你是軍人，該懂得服從命令，我說過不要你送了，吳凌亞聽了，方愕然止步，呂克成又轉為笑容道，倒是嫂夫人送我出去吧，說時已拉住靜嫻的衣袖，向外便走，吳凌亞才明白他的用意，只是需要靜嫻相送，所以拒却自己，只氣得顏色更變，伸手向衣袋中去摸手槍，直想把呂克成打死，那知把手空伸，却摸不着禱袋，方悟身上穿的是中裝便服，那手槍却在西服袋內，只得眼望着自己愛妻，被呂克成拉出樓門，不過他這時便有手槍，是否真個敢於開放，那倒是個問題呢，再說靜嫻隨呂克成走出，心中更覺驚惶，只恐這惡魔再動強把自己挾到別處，那可如何是好，不料一出樓門，呂克成便低聲說道，親愛的，恭喜你，明天就是局長太太了，現在本地釐金局長出缺，我一定保舉你丈夫，這是發財的差使，你要明白，我是為誰，明天委任準可以下來，可得你親自去取，明天下午六點鐘，我派汽車來接你，說着見靜嫻低首不答，就又說道，這可關着你丈夫的前途，

吉凶禍福，都在明天咱們見面時決定，你可注意些兒，呂克成本是擁着靜嫻，且行且語，這時已走到街門，他居然賊不走空，抱住靜嫻重重接了一吻，靜嫻驚懼之間，還未及撐拒，呂克成已鬆開他，拉開門走出，回頭說句明天六點，就跳上汽車，又從車窗中遙拋個別吻，得意洋洋，揮令車夫疾駛而去，靜嫻痴立門際，好像作了一場惡夢，知道自己已落入奇災大難之中，這安樂的家庭，已似騰上半空，即將傾跌粉碎，再想起自己在前一時餘前往戲院消遣，丈夫送到門首，看着上車，那時心意暢滿，自覺是世上第一快樂的人，那知只隔須臾，自己竟把災患帶到家中，眼看自己的貞操，和丈夫的身命，已立於不能兩全之地，自己若拒絕呂克成，這家庭必然傾覆，自己若允從呂克成，這家庭仍是不得保全，凌亞豈是猥蕻男子，能忍受這樣羞辱，只恨自己過於享樂，今天寧把凌亞一人在家，也要出去看戲，如今弄出大禍，連累凌亞，我可把什麼臉兒見他，靜嫻正在心酸腸轉，忽覺肩頭被人拍了一下，知是凌亞，也不敢回頭看他，只嘆息說道，凌亞，

我害苦你了，咱們進去說吧，凌亞無言，就關上街門，扶她同入室中，并坐在沙發上，凌亞懷着滿腹疑雲，忍不住沖口問道，到底怎麼回事，你怎麼會到一處，靜嫻默然有頃，忽地眼光一亮，悚然立起，重又坐下，自語道，我愁也沒用，羞也沒用，現在最要緊是想辦法……隨向凌亞說道，我對不住你，惹來這樣大禍，不過現在也沒話可說，先把細情告訴吧，你若愛我，千萬不要着急，不要生氣，隨即將自己到戲院遇着呂克成，以及被送回家的情形，都仔細說了，只於把他侮辱的程度，說得稍輕，因為恐怕丈夫神經禁受不住，又接着道，他真是萬惡的魔鬼，明知我丈夫在家，偏要進來，當然是仗勢欺人，我很怕禍事就要發在今日，幸而他一見你，倒規矩些了，我還不明白什麼原故，直到他走，強迫我送出去，才明白他是另有打算，借着給你發表什麼局長，教我親自去取委任狀，明天六點他派汽車來接，這是什麼意思，不用說就可明白，吳凌亞聽到這裏，顏色大變，眼睛幾乎突將出來，拍案跳起叫道，好東西，我和他誓不兩立，你

若早告訴我，我絕不教他出門，靜嫻忙揪他坐下，叫道，你先沉住氣，慢慢商量，吳凌亞頓足道，呂克成這小子，真瞎了眼，他把公家的官兒，換人家的妻女，便宜已經佔得多了，今天竟欺侮到我頭上，看我也是那種無恥人哪，我非跟他拚命不可，靜嫻大聲道，你不是無恥的人，我也不是無恥的人，咱倆既是同心共命的夫妻，如今無端遇着災禍，只好先想躲避的法兒，若是沒法逃避，至不濟還可以一塊兒死呢，你現在拿槍去殺呂克成，管保殺不死他，你先落進羅網，那時我可怎麼好，吳凌亞聽着，漸漸把頭垂下，頹然而坐，靜嫻又接着道，這禍事完全起在我的身上，若不出去看戲，何致於撞着太歲，可是現時我也顧不得埋怨自己，事到如今，只有先想法兒要緊，吳凌亞道，有什麼法兒，明天他必來接你，你若不去，他會派人強架你去，到那時我一定用槍打死他們幾個，再打死你，我也自殺，靜嫻搖頭道，你且聽我說，事情還未必鬧到那個地步，我們也不致於拚命……吳凌亞聽着，忽冷笑道，哦，到不了那個地步，你的命還值錢呢，

我明白，你已被呂克成說動心了，願意跟他……靜嫻伸手掩住他的嘴巴，氣得渾身抖戰，顫聲叫道，凌亞，你不能再說下去，咱們結婚三年多，難得你還不知道我的爲人，居然說出這話，可是我不怨你，在這時候，你的心已經亂了，凌亞聽了，面上現出惶愧之色，似乎覺悟自己過於鹵莽，不該懷疑到靜嫻的人格，但口中說不出話，只握她的手，又用眼光向她謝罪，靜嫻也握住他的手，表示已經恕他，仍接着道，你以爲我想着作局長太太呢，那知你的局長作不成，連原有地位都要完了，我問你，你以前常說只要有我，什麼都可以犧牲，現在已到了你犧牲的時候，想保全我，什麼都不能顧了，呂克成心毒手辣，方才已對我說，明天的約會關着你的吉凶禍福，就是暗示我若不從他，他必然設法毀害你，再強奪我，現在這地方是呂家的天下，沒處講理，我們既不能忍受恥辱，就只能逃走，好在離明天六點還有時候，可以從容逃脫，你想怎樣，吳凌亞拍手道，好，咱們就走，我除了你，什麼也不在心上，靜嫻嘆道，可是太苦你了，自從你在學校

畢業，總沒好運氣，從去年才在軍械處得個小差使，苦熬苦修，直到上月，呂克成回國組織新軍，又托了許多人情，弄得這參謀職位，日子過得稍得舒服，我才爲你前程高興，你也覺得以後可以好下去了，可憐我往時受的貧苦，只想教我快樂，就像今天你在戲院定了包廂，定要我去，就爲我隨你在天津住了幾年，還沒聽過梅蘭芳的戲，那知你的好心，竟鬧出這樣禍事，咳，我本該明白，憑我的身分，實不配花許多錢看這樣好戲，早些勸你去退票就好了，如今弄得此地不能存身，我們逃雖容易，可是到外邊既沒有錢，又沒熟人，你可怎麼掙扎啊，我真害煞你了，凌亞聞言，抱住她說道，且不要想得這麼遠，只要有你在我身旁，我就是賣力服苦，也是樂的，何況船到橋頭自然直，人生到處都有機緣，我們逃出去再說，靜嫻聽了，望着他流淚無言，說道，趁這時下人都在睡覺，我們快收拾東西，等天亮就走，凌亞點頭，二人又相視半晌，覺得在患難之中，更增加了無限愛情，心頭雖覺悽惶，精神却得安慰，雖然前途茫茫，渺無歸着，但夫婦都互

相看作落海的救命圈，以爲只要緊緊抓住，就不愁沉落，任憑風濤如何險惡，終有得生之望，二人這時都把憂愁消失，一同收拾起來，靜嫻把東西檢視一回，覺得件件都需要攜帶，但逃難又怎能多帶行李，只得強狠心腸，減了又減，結果仍裝了三隻箱子，兩隻網籃，還有一個大褥套，二人一面收拾，一面商量去處，凌亞想起山東尚有一位軍界朋友，就決定前往濟南，及至收拾完畢，二人也不再睡，就在床上互相偎倚，坐以待旦，這時情味的甜蜜濃厚，直使他倆都想起結婚的前夜，也曾有過這樣感情，因爲他倆在婚前，便常秘密往還，却爲家庭管束，旁人議論，時常在提心弔胆之中，直到結婚前夜，才覺得從今走入光明之路，再不致畏首畏尾，接受精神痛苦了，這時二人因被愛情鼓動，完全忘了畏懼，忘了憂愁，只覺今日雖在難中，但明日一離此間，便算解免，而且似乎前途處處，都有樂境在等待他們，於是這失意的逃難，直變爲賞心的旅行，只於靜嫻因丈夫熬到這樣地位，非是容易，如今移居他鄉，還要他重新努力，造就前程，應付環

境，不知要受何等勞苦，不覺十分憐恤，但想到丈夫少年英俊，才能出眾，這番換個地方，倒許轉了好運，從此升騰也未可知，這樣一想，心中便又釋然，當下夫婦喁喁密語，直到天明，凌亞便喚起男女二僕，對她們說，因有急事要上北京，不定何日回來，也許就在那裏長住，你們趁這機會，回家看看，另投主人去吧，二僕聽了，既驚且悵，靜嫻就多給了一月工錢，又許她房中所遺東西，任意携取，二僕方才大喜，伺候他夫婦洗漱完畢，就去收斂東西，兩人說妥，衣服陳設歸女僕，木器什物歸男僕，倒沒起什麼爭競，女僕因所携輕便，就先帶着東西，辭別走了，男僕却要等主人走後，再尋車子把所得搬走，尙在等待，靜嫻見轉眼之間，這個家竟似遭了盜劫，滿目紛亂淒涼，回想這家庭是自己費了無限心力，無限錢財，許多光陰，才創造佈置，成爲夫婦雙棲之所，如今只一會兒，就完全毀掉，而且立時即將離開，不能再作須臾留戀了，不由潸然欲淚，凌亞也惘然無語，只握緊她的手，又看看表道，够時候了，我們該要動身，就派男僕出去

雇車，靜嫻見僕人出去，移步向各房中，都仔細看了一下，走到臥室，見壁上還有凌亞幼時的照片，就取下來，放入外衣袋中，向空房低聲嘆道，我要走了，住了好幾年，今天竟拋了你，咳，這是我享過幸福的地方，我到死也不能忘記，倘然上天見憐，我們有日回來，我仍要住在這裏，說着又手指窗上綉帘，和帳上綉額，向凌亞道，這都是我親手綉的，不知費了幾月工夫，咳，又豈止這個，這房裏，那一處沒有我的手跡，當日不辭辛苦，實指望跟你長久享受，那知全留給別人，真好慘啊，凌亞知道她心中難過，只得勉強安慰道，你不必傷心，來日方長，我們還都年輕，無論走到那裏，我都要照樣的給你立個安樂家庭，這點東西，值不得可惜，靜嫻嘆道，我不是可惜東西，是可惜我的心力，我的心力還包含着愛情呢，你該明白，這裏的一草一木，都是咱倆的紀念品啊，凌亞也自嘆息，但仍勸道，你難過也沒用了，咱們且出去等車，省得在這裏傷心，靜嫻無言，隨他出了臥室，走進樓門，見外面天已全明，只是陰雲密布，滿天都作灰白慘淡

之色，頗有雨意，似乎天公也悲悼這一對失路的愁人，將要代爲垂淚，靜嫻走出樓門，立在階上，望着牆角的兩株香椿，高過簷頭，挺然并峙，因爲時在初春，尚未茁發枝葉，靜嫻想起自移居此宅，每屆春中，香椿綠芽初生，常在微雨之後，教人採擷供膳，嫩碧清香，是凌亞最愛吃的東西，以後香椿重茁新芽，不知供何人口腹，我們却不再見牠綠葉扶疏，也不能再在夏中倚樹乘涼了，又見廊下擺得許多盆景，和院中數方花畦，畦中新經靜嫻種下花籽，尚未出芽，但標識花名的小竹牌，却縱橫排列，行伍整齊，靜嫻方淒然思想，畦中花開之時，自己已遠在天涯，不知花兒可會想念種牠的人，忽然看見廊下掛鳥籠的空繩，猛有所觸，忙回身走入樓門，須臾取出兩個鳥籠，一個鸚鵡，一個畫眉，她拿着鳥籠叫道，我要走了，你們也去吧，我不能教你們再受別人監禁，去吧，從此遠過高飛，在山林裏享受清福，到底也別再到人世，這人世太壞了，你們好看的羽毛，好聽的喉嚨，都是殺身的禍根，我這是經驗的話，說完把籠門開啓，那畫

眉首先飛出，飛到香椿樹枯枝上，落了一下，隨即在院中打了個旋，高飛而去，那鸚鵡却遲遲不出，靜嫻把籠搖了兩搖，牠才緩緩飛出，那知竟飛到靜嫻肩上，用嘴兒輕輕啄着牠的鬢髮，口中叫着英語大耳令，這原是靜嫻夫婦，日常互相呼喚，被牠學會了的，但此際靜嫻聽着，直如聽到良朋訣別的聲音，不由淚落如繩，伸手撫着牠道，大耳令，我最愛的，除了凌亞就是你，但我有一絲之路，也不會捨你，你是靈鳥，要常常想着我，去吧，那鸚鵡被靜嫻撫摩，並不稍動，但手方離開，牠忽特的聲飛起來，越過房簷而逝，大耳令的叫聲，還從遠處曳着餘音，送入靜嫻耳裏，靜嫻倚入凌亞懷中，哽咽不已，凌亞正要慰她，却見僕人走入，報告車已雇到了，凌亞就吩咐把行李搬將出去，靜嫻又周視院舍，作最後的告別，才淒然挽着凌亞，一同出門，洋車一共五輛，三輛已裝滿箱籠，她夫婦坐上車去，見僕人立在門首，深有惜別之色，靜嫻忍不住，就又取出了兩張鈔票，遞給他，却又怕聽他作謝詞，便催車夫急行，一行車走出沒有幾丈，忽然由

宅旁小衢中，溜出兩人，望着車子，交頭接耳說了幾句，便見一人奔走如飛，隨在車子後面跑去，一個人却向着相反的路徑，奔馳而去，須臾即無蹤影，真是世上萬事怕犯小人，若只有呂克成，靜嫻夫婦，本可安然脫逃，絕無險阻，只爲呂克成身邊，有個足智多謀，勇於助虐的曹芝皐，竟使靜嫻的謀畫，完全失敗，原來昨夜呂克成從吳宅出去，坐汽車回府，途中便把詳情告訴曹芝皐，自覺大功已成，美人必可到手，非常得意，曹芝皐却是眼光銳利，旁觀者清，既已在戲院中看出靜嫻，對於威勢薰天，富貴絕頂的少帥，只有畏懼之意，毫無羨慕之情，又見過吳凌亞，少年英俊，和靜嫻必是恩愛夫妻，少帥雖然橫行情場，無戰不勝，但這次却未必能够得志，就把這意思說了，少帥以爲若干大僚眷屬，尙對自己巴結惟恐不及，何況這處在自己手下的小小參謀，再說自己曾以肥缺誘她，好虛榮的女人，又怎會不上鉤呢，就不以爲曹芝皐所言爲然，曹芝皐解釋半晌，呂克成才有些相信，就問倘若她真個不願，又有什麼法兒抗我，曹芝皐說，他

們自然無法相抗，想不出於逃跑一途，少帥若是真愛這個女子，還以嚴防爲是，免得被她逃脫，空遺後悔，少帥覺得自己想要御用某人妻女，便是賞某人的臉，只沾我雨露之恩，已是絕大榮幸，應該感激涕零，何況我還以高官厚祿相酬，吳凌亞若是不識抬舉，反對供獻妻子，那直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誅，就把這意思告訴曹芝皐，交他全權辦理，倘若吳凌亞真個携眷潛逃，便趁勢收拾了他，奸安穩享受他的妻子，曹芝皐得了命令，急去安排，分派手下走狗，分頭行事，不特實行監視，而且連以後應付步驟，也籌備停妥，故而靜嫻夫婦方一出門，就被人跟踪，並且數分鐘內，他夫婦聞逃的消息，便傳到許多關係者耳內，但他夫婦還懵然無覺，自慶將脫虎口，只要踏上火車，一出這座危城，所向都是康莊，儘足徜徉，車子到了車站門外停住，便有脚夫奔過，代搬行李，凌亞付了車錢，和靜嫻購票入站，那知才走到月台上，便見迎面立着許多灰衣軍人，正在檢查旅客行李，脚夫走近前，便將箱籠放下，只見爲首一個小軍官，喝令打開，凌亞若

在常時，很可以說出自己職名，要求免驗，但這時隱晦還恐不及，怎敢自露姓名，只得幫着脚夫把箱籠全部打開，那小軍官囑令手下檢查，立時過來七八個兵士，動手翻起來，忽見內中一人高叫一聲，隨即跳起，手中拿着一隻四寸多高的小瓶，裏面盛着白色東西，叫道，呀，這是海龍因，話猶未了，另一人也由箱中伸出手來，擎着同樣的瓶子，那小軍官本立在吳凌亞身旁，一伸手就把他揪住，道，朋友，你好大胆，私運這些毒品，沒說的，認命打官司吧，凌亞大驚之下，立即明白是遭了陷害，連沒有很多閱歷的靜嫻，起初還只驚詫自己箱內何以出現兩個小瓶，繼而聽他們喊出海龍因，又見那小軍官很快的抓住凌亞，便也明白了內幕，本來這陷害手段，如同兒戲，很易看出，不過主使的人仗着勢力，並不怕顯露破綻，只要借個罪名，陷人人罪，又怕誰來打不平，但是那知這時旁邊竟立着個五

十多歲的婦人，身穿黑衣，頭裹黑帕，神情猥瑣，像是個僕婦，到車站送人出門的，但當兵士搜出毒品，小軍官捉住凌亞的當兒，她忽然雙目直瞪，射出神光，面上現出驚憤之色，緩緩舉步湊近，這時兵士已把吳凌亞網住，簇擁着向站外而去，靜嫻紅了眼睛，追上前去，高叫凌亞，但凌亞被兵士揪住頭髮，連頭也不能回，靜嫻此時只想與丈夫同死，就拉住那小軍官叫道，我是他的妻子，你把我也帶去，那小軍官把手一揮，說聲走開，不要胡吵，就跑到站門，靜嫻再向前追，不料一個兵士擋在門前，不容她走出，靜嫻亂罵亂跳，眼瞧着凌亞被架上一輛汽車飛馳而去，猛然兩眼一直，雙手一伸，暈倒在地，那黑衣婦人由人叢中搶出，就將她抱在懷中，正是，望斷蓬仙之路，風引仍回，歸來環珮之魂，花開復落，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民治月刊啟事

本刊主編劉雲若君因事離津自第十八期

起由本社聘請著名文學家

劉雲若君繼續擔任主編之職

劉君著作甚富久已馳譽文壇所撰各種小

說尤爲膾炙人口茲幸承諾擔任主編本社

既慶得人想亦爲讀者所樂聞也謹此通告

伏希

垂鑒

◀ 處 售 代 刊 本 ▶

天津

佩文齋法租界二十四號路

大陸書局法租界天祥市場

大業書局法租界二十六號路

世界圖書局法租界二十六號路

藻玉堂書店法租界勸業場三樓

希古齋書店法租界勸業場三樓
東馬路

北京

佩文齋琉璃廠
東安市場

五洲書局東安市場

藻玉堂書店琉璃廠

文祿堂書店琉璃廠